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新爱洛漪丝

(5)

新 爱 洛 漪 丝

第五卷

Non la conobbe il mondo, mentre l'ebbe:
Conobill'io ch'a pianger qui rimasi.
Petrarque.

她活着的时候，世界不知道她，
但我知道，而且始终哀悼她。

——彼特拉克。（意大利语）

[法] 卢梭著

伊信译

目 录

第 五 卷

第一封信 爱多阿尔阁下致圣·普栾 …… 2

劝告和责备。日内瓦公民阿卜齐特的赞美。爱多阿尔阁下最近可回来。

第二封信 圣·普栾致爱多阿尔阁下 …… 8

他向他朋友保证他已恢复了心灵的和平，向他讲述了德·伏尔玛尔先生和夫人的家庭生活以及他们怎样利用他们的财产和安排他们收入的详情。对豪华的奢侈和虚荣心的批判。农民应当安于他的地位。人们应当对乞丐给予周济的理由。对老年人应尊敬。

第三封信 圣·普栾致爱多阿尔阁下 …… 44

在朋友们的一个集会上冥想的乐趣。德·伏尔玛尔先生和夫人的儿子们的教育。对人们一般培养孩子的方法的合理批判。

第四封信 爱多阿尔阁下致圣·普栾 …… 79

爱多阿尔向他询问关于德·伏尔玛尔夫人暗中忧愁的原因,关于这问题圣·普栾在一封他没有收到的信中已向他讲过。

第五封信 圣·普栾致爱多阿尔阁下 82

德·伏尔玛尔先生的不信宗教,于丽暗中忧伤的原因。

第六封信 圣·普栾致爱多阿尔阁下 94

陶尔勃夫人到达德·伏尔玛尔先生的家。在这次聚会情况下的喜悦和节日。

第七封信 圣·普栾致爱多阿尔阁下 ... 101

德·伏尔玛尔家在收获葡萄季节的忙碌和快乐。岱当惹男爵和圣·普栾真诚地言归于好。

第八封信 圣·普栾致德·伏尔玛尔先生 ...

..... 115

圣·普栾同爱多阿尔阁下出发去罗马。他向德·伏尔玛尔先生表明自己已知悉被内定为他的孩子们的教师时的高兴。

第九封信 圣·普栾致陶尔勃夫人 118

他向她报告他的第一天旅程。他的心灵的新的脆弱。痛苦的梦。爱多

阿尔阁下把他重新带回克拉朗以医治他幻想的恐怖。明确知道于丽身体安好后，圣·普栾没有见她就再登程。

第十封信 陶尔勃夫人致圣·普栾 126

她责备他没有跟两表姐妹见面。

圣·普栾的梦对格兰尔产生的印象。

第十一封信 德·伏尔玛尔先生致圣·普栾 129

他取笑他的梦，还对他原来的爱情的回忆作轻微的责备。

第十二封信 圣·普栾致德·伏尔玛尔先生 131

爱多阿尔阁下过去的爱情。他去罗马旅行的目的。他带圣·普栾跟他一起去有什么打算。圣·普栾不赞成他的朋友进行不合适的婚姻，对这问题他向德·伏尔玛尔先生请教办法，并要他保守秘密。

第十三封信 德·伏尔玛尔夫人致陶尔勃夫人 135

她确信她表姐对圣·普栾怀有稳秘的感情；对她表示她同他可能发生危险，并建议她嫁给他。

第十四封信 昂利爱特致她的母亲 …… 149

她向她指出她的不在使大家都感到无聊，向她要求给她小姑爷礼物，也不要忘记给她本人。

新爱洛漪丝^{*}

第五卷

* 重印本书所采用的版本，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1761 年的第一版当然是最好的版本；卢梭本人在许多场合也这样认为。最近夏拉卫先生还出售过他致印刷厂经理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说“我认为《新爱洛漪丝》唯一可以接受的版本是第一版。”

本书的注释除注明的以外，都是作者所加的。——原书编者注
为避免混淆，本译本的卢梭原注也加以注明。——译注

第一封信

爱多阿尔阁下致圣·普乐^{*}

朋友，快从童年时代走出来，朋友，快清醒过来。别把你整个生活沉浸在理性的长期的沉睡里。岁月在流逝，你必须变得聪明些。三十岁过去了，该是想想自己的时候了；那就要清醒清醒，回头看看自己，在死之前至少表现一次男子汉的气度。

我的亲爱的，您的心早就压倒了您的理智。您在能够谈哲学之前就想谈哲学；您把感情的声音当做来自理智的声音，您喜欢凭所得的印象来评价事物，您总是不理解它们真正的价值。我承认，一颗正直的心对于认识真理最为重要；对什么也感觉不到的人是什么也学不到的；他只能从一个谬误转到另一个谬误；他只能获得空洞的知识和贫乏的学问；因为事物对于人的真正关系——那是它主要的学问，——对他总是隐蔽着的。可是假如不去进一步研究存在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更好地判断它们对我们的关系时，那就只局限于这一学问的第一个一半。如果人们不知重视那些事物之间的关系，那么只知道人们的激情是不够的；而这第二个一半

* 这封信好象是在收到上一封信前写的。——卢梭原注

的研究只能在平静的沉思中进行。

智者的青春是他获得生活经验的时期；他的激情是他的生活经验的工具；但在把他的灵魂应用于外部事物以感受它们之后，他又把它缩回到他自己内部以便观察、比较并认识它们。这是您比世上任何人更应该做的事。一颗敏感的心所能感受的快乐和苦痛都已充满了您的心；一个人能看到的一切，您的眼睛都看到了。在总共十二年中，您已经尝尽了别人长长的一生零零碎碎尝到的一切感情，您年纪虽还轻，却已获得了老年人的经验。您最初的一些观察是对着普通的人的，他们仿佛刚从自然的手里走出来，好象是供您进行比较使用的。在逃避到世界上最著名的民族的首都中来时，您可以说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才能填补了中间阶段。处在地上满布着不同群体中能称之为人群的唯一民族里，如果您没有看到法律的统治，至少已经看到了法律还存在，您已能凭正确无误的特征认识民族意志的这个神圣的工具，并明白社会理性的权力是自由的真正基础。^{*}您现在已经知道一切气候，您已经看到太阳照耀着的一切地区。一个更少见的和值得智者注意的景象，一个崇高和纯洁的、征服它的激情并统治它自己灵魂的景象，是您今天享受的景象。曾映入您眼睛的最初的对象也仍然是今天映入您眼睛的那对象，在观看了那么多对象之后，您对它的赞美更是理所当然的。已经没有

^{*} 爱多阿尔阁下指的是英国，圣·普乐在跟安逊出发旅行之前就到过英国。卢梭对于英国秩序的这种高度的评价说明他受了孟德斯鸠的影响。——俄译注

别的东西值得您感受和观看了。除了观看您自己，您已没有别的可观看；除了享受智慧的快乐，也没有别的快乐。您已度过了这短促的人生，还要想到为无限漫长的生活而继续生活下去。

您的激情，您曾长期成为它的俘虏，如今使您成为有德行的人。这的确是您的光荣：它不消说是伟大的；可是不要因此而太骄傲：您的力量本身也是您的弱点所产生的。您可知道什么使您始终热爱德行的？它在您心目中是以那位好德行为代表的可赞美的妇女出现的，因此以一个如此可爱的形象就很难让您对德行丧失趣味。但您是否曾仅仅为德行而爱过德行，由您自己的力量去做好事，象于丽由于自己的力量所做的那样？对她德行的夸夸其谈的崇拜者，您只限于不断的赞美而始终不去模仿吗？您热诚地谈论她履行她的妻子和母亲的义务的情况；而您自己到什么时候以她为榜样去完成个人和朋友的义务？一个妇女战胜了她自己，而一个哲学家却难于战胜自己！那么您是否永远象其他人一样永远当一个

空谈家，只限于写一些好书而不是去做一些好事？* 我的亲爱的，对此您要注意，至今在您的信里还有一种使我不高兴的慵倦和萎靡的味儿，这多半是受了您的激情的遗风而不是您性格的影响。我到处都痛恨软弱，也不愿我的朋友这样。没有德行是没有力量的，而通向罪恶的道路是卑怯的。如果您心胸中没有勇气，您怎么能够指望自己有所作为呢？不幸的

* 不，这哲学的世纪不可能不产生真正的哲学家。我认识一名哲学家，我同意这是唯一的一名。但这已经足够了；而且更幸运的是他居住在我国。我敢于在这儿说出他的名字吗？他的真正的荣誉知道的人竟还不够多。博学 and 谦逊的阿卜齐特，^② 希望您的崇高的单纯能原谅我的心的赤诚，它不以您的名字为目标，不，我想使我们的世纪出名的不是您，它是不配赞美您的，我想赞美的是日内瓦，因为您居住其中；我想尊敬那对您高度尊崇的我的同胞。珍视人的功绩的国家是幸福的，人越隐藏自己的功绩，他就越是崇高！它的傲慢的青春时期在智者博学的无知面前使自己教条式的声调感到温柔，并为自己空虚的知识感到脸红的民族是幸福的！尊敬的和有德行的老人，世俗才子不颂扬您，他们喧嚣的学院不为您唱赞歌；您不象他们那样地把智慧放进书籍里，您把它放进自己的生活中，并成为您为自己挑选的、钟爱的和为大家所敬爱的祖国的模范。您象苏格拉底一样生活，但苏格拉底被自己的同胞的手所杀害，而您则为自己的同胞所敬爱。——卢梭原注

② 阿卜齐特 (Abauzit, Firmin)：法国博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1679 年生于法国的俞然施，1767 年死于日内瓦。他自南特敕令撤销后全家流亡到日内瓦。他周游了欧洲的各主要国家。他以一个善良的人和博学者而著称。主要著作有《论基督的认识和他的荣誉》(伦敦，1773 年)、卢梭的《萨伏亚助理司铎的宗教信仰声明》一书曾从其中获得启示。日内瓦给了他以公民法。——译注

人，假如于丽软弱的话，您明天就会倒霉，您将只不过是个卑鄙的通奸者而已。现在您跟她单独在一起，您要好好地认识她，并对自己感到羞愧。

我希望很快就能到您那里去。您知道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十二年的错误和纠纷使我对自已丧失了信心：为了抵抗诱惑，我单独可以对付；为了选择，我需要朋友的眼睛；在我们之间，彼此的体会和爱好能一致，我认为是很快乐的事，然而请不要误会，在信赖您以前我得考察您是否值得如此，您是否能回报我对您的关心。我知道您的心，我因此很高兴；但这还不够；在只需要理智来作选择而我的理智可能欺骗我的情况下，我需要的是您的判断。我不怕激情，它们跟我们公开作战，叫我们进行防卫，不管它们做什么，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全部的错误，而且愿意对它们屈服的人才对它们屈服。我怕它们用欺骗而不用强制的那种幻想才使我们做出完全不是我们希望做的事。为了克制自己的爱好，人们只靠自己就可以做到，但有时只有依靠朋友的帮助才能区别可以走的道路；这就需要向有理智的人请教，请他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清楚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那么请您审察一下自己并告诉我，您是否一直会处在徒然的悔恨的袭击下，是否将始终对您和对其他人没有用处，或者如果您终于控制住了自己，有一天会愿意把您的灵魂照亮您的朋友的灵魂。

我的事务将使我在伦敦停留半个月：我还要到法兰德尔我的部队去，在那里还要住两星期；所以您只能在下个月月底或十月初才能等到我。您不要再写信到伦敦了，但可以写到部队去，地址附上。请继续进行您的描写：虽然您写信的

腔调不佳，但使我感动并受益；在退休的打算和对于我的信念和年龄上作适当的休息方面使我受益。您关于德·伏尔玛尔夫人的消息使我忧虑，请特别在这方面让我放心：如果她的命运不幸福，谁还能希望有幸福？在她向您所作的详细叙述后，我想象不出她的幸福还缺少什么^{*}。

^{*} 这封信的乱七八糟的文字使我看了感到兴趣，因为它完全符合好心的爱多阿尔的性格，当他干傻事时最象哲学家，而当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时，他再没有象这样好的思考了。——卢梭原注

第二封信

圣·普栾致爱多阿尔阁下

是的，阁下，我以极大的喜悦向您证实，梅耶利的一幕是我的疯狂和不幸的转折点。德·伏尔玛尔先生的解释使我心灵的真实状态得到了完全的安定。这颗太衰弱的心已经尽它所能地康复了；我宁愿为想象的懊恼感到悲哀而不愿老是不断地担心可能的犯罪。自从这位真够得上朋友的德·伏尔玛尔回来后，我就毫不犹豫地称他为自己的朋友，这对我是个尊贵的名称，您使我感到它的整个价值。对于一个帮助我回到德行的人，这是最起码的称呼。现在，在我心头，也象在我居住的房屋里一样，是和平。我在这里平静地观看一切，我仿佛就住在我自己家里一样；如果我不是象主人似的发号施令，人家把我看做家里的孩子，我更感到高兴。我看到这儿统治着的单纯、平等使我很有好感，让我产生尊敬。我在生动的理性和敏感的德行之中过着宁静舒泰的生活。在经常接近这对幸福的夫妇和他们的亲属时，我不知不觉地受到益处和感动，我的心和他们的心逐渐协调一致，就像同人家说话时声音会不知不觉地与之合拍一般。

一个多么美妙的退隐处！一所多么可爱的住所！居住其中越久，心头就越觉得可亲！开始时它的外貌未必能引人注目，但一当认识它时就禁不住不立刻喜欢它！以德·伏尔玛

尔夫人那样的爱心履行她那高尚的义务，使所有接近她的人——丈夫、孩子、每个客人和仆役，——都变得幸福和善良，对他们都起着良好的作用。在这安详的处所里听不见喧嚣、争吵的游戏、迸发出的大笑声，但到处可以碰到喜悦的心和快乐的脸。假如有时有人会流着眼泪，那是由于感动和欢乐的缘故。阴暗的焦虑、苦闷、忧愁都进不了这儿的门，而作为其后果的罪恶和悔恨也同样无缘。

至于她自己，那么除了烦扰她的那秘密的苦恼（我在上一封信*上已告诉过您，）之外，一切都肯定在促使她幸福。然而有这么多幸福的理由，千百个妇女处在她的地位会大为失望：她那单调和隐居的生活对她们是无法忍受的；她们受不了孩子们的麻烦；她们对家务感到厌倦；她们不能过乡间生活；一个很少温存的丈夫的智慧和尊敬对于她们既补偿不了他的冷淡，也补偿不了他的年龄；甚至他的存在和眷恋对她们也是一种负担。她们或者想方设法使他避开自己的家庭以求得自由的生活，或者她们自己离开家，鄙视家庭的快乐；她们从远处寻求最危险的快乐，而在自己家里，只有当她们在那里是外来人时才感到高兴。为了感到隐居的美妙，必须有个健全的灵魂：几乎只有善良的人乐于待在他们的家庭里和自愿地把自己关闭其中；假如世上有幸福的生活，那无疑是他们过的那种生活。可是幸福的手段对于不知运用它们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能够享受它们的人才懂得真正的幸福是什

* 这上一封信没有找到。我们可以从后面看到它的理由。——卢梭原注

么。

如果需要正确地回答说，为了幸福，人们在这所房屋里在做些什么的话，我认为回答说：“人们在这儿知道生活”，那是回答得对的；但这话并不象在法国那样，说是按照一些时髦的怪念头生活；而是按照人为之而生下来的真正的方式生活；按照您对我说的和您给我作出了榜样的那样生活，它继续到在本身之后，而且到死的那天还不认为已经消失的那样生活。

于丽有个关心他家庭福利的父亲；她有孩子，他们必须保证生活的必需品。这应该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人的主要关心，也是她和她丈夫共同首先注意抓的事。在组成家庭时，他们考察了他们财产的情况：他们首先注意是否和需要合乎比例，其次才注意他们的财产是否与他们的身分相适应；而在看到没有一个正直的家庭不会对自己的家不满意，他们就不会对自己的孩子抱有害怕他们留给孩子的遗产不够用的坏念头。因此他们致力于改善财产而不致力于增加它们；他们把自己的钱财安放得可靠而不是去求有利可图；他们不是去购买新的土地，而是给已有的土地以新的价值，他们行为的榜样是他们希望自己遗产增值的唯一财宝。

一份不见增加的财产的确会由于千种意外事故而趋于减少；可是这个理由只要有一次成了增加财产的动机，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成为永远增加它的借口？遗产需要分给几个孩子。但他们应该游手好闲地生活吗？他们每人的工作岂不是他们份额的补充，他们的行业不应该归入他们财产的计算中吗？永不满足的贪心就这样在审慎的面具下开辟道路，由于

寻求安全而导向罪恶。德·伏尔玛尔先生说：“人们给人间事务以不合于自然性质的牢靠性，这是徒劳的：理智本身吩咐我们给许多事情留下偶然的机缘；如果我们的生活和财产常常违反我们的打算，那么为了防止可疑的不幸和不可避免的危险而不断给自己制造真实的苦恼，那是何等荒唐可笑！”在这问题上他采取的唯一预防措施是在一年内靠他的资本来生活，不去触动那时期的收入；于是以后的收入总是比支出超前一年。他认为宁可稍微减少他的资产，这比不可遏止地追逐他的收入好。这种减少资本的办法要比万一遇到任何意外事变时大吃其亏要优胜好几倍。因此，秩序和规章为他代替了节约，他由于支出的部分而获得了利益。

按照上流社会关于财富的看法，这家的主人享受着中等的财产；可是实际上我认为他们比任何人更为富有。没有所谓绝对的财富。这个词儿只意味着富人的欲望和充分满足超过富余的可能性之间的一种比例。这个人有二十亩土地算是富裕的；那个人在他大堆的金子里算是贫困的。紊乱和幻想没有界限，它们比真正的需要造成更多的穷人。这里的比例是建立在不能动摇的基础上，即夫妇之间完满的一致上。丈夫负责征收利息，妻子负责它的使用，他们财富的源泉便在于他们之间统治着的和谐里。

在这个家庭里起初最使我吃惊的是在那里的秩序和确实性中间发现的富裕、自由、快乐。一般管理得很好的大户大家的重大缺点是有一种忧愁和强制的气氛。头儿们的极端孤独里总能嗅到一点儿吝啬；在他们周围什么都感到不舒服；命令的严格使人有屈辱的感觉，要接受命令不能不感到困难。仆

役执行他们的义务，但他们以不满和害怕的神色去做。客人受到很好的接待，但他们只能不信任地接受给予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总在害怕越出规矩，便会因担心失礼而步步留意，以致战战兢兢地不敢动一动。人们感到这些父亲是奴隶，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孩子的遗产生活，不想到他们不仅是父亲，而且是人，他们对于孩子应该是人和智慧与幸福结合的生活的榜样。这里他们却遵照更为明智的规则：他们认为一家的好父亲的主要义务不仅使自己的住所愉快，以便让他们的孩子在那里感到有趣，而且自己也能过着快乐和甜美的生活，使他们感到象他那样生活的幸福，并永远不致企图采取与他相反的生活。德·伏尔玛尔先生最经常反复说的关于两个表姐妹的娱乐的格言是：父母悲惨和偏狭的生活始终是孩子放荡的最初的源泉。

在于丽看来，她的规则只是一颗心，她认为它最可靠，她为了做好事绝不怀疑地听从它，它怎样要求就怎样做。它不让她要求很多，谁也比不上她能珍视生活的快乐。这样敏感的心又怎能对快乐无动于衷呢？正好相反，她喜爱它们，寻求它们，也从不拒绝自己最喜欢的乐事；人们可以看到她能够享受它们；这不是简单的快乐，这是为于丽创造的娱乐。她既不忽视自己的舒适方便，也不忽视她所珍视的、即一切周围的人的舒适方便。一切能有助于明智的人的东西她都不认为是多余的，但她认为多余的是一切只为了向他人炫耀的东西；因此，在她房间里可以找到能给予感官愉快的奢侈品，但它们并不娇嫩和纤巧。至于说到表示虚荣的辉煌和奢华，那么这里只看到按照她父亲的趣味搞的，于丽对之无法违抗；而

且其中还总能认出她的主意，使它们少带些奢华和光彩而多带些壮丽和优雅。当我对她说，巴黎和伦敦现在已发明出更轻巧吊装轿式马车的车体的方法时，她相当赞成这件事；可是当我对她讲他们把油漆的价格提高到怎样的程度时，她就不再理解并总是问我，那些漂亮的油漆是否使马车更方便些。她不怀疑我对于人家花大钱用可耻的绘画来代替从前马车上用的纹章来装饰那些马车一事说得言过其实。真好像向行人表明自己是个品质恶劣的人要比表明是个品质优良的人更为漂亮似的！尤其使她恼火的是她知道妇女们已经引进或支持了这一习俗，而她们的马车比男士们的区别只在于她们的马车上的绘画显得更有点儿不得体。在这件事上我不得不向她引述您那知名的朋友的一句话，她却很难相信。我有一天去您的朋友那里，人家把一辆这样的马车指给他看。他只用眼睛向车门膘了一眼就边走边对主人说：“把这马车指给宫廷妇女们看吧，正直的男人是不敢使用它的。”

做好事的第一步是不做恶事，同样，走向幸福的第一步是不要受苦。这两条合适的格言可以代替许多道德的格言，德·伏尔玛尔夫人是很重视的。困苦对于她和对于其他人一样，她是非常敏感的；她看到周围那些不幸的人，而她的幸福在她很不容易，正象一个纯洁的人生活在一群有罪的人中间能一直保持自己的德行不受玷污一样不容易。她没有那样的自私心肠，这种人看到自己能减轻人家的不幸而转过眼睛不去瞧他们；她却去寻找他们，以便给他们医治。使她苦恼的不是她看到不幸的人，而是世界上存在着不幸的人；她不知道世界上有不幸的人，这在她是不够的，要使她安心的是知道

世界上没有不幸的人，至少在她周围没有，因为把自己的幸福跟所有的人的幸福联系在一起，那是超出理智范围的。她探询邻居的困难情况并深切关心他们，如同问题关系到自己切身的利益；她认识附近所有的居民；可以说扩大了自己家庭的范围，不惜任何力量为他们排忧解难，人类的生活就是经受这些考验的。

阁下，我很高兴利用您的教导；但我确信您会原谅我的热情，我既不再责备它，您也会同意。世上只会有一个于丽。上帝照顾着她，有关她的一切实际上都不是偶然的。老天爷把她生在地上，仿佛是为了给人们显示一个人的灵魂可能是多么美好，又为了显示她在个人生活的默默无闻中既可提高她自己，又能使他们不靠荣耀的、辉煌的德行帮助而享受到幸福。她的过错——即便如果承认她犯了过错，——只在于发扬了她的力量和勇敢。她的双亲、朋友、仆役们都生来幸福，他们都为了爱她和为她所爱。她的国家是唯一适合于她生长的；使她如此崇高的单纯应当统治着她的周围；为了幸福，她必须生活在幸福的人们之间。假如倒霉而生在不幸的人民——他们呻吟在压迫的重压下，而且无希望和无结果地反对同消蚀他们的不幸作斗争——中时，那么被压迫人民的每次的怨诉都会毒害她的生活；他们共同的悲痛会压倒她，她行善的心为痛苦和忧愁所消耗，使她不断地饱尝她那无法宽慰的悲痛。

这里恰好相反，一切都激励和支持她自然的好心。她没有可哭泣的公共的灾祸；她眼睛里没有不幸和苦痛的可怕景

象。舒舒服服的村民*对她的意见比对她的赠与更需要。如果有年幼而不能自谋生活的孤儿、隐隐受苦的被弃的寡妇、没有孩子而又年老和手脚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她不怕她的善行使他们变得难于忍受，也不怕为免除受益的坏蛋的负担而使公共捐税转嫁到他们身上去。她愉快地做好事，意识到对大家有益。她体味到的幸福在她周围扩展。她进去的所有人家很快笼罩在象她自己的家里看到的一样的幸福中；富裕和舒适在那儿是她最小的影响之一；和谐和美德跟着她从这家扩展到那家。当她走出自己家门，她的眼睛只看到愉快的事物；当她回家时，她发现家里更为美好；她到处看到赏心悦目的事；而这个对自尊心很少感受的人，现在从自己的善行里学到热爱自己了。是的，阁下，我要重复说，跟于丽有关的一切，对于美德都不是无关的。她的魅力、才能、趣味、斗争、错误、悔恨、居处、朋友、家庭、痛苦、快乐和她整个命运，使她的生活成为唯一的榜样，虽然少数的妇女想仿效她，可是她们不由自主地都喜爱她。

这里的人们关心别人的幸福方面最使我高兴的是他们都以理智为指导，而且从来不会滥用。并非愿意做好事的人都能成功，常常是这个或那个人认为给人帮了大忙，而实则只

* 在克拉朗附近有个叫莫特吕②的村子，它仅有的一个公社就相当富庶，可以供养全部社员，虽然自己没有一寸土地。所以这村的自由民几乎象伯尔尼的一样难于接近。可惜那儿没有几个代理人使蒙特吕的先生们更切近人情些，使他们的资产者少傲慢些！——卢梭原注

② 莫特吕：日内瓦湖湖边的城市蒙脱列的瑞士民间的名称。——俄译注

有小的成果，却看不到带来的祸害。德·伏尔玛尔夫人具有甚至最好的妇女中也很少见到的品质，并使之发展得很辉煌，她清楚地知道怎样巧妙地安排她的善行，选择实施的方法，或者选择哪些该受益的人。她为此定下一些从不违反的规则。她既能满足又能拒绝人家的请求，使她的善心不致成为弱点，而她的拒绝又不致成为任性。一个一生中做了坏事的人，只能希望她的惩罚，如果冒犯她时，能得到她的原谅；但不要想获得她的恩典和庇护，因为这些是对于更好的人采用的。我曾看见她相当无情地拒绝过一个这样的人。他请求她一项只能依靠她一人的恩典。她对他说：“我希望您幸福，但这件事我不能帮忙，生怕帮助您这件事会对别的人有害。世界上并不缺乏好人，使我必须只限于关心您。”这种严厉在她是很难受的，所以她很少采用它。她的准则是：在没有证明是坏人时，她都认为是好人，而很少有坏人会乖巧地隐藏起来而不被发现。她的积极的善良跟富人懒惰的慈悲完全不同；他们用金钱给不幸的人们去偿付抛弃他们恳求的权利，对于一个恳求者的善举始终只知道给予施舍。她的钱袋并不是取之不竭的，自从她成为家庭的母亲后，她比以前更好地能调节用途。按能够减轻不幸者的痛苦的救济里，实际上施舍是最少困难的一种，但它也是最暂时和最不牢固的一种；于丽不寻求摆脱它们，可是使它变得有用。

她对于各种服务，在不知道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否合理和正确以前，也不是不加区别地加以介绍的。对于有真的需要并值得获得它的保护的人，她是从来不会拒绝的；但那些焦虑和企图使自己提高和脱离他本来很好的地位的人，那就很

难把她拖进去参与他们的勾当。农民的自然条件是耕种土地并靠它的收获生活*。乡间和平的居民生来幸福,但为了感到自己的幸福,他们必须意识到它。人的一切真正的快乐都是可以达到的;他们只有那些与人性不可分的不幸,谁认为仿佛解脱了不幸,实际只是用其他更剧烈的不幸作替代而已**。农民阶层是唯一必须的和最有用的:只有其他阶层用他们的暴力或者用他们的罪恶为例子来引诱它时,它才是不幸的。一个国家真正的繁荣就在它,民族的力量和伟大并不依赖于其他民族,用不着去攻击他们以提高自己,并为自卫找寻最可靠的方法。当想确定某个国家的力量时,才子们拜访国王的宫殿、他的港口、部队、兵工厂、城市;真正的政治家则走遍土地并到农民的茅屋里去。第一种人看人家所做的,第二种人看他们能做的。

根据这个原则,人们在这里,尤其在岱当惹,就竭力帮助农民,使他们的条件变得温和,并决不帮助他们离开。他们中最富裕的和最贫困的同样都疯狂似的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城去,有的为了学习和将来变成先生,有的为了参加服务并摆脱父母的供给。青年人自己都常常喜欢向外跑;姑娘们追求资产者的首饰;小伙子们想在外国军队里服役:他们认为

* 卢梭创作《新爱洛漪丝》的一个目的是防止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这一点可参看《第二篇序言》)。——俄译注

** 人从他原始的单纯中走出来后变得如此愚蠢,简直不知怎样希望。达到了的愿望会把他引到富裕,但决不会引到幸福。——卢梭原注

与其爱祖国和自由，还不如回到自己村子时那种骄傲和吹牛拍马的雇用兵的神态，以及对自己过去样子的可笑的蔑视更为值得。人们向他们指出这些错误偏见的荒谬，它们对孩子们的腐蚀作用，使他们抛弃父母和对生命的不断冒险，对命运和风俗的危害，它们使一百个孩子完蛋，只有一个孩子才能获得成功。假如他们固执己见，人们便不支持他们荒唐的幻想，人们让他们去追逐罪恶和不幸，而对于接受劝告的则给他们以优厚的奖励。人们教导他们在尊重自己的同时也尊重他们自然的地位；人家没有城市里对待农民的那种态度，但对他们采用诚恳和严肃的亲切态度，使每人保持自己的地位，也使他们学会保持他们的地位。只要向他指出人家对待他跟对待那些在他们村子里张牙舞爪并使自己的亲属在他们的夸耀下黯然无光的小暴发户不一样时，没有一个好的农民会不尊重自己的。德·伏尔玛尔先生和男爵，当他们在这里时，很少不参加村子里或附近的体育训练，有奖竞赛和检阅大会的。这些已经自然地热情奋发和好战的青年看到老一辈军官们高兴参加他们的集会，就更意气风发，并对自己信心更大了。当人家向他们指出曾在外国军队里服役的退伍士兵在各方面都比他们不如时，他们自尊的意识更增强；因为不论怎么说，五个小钱的军饷和对军官的棍棒的恐惧决不能象一个自由人在树林里当着他父母、邻居、朋友、情人的面而且还为自己国家争光那样具有的好胜心。

因此，德·伏尔玛尔夫人的重要格言是不帮助他们改变地位，而是促进每个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得到幸福，尤其是要阻止其中最幸福的阶层，即自由农民阶层的人口减少以利于

其他阶层。

这里我对她提出反驳说，大自然似乎给人们以不同才能来适应他们的不同职务，不管他们生下来是什么地位。对于这一点她回答我说，有两件事要在才能之前先加考虑，即习俗和幸福。她说：“人是种太尊贵的动物，他不应该单纯地作为替他人服务的工具，对他的使用不应该只求适应于他们，却不同时适应于他自己：因为人并不是为了位置而生，而位置是为了他们而设；为了适当地分配事情，不应该只寻求每个人对事情最合适，而应该使事情更适合于每个人，尽可能使之适当和幸福。决不允许为了使其他人的利益而损坏一个人的灵魂，也不应为了替正直的人们服务而培植一个坏蛋。

“然而，从村子里出去的一千人里，在城市里不堕落或染上比他们向那些人学来的还更厉害的罪恶的人，还不到十个。那些成功和发财的几乎都是从那儿的不正当道路上学来的。那些倒霉的不幸者不能回到原来的地位，他们都成了乞丐或盗贼而不想再当农民。从这一千人中，如果有一个反抗别人的例子并保持正直的人，您认为他，一般地说，能躲避强烈的激情，象过去那样在当初地位的平静的默默无闻中过同样幸福的生活吗？

“为了理解一个人的才能，先必须知道这个人。要始终认清人们的才能，难道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要决定一个青年人的命运，即便对他进行最好的观察，那也有很多困难，那么一个小农民能自己认清他自己的才能吗？从童年起对孩子的倾向的标志是最靠不住的；模仿的意图常常比才能占更大比重；一个偶然的遭遇比决定性的倾向更起作用，甚至习性也

不总是预示着才能的倾向。真正的才能、真正的天才具有某种单纯性，它比表面和虚假的才能较少焦虑、较少波动，较不急于想显示自己，人们却会把后者当作真正的才能，而其实是空虚的想炫耀的欲望，不会有成功的可能。这一个听见鼓声就想成为将军，那一个看见建筑物就自认为建筑师。我的园丁瞿斯丹看到我画画便发生了绘画的兴趣，我送他到洛桑去学习；他自认为已经是画家，其实只是个园丁。选择职业常常决定于机会或想出头。感到自己的才能还不够，除这一点之外还得对此专心致志。一个亲王因为善于驾驶马车会自己成为马车夫？一个公爵因为发明了好的炖牛肉方法就自己当大司务？人的才能只是为了向上升，没有人是为了因它而下降的：您认为这是自然规律？当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才能并希望照它行事，有多少人能这样做？有多少不公正的障碍要克服？有多少不相称的竞争者要战胜？那个感到自己弱点的，乞灵于手腕和诡计来帮助自己，另一个对自己更有信心的，则加以蔑视。您自己不是对我说过一百次，那么多有利于艺术的机构，它们实际上只对艺术有害？冒失地增加对象只对它们造成紊乱；真正的优点在群体里会被窒息，而应当给予最精明者的荣誉却全给了最会耍诡计的人。如果有这样的社会存在，那里的一切职务和地位是以个人的才能和优点来确切衡量的，那么每人都可以象他最能胜任的条件来争取；但应该由最可靠的规则作引导，并放弃一切最坏的人是唯一引向幸运的人的那种人才的奖金。

“我还要进一步告诉您，——她继续说道，——我很难相信，这么许多种类的才能应该都加以发展，因为所有具有这

些才能的人为此必须同社会确切的需要成比例；假如只把对于农业有卓越才干的人留着做农田工作，或者使所有更宜于干别种工作的人脱离农业工作，那对于耕种和使我们生活下去的人就会感到不够。我认为人们的才能犹如药物的效能，自然界拿来给我们治病用，虽然它的意图里有我们不需要的。有些植物会毒害我们，有些野兽会吃掉我们，有些才能对我们有害。如果每种事物都要按它主要的性质来使用，那么它对人们可能是害多于利。善良和简单的人民用不着那么多才能；他们更愿意依靠简单的生活而不象有些人依靠全部自己的机巧；可是由于他们逐渐变坏，他们的才能发展起来作为失去的德行的补充，还迫使坏人违反自己意愿而对社会有用。”

有一件我难于同意她的事是对乞丐的救济。由于这里是条大路，有许多乞丐在这儿经过，人家对每个乞丐都不拒绝布施。我向她表明说，这不仅是纯粹损失掉钱财，而且人家还会因此而剥夺真正的穷人，可是这种习俗促使无赖和流浪汉增加，他们乐于这下贱的营生，于是在增加社会的负担的同时，还剥夺了它本来能提供他们的工作。

她对我说道：“我清楚地看到您受到了大城市里一些格言的影响，那里的那些得意的爱争辩的人喜欢迎合有钱人的冷酷无情；连您也会说这种话？* 您认为在给他以无赖这个蔑视的名称时能贬低一个穷人的品格吗？象您这样富于同情心的人，您怎么能够使用这名称？您要丢掉它，我的朋友，这名

* 这儿卢梭在同伏尔泰论战。伏尔泰曾说：“乞丐是依附于富人身上的寄生虫。”——俄译注

称决不要进到您的嘴里去：它对于使用它的硬心肠的人比对于戴有它的不幸者更不体面。我不能确定那些对施舍进行诽谤的人是否在理；我所知道的是我的丈夫，他比您的那些哲学家在情理方面丝毫不会差些，他常常把他们在在这方面为了在人心堵塞自然的怜悯并练成冷漠无情而说的话告诉我，使我觉得他蔑视这些言论，但并没有不赞成我的行为。他的论证是简单的。他说：‘人们容忍并花大钱支持无数无用的职业，其中有些只能败坏和搞糟风俗。假如只从乞丐是一种职业来看，人们远不应对之害怕，只能从那儿看到能使我们培养联合所有的人的有益和人道的感情。如果人们从才能方面来考察，为什么我不能奖励这个感动我的心灵的乞丐的雄辩和使我救济他，就象我付钱给一个使我掉下几滴无用的眼泪的戏剧演员一样？假如这一个使我喜欢别人的好行为，那么另一个使我为自己做的好事高兴：人们对一出悲剧感受的一切，一离开剧场就忘了；然而救济不幸的人得到的快乐会不断地再生。如果人数众多的乞丐是国家的沉重负担，那么人们鼓励和容忍的多少其他的职业难道也不能这样说？使到处没有乞丐，那是统治者的工作；但为了使他们厌恶他们的职

业*，是否要使公民变得非人道和歪曲性格？’至于我，——于丽继续说，——穷人对于国家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全都是我的弟兄，我不能抱有一种不可原谅的无情态度来拒绝他们向我请求微小的援助。我同意他们大部分是流浪汉；但我对生活的困难知道得太多，因而能理解一个正直的人会被迫处于他们那种命运；我又怎么能确切知道刚才在我门口以上帝的名义要求我帮助并乞讨一片面包的人不就是快要陷入不幸，而我的拒绝将使他变得绝望的那个正直的人？我让人在门口给的布施是轻微的：半个克吕茨**和一块面包是没有人能拒绝给人的；对于确是残废的人，人家给予加倍的救济。如果他们一路上在富裕人家得到同样多的布施，他们就能一路维持生活；这是人们对于过路的乞丐应该做的一切。这虽然不是对他们唯一的救济，至少是人家对他们的困

* 有人说喂养乞丐，这是培养盗贼的温床，然而恰好相反，是阻止他们成为盗贼。我同意不应鼓励穷人成为乞丐；可是当他们已经是乞丐，就应当养活他们，以免他们变成盗贼。一种职业不能养活自己，最能使人改换职业；然而他们一次尝到了这懒惰的职业，就会对工作如此厌倦，以致更喜欢偷窃和被绞死而不愿使用双手去劳动。一文钱可以很快要求和拒绝；但二十文钱被拒绝时会失去耐心，宁愿拿出来给穷人吃顿饭。假如人想到一次轻微的救济可以救活两个人（一个免于犯罪，另一个免于死亡）时，有谁会拒绝这样的救济呢？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乞丐是依附于富人身上的寄生虫。孩子依恋父母是很自然的；但这些父母既富有又严厉，却不认识他们，于是去让穷人来照顾和抚养。——卢梭原注

** 克吕茨（crutz）：当地的小钱。——卢梭原注

难表示关心的证明、对冷酷拒绝的一种减轻和对他们表示的某种敬礼。半个克吕茨和一片面包并不值多少钱，它比‘上帝救助您！’是种更有礼貌的回答，仿佛上帝的赐予并不掌握在人们手里，又仿佛地上除了有钱人家的仓库以外还有别的粮仓似的！总之，不管你对那些不幸者抱什么态度，并且即使如果认为没有义务对乞讨者给予东西，你也应当对穷人表示尊敬人间的苦难，不要使自己的心肠在观看他们悲惨地行乞时变得冷酷无情。

“我是这样对付那些可以说没有借口和心甘情愿地进行乞讨的人的：对于那些自称是工人和抱怨没有工作的人，这儿始终有工具和工作在等待着他们。我们用这种方法进行帮助，也考验他们善良的愿望；而那些说谎者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不再在我们家露面。”

阁下，这就是这个天使般的灵魂在自己的德行里总能找到对残酷的坏人进行斗争的力量，那些坏人企图用徒劳的狡猾手段来掩盖他们的罪恶。她把所有这些和其他类似的操心事都算作是快乐。并占了完成她最重要的责任后所留下的不少时间。在她完成了对人家应做的一切义务之后，其次才想到自己，她为了使生活愉快而做的一切也可以算作她的德行，因为她的动机总是可赞美和善良的，在她配合愿望的一切里有那么多的克制和理性！她希望让丈夫高兴，丈夫也喜欢看到她满意和快乐；她启发自己的孩子天真快乐的趣味，重视它的节制、秩序和单纯，并使心灵从猛烈的激情转移开。她用自己消遣来使他们快活，象鸽子为了喂养鸽雏而在自己的胃里把谷粒软化一样。

于丽的灵魂和身体一样敏感。在她的感情和她的器官里充满着同样的灵敏。她是生来认识和品尝一切快乐的；她长期来如此热爱德行，把它看作是最甘美的快乐。今天当她心平气和地感受这最高的快乐时，不会拒绝能跟德行联系的任何快乐；但她享受快乐的方式多少象过分的严肃主义者那样，因为她享受快乐的艺术里也包含着拒绝它们的艺术；但这完全不是沉重的、痛苦的拒绝，那是违反人的天性和创造者只看到愚蠢的和它所不需要的牺牲，——不，她依靠的是短暂的和有节制的拒绝，它保持着理智的一切权力并作为快乐的调味品，防止对它们的过度滥用。她认为一切属于感官和不是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只要一转为习惯，就改变了性质，在变为需要时就不再是快乐，它同时是给予人的一条锁链，又是被剥夺的一种快乐；因此预防欲望并不是满足欲望的艺术，而是去熄灭它们。她用以给一切微小东西以价值，是自己拒绝二十次后享受它一次。这个单纯的灵魂就这样保持她最初的动力：她的趣味从不衰退；她从不需要过度的振奋，我经常看见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那些其他人毫不觉得趣味的孩子们的快乐。

这方面她给自己定下另一个更高尚的目标：始终作为自己的主人，使自己的激情习惯于服从，使自己的欲望受规律的控制。这是成为幸福者的新方法，因为人的享受不感到忧虑是由于丧失它时不觉得有困难；假如只有智者才有真正的幸福，那是由于在所有的人中，只有智者的幸福最不易被剥夺掉。

最使我感到她对节制的奇特之点是她依据的理由跟享乐

者趋向过度抱着同样的理由。她说：“生命是短促的，的确如此；这就需要利用它到头，并艺术地分配它的过程，使它尽可能地取得最好的用途。如果一天的履足夺走了我们一年的快乐，那是只知道追随欲望引导我们行走的坏的哲学，却不考虑我们的力量是否会比我们要走的生活道路更快些，我们的心是否会比我们自己死得更早些。我看到那些庸俗的享乐主义者为了永不愿丧失一次快乐，却丧失了一切，在一把快乐中感到烦恼，不知道找到一个快乐。他们想节约时间，却在浪费它，他们象守财奴似的，因为不知道及时舍弃一点儿而遭到了破产。我赞成和它相反的格言，所以仿佛在这方面宁愿更多严格而不愿姑息。我有时会中断某种给我愉快的游戏，中断的唯一原因是它使我太快乐；当我重新开始它时，它给了我加倍的快乐。然而我锻炼着自己的意志，希望能控制自己，我宁可被认为任性而不愿让我的幻想控制我。”

请看这儿是在什么原则上建立愉快的生活和享受着最纯洁的快乐的。于丽有美食的习惯；在她给予全盘家务的悉心照料里，厨房尤其没有被忽略。膳食一般显得丰富；然而这种丰富并不是昂贵的：这儿主要是合乎健康的口味而不是精致的饕餮，所有的菜肴都是普通的，但是很好；它们烹调得简单，但很鲜美。一切豪华、一切徒有虚名，只凭稀罕和引人赞美和以名称取胜的精致讲究的名菜，都始终在排斥之列；即使是那些在这里容许的美食和可供挑选的菜肴里，有些决不是每天出现在桌上的，它们只在特殊的情况下，为了使膳食具有节日气氛和特别愉快、而且不怎么花钱时才采用。他们如此审慎地安排的菜肴，您认为是什么？是稀有的野味？海

产的鱼？外国的产品？比那些菜更好：一些当地产的极好的蔬菜，我们菜园里生长的几种鲜美的植物，用一定风味烹调的某些湖鱼，我们山中的几种乳制品，德国式的一些糕点，再加上家里人打猎所得的几种野味；这便是人们看到的全部特产，这便是餐桌上摆出来的，在快乐的日子刺激和使我们满足食欲的东西。服侍是简朴和乡村式的，但干净和喜洋洋的；优雅和娱乐在那儿都有，兴致和食欲更促进了快乐。你在这儿餐桌上看不见代替冒着汽的菜肴的空洞的镀金盘子、只能使周围的客人饥肠辘辘以及代替各种甜食的插着花束的豪华的水晶花瓶；这儿完全不知道用眼睛来喂饱肠胃的艺术，但却十分懂得用佳肴来增添乐趣，叫人们痛快地进食，开怀畅饮而不丧失理智，坐久了不觉得厌倦，离座时也不觉得过饱。

在二楼有个小餐厅，它跟人们平常吃饭和在底层的餐厅不同：这个特殊的餐厅是在房子的一角，从两方面采光；它一面向着花园，从这里可以透过树林看到湖；另一面可以看到那片葡萄的大山坡，它开始展现出两个月后就可收获财富。房间虽小，但装饰着一切看起来悦目和可爱的东西。于丽在那儿给她父亲、丈夫、表姐、我、她自己、有时也给自己的孩子们举行小宴会。当她吩咐在那儿开饭时，人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德·伏尔玛尔先生笑着把这房间叫做“阿波

隆厅”，但这厅在挑选宾客和菜肴方面都同吕居吕斯*餐厅不同。那里不邀请普通的宾客，有外人在时不在那里吃饭；那是信任、友谊、自由的不可侵犯的所在；那是知己的人在吃饭时相会的地方；它是一种友爱的团聚，只有不再想分手的人们在那儿集会。阁下，这节日在等待您，您到这里来的第一餐要在这厅里举行。

我起初没有这样的光荣；只有在我从陶尔勃夫人那里回来时才在“阿波隆厅”受到接待。我没设想到他们在接待我方面还会有什么花样可以增加，但是那顿晚餐却给了我另一种想法；我发现我有种从来没有品尝过的愉快心情混合着亲切、欢乐、团结、悠悠然的滋味。我不经人家指点就感到自己更自由自在；我觉得我们之间比过去更了解了。仆役的不在场使我放弃了心灵深处隐藏着的拘谨；就在当天由于于丽的要求，我恢复了那么多年前的习惯，在进餐结束时跟我的主人们喝不兑水的酒。

这顿晚餐使我非常高兴：我真希望我们每次吃饭都能够这样。我对德·伏尔玛尔夫人说：“我并不知道您有这美妙的餐厅，您为什么不总在这儿吃饭？”“您瞧它多么漂亮！弄脏它不是太可惜吗？”这样的回答显得完会不符合她的性格，我怀疑她有什么隐藏的思想。我便说道：“您至少为什么不把在这儿看到的一切舒适的东西也摆在您平时的餐厅里，使仆役

* 吕居吕斯 (Lucius Licinius Lucullus, 公元前 106—公元前 56)：罗马将军，能征善战，在历次战争中敛财成巨富，过着豪华生活。——译注

离开，谈起话来也就更随便？”她答道：“这是因为那样太愉快，想永远方便舒服引起的厌倦到后来会比什么都坏。”用不到的话就可使我理解她的思想原则；于是我得出结论：调配快乐的艺术实际上只在于对它要吝啬。

我注意到她对穿着比过去更关心。过去人们对她唯一的责备是她对打扮的不关心。这个骄傲的女人有她的理由，她不让我有借口怀疑她的迷人的力量在于打扮。可是她这样做是徒劳的，她的魅力是如此强烈，我不能认为它是自然的；所以我竭力想在她的忽视装饰里寻找她特殊的艺术；她如果穿戴得象只袋子，我会说她卖弄风情。她今天的本领不比过去差，但她不屑去使用；如果我没有发现这新的讲究的原因的话，我会说她追求一种更精致的装饰是为了显得自己是个漂亮的女人。最初几天我搞错了；没有想到她在我到来时（我的到来她并没有料到）会有别种打扮，所以我敢于把这种讲究的光荣归于自己。在德·伏尔玛尔先生不在那几天我才醒悟。到第二天，已不再是昨晚那种眼睛看不厌的优雅，也不是从前使我陶醉过的那种亲切和感人的单纯：那是一种由眼睛诉诸心灵的、只令人尊敬的谦虚的单纯，而美更使它显得庄严。妻子和母亲的庄严流露在她整个的美里；和善和温柔的目光变得更严肃，有种更高更庄严的神气仿佛笼罩了她温和的面容。并不是在她的态度和举止里有什么轻微改变；她的平等的性格、她的朴实从来不会装腔作势；她只是利用妇女天生的才能，依靠不同的打扮，用另一种发式、另一种颜色的衣服来改变人们的感情和思想，并用趣味的力量来影响人们的心灵，从虚无中产生可爱的东西。在她等待她丈夫回

家那天，她重新找到了鼓励自己天然的使人喜欢的艺术，她没加掩饰；她从盥洗室出来时光彩照人；我发现她既能使最辉煌的装饰黯然失色，同样也能使简单的服装闪烁异彩。猜到 she 明显改变的原因后我气恼地想道：“她为了爱情是否也曾同样做过呢？”

这爱打扮的兴趣从家里的女主人发展到组成它的整体。男主人、孩子、仆役、马、房屋、花园、家具，一切都很关心，这表示他们并不忽视华丽，但他们不屑这样做；说得更确切些，这儿的确有华丽，只要它不出于奢侈而是真正的，在整体上的优美结构，在安排的人所表示的部分和整体的协调的意图上是华丽的。^{*}至于我，我至少认为看到在一所住着少数幸福的人过着共同幸福的生活的简单和朴素的房子里，这比在一座发生纠纷和混乱的宫殿里（其中住着的每个人都在另一个人的灭亡和一般的扰攘里寻找幸福），有着远为崇高和伟大的思想。好好整理的一所房子是唯一的、完整的，它形成愉快的整体；在宫殿里只能看到各种物品混乱的集合，它们之间只有表面的联系。第一眼看来，以为看到了共同的目的；可是再细瞧时，很快就会被戳穿。

假如只考虑最自然的印象时，似乎为了轻视辉煌和豪华，

^{*} 这在我看来是不用争辩的。在一座大宫殿的对称里有豪华壮丽，在一群乱七八糟堆积的房子里没有豪华壮丽。在列队的一团兵士的制服里有豪华壮丽，在观看这团兵士的群众里却没有，虽然可能没有一个人的衣服特别不如兵士的服装。总而言之，真正的豪华壮丽只是在大规模的队列里面看到的整齐的秩序；因此能想象的最豪华壮丽的景象是大自然的景象。——卢梭原注

可以较少着眼于节制而多着眼于趣味。对称和整齐对于所有的眼睛都是愉快的。舒适和幸福形象对于渴望它们的人心最能触动；可是一个既跟匀称也跟幸福没有关系的空洞的陈设，目的只在于炫耀排场，那么陈设的人在观众心目中能引起什么有利的意见？是趣味的意见吗？趣味不是在简朴的东西里表现得比蒙着富裕光彩的东西更好一百倍吗？是舒适的思想吗？奢华不是最不舒适吗*？是伟大的想法吗？这正好是它的反面。当我看到人们想造一个巨大的宫殿时，我马上就问自己为什么这宫殿不造得更高大些。为什么有五十个仆役的不去搞一百个？这漂亮的银餐具为什么不是金的？这个给他马车镀金的人为什么不给他的护壁板镀金？如果这些护壁板都镀了金，为什么他的屋顶没有镀金？想建造高塔的人总希望建得直冲云霄；否则他就是白白建造，它的尖顶只给更远的看不到它的地方，证明建造的人的无能。人啊，渺小和徒劳！你给我显示你的权力，我便能指出你的可怜。

* 家里奴仆们的声音不断地扰乱主人的休息；有那么多阿尔居斯是什么也无法隐藏的。他的那群债主让他为那群赞美者偿付了高昂的代价。他的成套房间都是如此漂亮，使他不得不在一个角落里睡觉才感到舒服，他的猴子却有时比他住得好。如果他想吃饭，那得靠他的大厨师，而且从来不能吃饱；如果他想出门，那得靠他的马，有千百种麻烦阻止他上街；他急于想到达目的地，却不知道自己有两条腿。格劳埃在等他，道上的泥泞阻碍着他，他衣服上的金锈的重量妨碍他，他只能走二十步；如果他失去了跟情人约会的时间，那可以由行人来补偿；每人注意他的相貌，称赞他，高声说这是某某先生。——卢梭原注

反之，什么都不为虚荣，一切都有明确有益的目的并适应于人的自然需要的事物规律，它不只符合理智的真正需要，而且还使眼睛和心灵喜悦，因此人只看到自己处在愉快的关系中，好象达到了自我满足；他的弱点不会出现，这种愉快的图像决不会受到悲惨的回忆所刺激。我确信没有一个明智的人看上一小时王宫的豪华和排场而不觉得伤感和悲叹人的命运的。可是这一家的景象和住在里面的人的均匀和单纯的生活却给观众的心灵里灌注一种秘密的吸引力，而且吸引力还会不断地增加。为数不多的和平和安静的人被相互的需要和彼此的善意，以及那里的各种的关心联合起来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每个人觉得在他们的地位上找到了可以使自己高兴而丝毫不想离开，他们在其中仿佛可以待上一辈子；他们所抱的唯一的雄心是好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些下命令的是那么谦虚，那些接受命令的是那么热忱，以致他们之间的地位平等可以彼此交换位置而没有人对分配感到不平。这样便没有人羡慕别人；没有人不认为只有增加公共的财富才能增加自己的财富；主人自己也认为他们的幸福在于围绕他们的仆人的幸福。这里人们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什么，因为人们只看到有用的东西，而它们在这里都有；所以人们不希望这里有看不到的东西；而这里看到的没有一样东西会说：“这里为什么不多搞些？”你增加些饰带、绘画、一只枝形吊灯、镀金饰物，你马上就会使全体贫穷。人们在必需品方面是那么充足，在非必需的方面没有一点痕迹，便会相信如果没有的话，那是不希望它有；而如果希望有，那么同样会充分地有；看到财富靠穷人的帮助继续不断地向外流，人们可以说：

“这家人家不能保持它全部的财富。”我觉得这便是真正的辉煌呀。

当我知道富裕怎样维持以后，这种富裕的模样使我自己很害怕。我对德·伏尔玛尔夫妇说：“你们会破产的；一个如此微薄的收入要支持如此多的消费。”他们开始发笑，并让我看到用不着削减家用，靠他们就能节约很多，而且不是破产而是增加他们的收入。他们对我说道：“我们致富的巨大秘密是以少量的金钱和在使用我们的财产时尽量避免生产和使用之间的中间交换。每一次这样的交换一定要有损失，许多次的小损失加起来就可以使相当大的财产化为乌有，正象一只漂亮的金宝匣通过无数次的转卖变成可怜的小饰物一样。收获的庄稼我们避免转运，就在当地消费；消费收获的实物时我们也避免交换；当我们必须把我们多余的储备品换成我们不足的东西时，不用通过损失一倍的现金买卖，我们使用实物交换，这使订约的双方都能获利。”

我对他们说：“我同意这方法的利益，但我觉得它并非没有不便之处。除了它需要大量的麻烦之外，这里的利益大部分显得表面多而实际少，你们在管理自己的地产方面在细节上会丧失那么多，所以大概你们以农场主为对手要有利的多，须知农民耕种土地所费要比你们小得多，他们收获的粮食比你们的更精细。”伏尔玛尔答复我说：“那是种错误。农民较少关心他们土地的收成而更多关心怎样较少花钱，因为预先支出经费有困难，而收到的利益并不很多；如果他的目的不怎么放在提高自己土地的价值，而较多在于少投入金钱，那么他不依靠土地力量的改善而在于榨取土地生产力，对他更

有利的土地他不好好地耕种而使它贫瘠。这样，为了用少量的现金而没有麻烦地收获，一个懒惰的地主为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准备遭受巨大的损失，花上巨大的工作，有时还要准备自己的产业遭到毁坏。”

德·伏尔玛尔先生继续说道：“此外，我并不否认我耕种土地比农民花的资金要多；但农民的利润是我为他提供的，而这耕作既然好的多，所得就要大得多；因此我的耗费虽大，但我得到的利益也大；而且耗费的增加只是表面的，而它的实际结果是大为节约：因为如果我们的土地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由农民来种，我们就得空闲；我们就会住在城里，城市里的生活要贵得多，我们需要消遣，它们所花的钱要比我们在这里的消遣要贵得多，而且对我们更少乐趣。我们的麻烦您说是大的，可是我们认为它们是我们的义务，此外，它们给我们巨大的乐趣；由于预见性和聪明的安排，它们从来不是沉重的负担；它们为我们代替了许许多多败家的怪念头，因为农村生活能挽救一切幻想的倾向，而所有能促进我们福利的东西对我们都成了娱乐。”

这位深明事理的一家之主补充说道：“请您放眼瞧瞧您的周围，您只有看到有用的东西，它们都几乎用不着花什么钱，我们便节省了上千白费的钱。只有本地产的食物摆满了我们的餐桌，只有本地产的布匹构成了我们几乎全部的家具和衣着：我们对大家都有的东西决不轻视，对于稀罕的东西决不重视。一切从远处来的东西会被视为冒牌和假造的，我们由于讲究，同样也由于稳妥起见，只限于挑选就近的最好的和质量用不着怀疑的。我们的菜肴都是简单的，但是经过挑选

的。我们的餐桌上所缺少的只有从远处运来的东西，那是被认为是奢华的：因为那儿是美好的，那儿便是稀罕的；有某个饕餮者认为我们湖里的鳟鱼如果在巴黎吃起来，味道一定更鲜美得多哩。

“在衣饰的选择上也有着同样的规则，如您所看到的，这种选择并没有被忽视；但首先是优雅，富丽在这里从不考虑，时兴更不消说了。人们给予事物的价值和它本身实际具有的价值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于丽所关心的只有这后者；说到衣料，她所要求的主要不在于旧花色或是新花色，而是它的好坏和对她是否合适。新花色甚至常常是她排斥的唯一的原因，因为这新花色会给予它那货物以它所没有的价值，或者使质量不能长久保持。

“还要请您注意，这里每件事物的效果主要不在它自身而在于它的用途和它跟其余东西的配合上；所以它的部分的价值小的，于丽却给予它的整体以高的价值。趣味喜欢创造，它喜欢给事物以独特的价值。时兴的法则越易变和越不可靠，好的趣味的法则就越经济和越稳固。美好的趣味有一次通过了，就始终是美好的；虽然它难得合乎时兴，反之它却永远不会是可笑的；在它谦虚的单纯里，它从合适事物中得出持久或可靠的规则，当时兴不再存在时，它依然存在。

“最后请让我补充一点，只有必需的富裕不会导向它们的滥用，因为必需有它自然的界限，而真正的需要永远不会有过度。一个人可以一下子作二十件大礼服的花费和用一年的收入吃一顿晚餐；但他不能同时穿两身大礼服，也不能一天吃两顿晚餐。因此，虚荣心的企求是无穷的，然而自然从各

方面加以阻止；一个中等收入的人只限于舒适，不会有破产的危险。”

聪明的伏尔玛尔继续说道：“我的亲爱的，这样，依靠节俭和不断的注意，人可以超过自己钱财以上生活。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完全能够增加我们的财产而丝毫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金钱的每种投入都以某种产品的生产为目的，我们的一切支出给了我们更多消费的可能。”

瞧吧！阁下，这一切都不过是第一眼看到的：到处是富裕的景象笼罩着井井有条的秩序。要有时间来观察那引向舒适和快乐的限制奢侈的规则，粗粗一看是很难理解怎么会从节约里得到享受的。仔细回想起来，满意之心增加了，因为大家看到财源是不会枯竭的，品尝生活幸福的艺术更用来使它延长。人们怎么会对如此符合于自然的景况会感到厌倦？人们对于自己在不断增进的产业怎么会使之枯竭呢？人们只耗费收入部分的产业怎么能破产呢？当人们每年确切知道下一年的情况时，谁能扰乱这年的和平呢？这儿，过去的劳动果实支持着现在的富裕，现在的劳动果实预示着未来的富饶；他们同时享受他们所消费的和所收获的，而不同的时间集合到一块儿来巩固现在的安全。

我深入考察了他们家务的细节，我看到同样的精神统治着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刺绣和花边都是他家内室里生产的；所有的布疋都是家里纺织的，或由他们养活的贫穷妇女织出来的。羊毛送到纺织厂去交换呢绒供下人穿着之用；酒、油和面包在家里制作；木材随意锯成所需要的尺寸，尽量满足消费的使用；屠夫用牲畜支付工钱；杂货商供应的货物以换取

麦子；雇工和仆役的工资取自他们耕种的土地；城里房屋的租金足够应付他们居住的房屋装饰；公债的利息提供给主人生活的费用和允许给自己添置少量的餐具；出售剩下的酒类和麦子的收入存放起来作为特殊费用的基金，于丽的审慎使这基金永不枯竭，而她的慈善更不使它增多起来。对于一切娱乐事业的费用，她只从家庭里完成的工作、他们开垦的土地以及他们种植的树木等的收益中拨给。这样，生产和消费总是按事物的自然性质取得互补，平衡不可能被打破，也不可能被扰乱。

不仅如此，用那种强制自己节制欲望的、我曾讲到过的节俭方法，同时也是取得快乐和节约的新的源泉。比如说，她很喜欢咖啡；她曾在她母亲那儿每天喝它；但为了增加它的味道而放弃了她的习惯；她现在只限于当她有客人时，或者在阿波隆厅时才喝，以便给所有其他人增添一种节日的气氛。这是她最爱好的小享受，它花费不多，她用它来刺激并同时调节她的馋嘴。反之，她非常用心地竭力猜度和理解她父亲和丈夫的意愿，以如此自然的慷慨加以满足，使他们吃得那么满意，以致他们加倍感到愉快。他们俩都喜欢按瑞士的方式，在吃完饭后稍微延长一些时间：她在晚餐后从不忘添上一瓶比一般更精美、更醇的葡萄酒。我起初为这些酒上的浮夸的名字所欺骗，我事实上也认为这些酒很好，我看到它们上面的地名，就责问她为什么显然违反了她的原则；但她笑

着告诉我关于普鲁塔克的一段话说*，弗拉米尼乌斯**把安蒂奥楚斯***的用一千个野蛮名字的称呼亚细亚军队，跟他朋友用各种不同名字来叫他伪称是用同一块肉做的各不相同的炖肉块来款待一样。她说：“您责备我的这些外国酒也是这样。您喝得那样愉快的朗西奥酒、歇雷池酒、马拉加酒、夏珊涅酒、西拉居斯酒，实际上都是用不同方法配制的拉伏酒，您从这儿可以看到生产所有这些远方来的饮料的葡萄。如果它们在质量上不如它们借用那些名字的名酒，它们并没有什么不便，还因为人们对于它们的成分有把握，那至少可以喝起来没有危险。我有根据相信，——她继续说，——我父亲和丈夫象爱最名贵的酒一样爱喝它们。——于是德·伏尔玛尔先生对我说，——她的酒对于我们都有别的酒所没有的味道：那是她带着兴趣调制的缘故。——她又说道：啊！它们总是非常美妙的呀！”

请您自己判断，既然有那么多的各种关心事，那么空闲和休息时能感到无聊吗？这儿已经没有必要为自己寻找陪伴，也没有时间访亲问友和跟不相干的人交际了。他们有相当多的邻人进行访问来支持有益的交往，但并不屈从。客人永远

* 普鲁塔克的这段话载在《罗马人的著名格言》§ 5 里。同样的话底特—李佛（Tite—Livy）也讲过（XXXV 卷，XLIX 章），蒙田也讲过（Ⅲ 卷，V 章）。——原编者注

** 弗拉米尼乌斯：（公元前 175 年死）罗马将军。（公元前 197 年）罗马执政官。——译注

*** 安蒂奥楚斯：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那时叙利亚十三个国王的名字。——译注

受到热情招待，可是并不渴求。很难确切地说，为保持退隐的趣味，需要多少人来往；乡间的事务代替着娱乐；对于一个在家庭的怀抱里有甜美的共同生活的人，其他的生活就变得平淡乏味了。人们在这里度日的方式太简单和太少变化，因此吸引不了多少人*，但对于心情的考虑上选择这种生活的人们却是有兴趣的。这样一个健康的灵魂，为完成人类最崇高和优美的义务和使彼此达到幸福生活，能感到烦恼吗？对于当天感到满意的于丽希望第二天不要有什么不同，每天早晨她向老天爷要求给予她跟上一天同样的日子：她总是做同样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好事，她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事可做。毫无疑问，她就这样享受着一个人可能获得的一切幸福。满足于自己一生的情况，这岂不是生活得幸福的可

* 我相信我们中的某个才子在这国家旅游时经过这家人家时被接待和抚爱过，他后来会给自己的朋友们写很有趣的信，讲述过那些粗野的人在那里的生活。此外，我从卡堆斯皮夫人阁下的②的一些信里看到这种趣味在法国③并不算特别，而且把亲切的主人的殷勤接待用嘲笑作报答的习惯在英国显然也存在。——卢梭原注

② 卢梭在引述利考波尼夫人的长篇小说《卡堆斯皮夫人阁下的信札》(Lettres de milady Catesby, roman de Mme Riccoboni) 时，它跟他讲的事毫无关系，他犯了错误。那大概是《蒙塔格夫人阁下的信札》(Lettres de milady Montague)，但它的法文译本在 1763 年，即《新爱洛漪丝》之后两年才出版。——原编者注

③ 卢梭指的是法国女作家利考波尼的小说《朱丽叶·卡堆斯皮致她的女友昂利埃脱·肯波利的信札》(1759 年出版)。女主角卡堆斯皮夫人阁下访问了农村贵族的领地并以嘲笑的笔调描写了她作客的那些城堡。——俄译者注

靠的标志吗？

假如在这儿难得见到那些人们称之为好同伴的游手好闲者，那么聚集在这儿的都是在性格上有某种吸引人的地方，也由于有许多德行而补偿了一些可笑行为的人。不懂人情世故和礼貌，但是善良、单纯、诚实和对自己命运满意的平和的乡下人，服役满期的退休的军官，倦于发财的商人，把自己的女儿送进质朴和风气好的学校上学的聪明的家庭主妇，——这些就是于丽喜欢集合在自己身边的人员。她的丈夫偶尔也加入那些由年龄和经历而改正过来的冒险家一起；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变聪明了，重新没有怨恨地耕种他们父辈本来不该抛弃的土地。如果有人餐桌上讲述他生活的故事，那不会是象富人辛巴德*那样讲到在湿热的东方怎样获得他的宝藏的优美的冒险史，而是一些明智的人，由于命运的播弄和人们的不幸，使他们徒然从事虚假福利的追求，后来抛弃了错误，得到了真正的乐趣。

你们能想象到吗：即使同农民的交谈，对于这些高尚的灵魂也有魅力，智者是喜欢向他们学习的？深明道理的伏尔玛尔发现在单纯的村民中可以遇到比城市居民更明朗的性格和独自发展起来的智慧，后者具有单调的面孔，因为他们每人都希望象别人一样而不要象自己实际的样子。温柔的于丽发现农民的心对微小的抚爱也很敏感，她关心他们的需要，他们为此都认为是种幸福。他们的感情和思想都不是由人工雕

* 辛巴德：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译注

琢而成；他们没有学会模仿我们的模型，所以不用害怕在这里遇到的是由人创造的而不是自然创造的人。

德·伏尔玛尔先生常常在他巡视期间遇到某个善良的老人，他的见识和理智使他吃惊，他便喜欢跟他交谈。他把他带到他夫人那里；她热情地接待他，这接待不表示对他身份的礼节和气派，而是对他性格的好感和尊重。他们留他吃饭：于丽让他坐在自己旁边，为他盛菜，亲近他，热烈地跟他说话，问起他的家庭、工作，不对他的张皇失措发笑，不对他的乡村举止作不适当的注意，但由于自己随便而使他也感到随便，却对他不脱离对一个衰弱老人过去无可指责的漫长生活表示亲切和感人的尊敬。受到鼓励的老人便开怀直抒胸臆，仿佛一时间恢复了青春时期的活跃。为年轻的夫人的健康而干杯的葡萄酒更好地暖和他半凉的血液。他兴奋地谈到他过去的经历、他的爱情、他的乡间、他参加的几次战斗、他同胞的英勇、他的还乡、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的乡村劳动、他看到的流弊、他设想的补救办法。他长期生活的长篇谈话常常有精彩的道德教训或农业知识；当他所讲的话中只是为了说得有趣而谈论时，于丽有耐心听它们。

饭后于丽回到她房间去，带来对这个好老头儿的妻子或女孩子适用的衣服作为小礼物。她叫孩子们送给他，他反过来也给孩子们以简单而合乎他们口味的礼物，那是她偷偷地为他给他们预备的。这样便很早形成了使不同阶层间亲近与和睦的美好关系。孩子们习惯于尊敬老年，重视朴质单纯和认识所有阶层的优点。那些农民看到他们的老长辈们在可敬的家里被庆贺和邀请到主人家的席上去，都不因自己没有份

而不高兴；他们绝不责怪他们的地位，而是责怪自己的年龄；他们不会说：“我们太穷，”而是说：“我们没有被这样对待是因为太年轻的缘故。”人家对他们老人的尊敬和有一天会分享它的希望给他们没有被邀请以安慰，也会刺激他们使自己能符合人家的期望。

然而还在被亲切接待所感动的好老头儿，回到自己的草屋后，急于向妻子和孩子们摆出带回家的礼物。这些小礼物在整个家里散发着人家肯照顾他们的快乐。他带着夸张向他们讲述他受到的接待，人家为他预备的菜肴，他尝到的酒，人家对他讲的殷勤的话，人家有那么多次数问起他们，主人人们的亲切，仆人的关心，以及一般地说，他所接受的一切尊敬和善意的表示的价值；在讲这些话时，他又重新享受了一次快乐，全家也觉得享受到了他们家长所受到的荣誉。大家都一致为这著名和慷慨的家庭祝福，它给大人以榜样，给小孩以庇护，它绝不藐视穷人，对白发苍苍的人表示荣誉。这对于行善的灵魂是喜爱的香。假如天老爷愿意给予人们以祝福的话，那么这不会是谄媚和卑鄙之徒在被人家称赞的人们面前所能博取到的祝福，而是一颗简单和感激的心在农家的角落里秘密授意的祝福。

愉快和甜美的感情便这样用它的魅力给被冷漠的心搞得乏味的生活以温暖；关心、工作、退隐便这样由于指导它们的艺术而可以变成娱乐。一个健康的灵魂对于普通的工作可以赋予趣味，正象身体的健康对于最简单的食物会觉得好吃一样。所有非常难于使他们开心的人，他们烦恼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恶习，而他们快乐的感情是和责任感同时丧失的。至

于于丽，那正好相反，她在精神烦恼的时候，对于有些要关心的事从前曾经忽略，现在因为它们引起的动机而变得兴趣盎然。始终没有活力的人必须是没有感情的人。她的活力从前曾受到抑制，也因同样的原因发展起来了。她的心灵曾寻求退隐和孤独，以便平静地处理那被侵袭的爱情，现在她恢复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关系。她不是那种懒散的母亲，当需要行动时却满足于学习，她们丧失了应当从事完成自己义务的时间，什么也没有做。她今天从事过去所学的。她不再学习，她不再阅读：她在工作。她比她的丈夫晚起一小时，所以也比他晚睡一小时。这一小时是她作为学习的唯一时间。日子在她看来从来不算太长，因为她有许多的事乐于去完成。

阁下，这些就是我要向您说的关于这家的经济情况和管理这家的主子们的个人生活情况。他们满足于他们的命运，平静地加以享受；他们满足于他们的财产，不为自己的孩子们增加而是连同他们接受下来的遗产一起留给他们；土地经营得很好，仆役很勤奋，还有对于工作的趣味，井然的秩序又有节制，以及一切能使明智的人感到喜悦和快乐的这样一份中等的、他们正直地获得和很聪明地保管的财产。

第三封信

圣·普乐致爱多阿尔阁下^{*}

我们最近这几天有客人来访，昨天他们走了，于是我们又开始只剩下三个人，我们感到非常愉快，因为我们心底里彼此没有想隐藏的东西。我尝到了成为一个使自己值得您信任的新人是多么快乐的事！每当于丽和她的丈夫向我表示尊敬时，我心头以某种骄傲的神态对自己说：“我终于敢站在他们面前了。”这是由于您的关照，这是在您的眼皮底下，我希望用今天的荣誉来洗掉过去的错误。如果熄灭了的爱情把灵魂投入疲惫状态，那么克制的爱情，连同它胜利的意识，对一切伟大和美好的东西给以新的提高和更活生生的魅力。谁会愿意丧失我们花如此高昂的代价作牺牲得来的果实？不，阁下；我感到要以您为榜样，我的心要利用它战胜一切炽烈的感情；我感到应该成为我曾经是的人，以便成为我愿意成为的人。

^{*} 不同时间写的两封信谈论了同一个问题，很会发生不必要的重复。为了去掉重复，我把这两封信并成一封。此外，我不准备为这集子的一些信的过份冗长辩护，但我要指出，孤独者的信往往冗长而稀少，上流社会人们的信频繁而简短。只要看到这个区别，就能立刻明白它的道理。——卢梭原注

在跟不相干的人进行了六天无聊的交谈之后，我们今天过了个英国式的早晨，聚在一起，而且悄悄地，同时体会着在一起的快乐和沉思的美妙。那么少的人能知道这种状况的乐趣！我在法国只见到极少的人有一点儿这种概念。他们说：“朋友间的交谈从来不会静息。”这是不错的，语言赋予平庸的爱慕以轻快的唠叨；可是友爱，阁下，友爱呀！热烈的和天上的感情，怎样的谈话才能配得上你？怎样的语言敢做你的表达者？人家对朋友说的话是否抵得上人家在他左右感到的？我的上帝，一次握手、一瞥热情的目光、一次紧紧的拥抱，跟着第一声叹息，能说明多少事！而以后的第一句话是多么冷冰冰呀！贝藏松的夜晚呀*！献给沉默和为友谊而沉思的时刻呀！蓬斯冬呀，伟大的灵魂，崇高的朋友！不，我没有贬损你为我做的一切，我的嘴从来没有对你说过什么。

这种沉思的状态对于富于感情的人无疑是巨大的魔力之一；但我常常觉得一些浑人总要阻止去品尝，而朋友们却需要没有旁人以便彼此随心所欲地畅谈。人们可以说彼此之间沉思冥想；稍微的分心都是烦人的，一点儿的强制都是受不了的。有时嘴边有一句发自衷心的话，能够自由自然地倾吐出来是何等愉快！看来人不能自由思想，那就不能自由倾吐；看来只要有一个外人，感情就会受抑制，而且还压迫没有他时能够彼此理解的灵魂。

* 圣·普乐在这里回想到他跟爱多阿尔阁下在贝藏松度过的那个时刻，那时圣·普乐说要去魏韦以免于丽的名誉受损。见第二卷第二封和其后的信。——俄译注

在这出神的静止里我们彼此就这样度过了两小时，它比伊壁鸠鲁*的神仙的冷淡的休息要快乐一千倍。早餐以后，孩子们象平时一样到他们母亲的房里来；但母亲随后并没有按平时习惯带着他们到女眷内室去，好象为了有一会儿见不到我们而作的弥补，她让孩子们同她一起留下来，这样我们一直待到吃正餐时都没有离开。已经知道拿针线的昂利爱特坐在做花边的方勋前面，她的枕头放在她的小椅子的靠背上。两个男孩子翻阅桌上的一本画册，大的给小的讲画里的内容。当他讲错时，留心倾听并熟悉内容的昂利爱特细心为他纠正。她常常假装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哪张画，便借口从椅子上站起来，从椅子走到桌子，又从桌子走到椅子。这样来回走她感到高兴，也总会让小“姑爷”说几句开心的话；有时他甚至还要亲她一下，但小孩的嘴巴还不知道怎么亲法，更懂事的昂利爱特就叫他免了这礼节。在这些小小的不大严格但也完全不勉强的教学中，那个小弟弟偷偷地数着藏在书底下的黄杨木小珠子。

德·伏尔玛尔夫人面对着孩子们靠窗刺绣；他丈夫和我还坐在茶桌边看报，她对报纸是不大关心的。然而对于法国国王患病和他们人民对他十分关心的文章（只有罗马人民对日尔曼尼古斯**才那么关心，）她才发表了一点儿关于这温和

* 伊壁鸠鲁 (Epicure, 公元前 341—公元前 270): 希腊哲学家, 感觉主义学派的创始人。——译注

** 日尔曼尼古斯 (Germanicus, 公元前 15 年—公元后 19 年): 罗马将军。——译注

与好心的民族的意见，说大家都恨，而她却一个也不恨，又补充说她只嫉妒上层人物让人家如此喜爱他们。“什么也不要嫉妒，——她的丈夫以我会上当的声音说道，——我们早就都成为您的臣民了。”听了这话，她的活儿从她手里掉了；她转过头来向她可敬的丈夫投了如此感动和温柔的一瞥，我也为之感动。她什么也没有说；什么话能抵得上这一瞥？我们的眼光也相遇了。我感到从她丈夫握住我手的样子看出，我们三人都受了同样的激动，而这个能膨胀的靈魂的温暖的影響在它周围扩展，连冷漠的人也会被征服。

我给您讲过的静寂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您可以断定它既不是冷漠，也不是气闷。只有孩子们的叽叽喳喳声才打破沉寂；而且我们一停止讲话，他们的小声说话就受到限制，仿佛怕干扰了普遍的静寂。那位小女总管她第一个先降低了声音，向别的孩子打招呼，叫他们用脚尖走路；这轻微的约束增加了新的兴趣，于是他们的游戏变得更好玩了。这场面在我们看来好象为了延长我们的同情，产生了它的自然的效果。

Ammusticon le lingue, e parlan l' alme. *

有多少事情不曾张嘴就说了出来！有多少热烈的感情没有舌头的寒冷的干预就彼此传递了！于丽不知不觉地让控制

* “后头不说话，但心在说。”（玛利尼②）（意大利语）——卢梭原注

② 这句诗卢梭说是玛利尼的，但玛利尼的诗集中没有这诗。——俄译注

所有其他人的感情吸收了。她的眼睛完全注视着她的三个孩子；她陶醉在如此甜美的狂喜里，使她可爱的脸上燃烧着最动人的母爱。

我们正耽于这双重的冥想，伏尔玛尔和我两人一任梦幻摆布，这时引起梦幻的孩子们却把它结束了。在看着图画的大孩子看到那些珠子妨碍弟弟用功，趁他正在集拢珠子的时候碰了一下他的手，使珠子散落在地板上。玛尔式兰开始哭起来，德·伏尔玛尔夫人并不急于叫孩子停止哭泣，而是叫方勋把珠子拿走。孩子立刻不哭了，但珠子还是都被拿走，孩子却没有象我预料那样重新哭泣。这个本来算不了什么的情况，使我回想起许多其他的情况，我当时对它们丝毫没有留意；这样想时，我记不起看到过别的孩子，人家那么少地说他们而他们也更少叫人惹厌。他们几乎从来不曾离开过母亲，但人们难得注意到他们是在那里。他们都符合于他们年龄那样活泼、冒失、快乐，从来不惹厌，也不吵闹；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懂得什么叫谨慎以前就很谨慎。在我对这问题引起的反思里，最使我惊奇的是，他们这一切仿佛都是自然而然的，于丽对自己的孩子们有如此深切的爱，在他们周围她很少感到烦恼。实际上人们从来不曾看到过她急着要他们说话或闭嘴，也不吩咐或禁止他们做这样或那样。她绝不跟他们争论，在他们的游戏里她不加阻挠；人们会说，她满足于看见他们和爱他们，他们能同她一块儿过这一天，她做母亲的全部责任就完成了。

我虽然觉得这种和平的安静比一般母亲的焦虑的关怀更为愉快，但总认为这种无忧无虑的状态跟我的思想合不拢来。

我以为不管一切都安安稳稳，她毕竟不应该因此安心：一种多余的活动是符合于母爱的！孩子身上的一切优点我认为应当归之于她的关心；我总希望这些优点应当多归功于他们的母亲而少归功于自然；我几乎希望他们犯些错误，好看见她赶紧改正他们。

我在沉默地进行了这样思索很久之后，终于开口对她说了出来。我对她说：“我知道老天爷由于孩子们的善良本性而奖励母亲们的德行；可是这种善良本性需要培养。从他们生下来起就应当开始对他们的教育。除了他们还没有任何可以破坏的形式那时之外，还有更适宜进行的时间吗？如果从童年开始您就放任他们不管，您要到什么年龄才等待他们的服从呢？当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他们时，应该教育他们服从您。”她回答说：“您发现他们不服从我吗？”我说道：“当您没有什么命令他们时，那将是困难的。”她望着她的丈夫微笑着，握住了我的一只手，把我引到书房里，在那里我们三个可以交谈而不被孩子们听见。

她在空闲时对我说明她的信念，她使我看出在这貌似疏忽的样子下，有着母亲的温馨难得给予的最关切的注意。她对我说道：“我长期以来像您那样想过关于过早教育的问题；在我第一次怀孕时，为我就要担负的一切义务和照料而担心，我常常忧心忡忡地对德·伏尔玛尔先生谈起。在这方面，我能从结合着一个父亲的关心和一个哲学家的冷静在一起的明智的观察者那里得到什么最好的指导呢？他履行并超过了我的期待；他消除了我的偏见，他教导我肯定用较少的努力来达到大得多的结果。他使我感到，最初的和最重要的教育，即

正是大家所忘记的*，是使儿童适合于接受应受的教育。一切自以为知识广博的家长的一个共同错误是认为他们的孩子生下来就懂道理，即使在他们能说话以前，对他们说话也象对大人一样。人们想应用理性来作为教育他们的工具；其实还应当使用别的工具来培养理性，而从人所具有的一切发展方面，最晚和最困难达到的正是理性本身的发展。假如对他们从幼年开始就讲他们完全听不懂的话，那便是让他们习惯于说空话，也让人们说空话，批评人们对他们说的一切，认为同他们的先生一样聪明，成为好争论的和任性的人；想靠合理的动机从他们那儿获得的一切，人们实际上只能获得恐惧和促成他们浮夸。

“没有什么耐心不最终使这样培养的儿童不感到厌烦的；因此家长们感到了厌倦、懊恼，对自己教育出来的儿童的始终粗鲁的态度生气，觉得再没有力量忍受这种麻烦，便不得不远远地离开自己的孩子，把他们交给教师去教育，仿佛可以希望第三者的教师能比父亲更多的耐性和更为亲切似的！”

* 洛克，那个聪明的洛克②自己忘记了这个原则；他对于向儿童应该要求的谈得多，而如何获得这些要求的方法则谈得很少。——卢梭原注

② 约翰·洛克（Jean Locke，1632—1704）——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洛克认为教育儿童应该抱着能够诉诸儿童的理性这样的信念。卢梭完全符合于自己的“感情哲学”，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不仅跟洛克，也跟法国一切先前的教育思想权威们不同。蒙田、拉勃留耶尔、菲纳隆、圣·比埃尔神甫都要求诉诸受教育者的理性，因为儿童在“哺乳年龄以后”（蒙田语），已经懂得信仰了。——俄译注

于丽继续说道：“大自然愿意孩子们在成为大人以前先是孩子。如果我们想败坏这个程序，我们便会产生过早的果子，它们既不会成熟，也不会有滋味，而且很快就会腐败；我们将会青年的博士和年老的孩子。童年时代有符合于它的观看、思想和感觉的方法。再没有比用我们的方法来作替代更不明智；我宁可要求一个儿童有五尺高的身材而有十岁的判断力。

“理性只有在生下来后若干年和身体有了一定的坚实性之后才开始形成。因此，大自然的意愿是身体要在思想起作用之前坚固起来。儿童始终是在活动中的；静止和沉思是他们年龄所反感的；用心的和静坐的生活会阻止他们生长和获益；他们的思想和身体不能忍受束缚。如果不断地被关闭在房间里跟书本在一起，他们会丧失全部活力；他们会变得娇嫩、脆弱、多病，与其说是明理，不如说是迟钝；心灵将终身感到身体的衰弱。

“当所有这些过早的教育，按这些人看来有害的同时也有利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即不考虑这些方法对这个或那个儿童的本性是否更适合，就无区别地一律给予他们。每个人生下来时，除了共同的人的结构之外，各有特殊的气质，它决定着他的体质和性格；问题不在改变或抑制它们而在于培养和完善它们。按德·伏尔玛尔先生的意见，一切的性格本身都是好的和健全的。他说：“在大自然里没有什么错误的

东西*；人们把一切毛病归之于大自然，其实都是坏的教育的结果。任何一个坏蛋，只要他的习性能得到很好的引导，都能产生很大的德行。任何难看的人物，只要对他采取正确的态度，都可以变为有用的人材，正象一些变形和古怪的形体，只要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都会变得好看和合乎比例一样。在宇宙的体系里，一切都趋向于共同的福祉。所有的人都在为事物安排的最好次序中有自己的位置；问题在找到这个位置和不要搞坏这共同的次序。为什么要实行一种从摇篮时候起始终按同一个公式而不考虑性格完全不同的教育呢？人们对他们的大多数给以有害的或不合适的教导，剥夺对他们合适的教育，从一切方面妨碍大自然，抹杀灵魂的重大品德而代之以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渺小的和表面的品德；而对于如此不同的人才毫无区别地实行同样的方法时，以此来抹掉别的，把一切都混淆在一起；经过许许多多徒劳的关心之后，搞坏了孩子们由大自然赋予的真正的才能，人们很快地看到自己对他们喜欢的短暂的和轻浮的光芒失去了光泽，而被窒息的本性却永远不能返回；人们同时既丧失了自己所破坏的，又丧失了自己所造就的；最后，作为花了那么多徒劳的心力的代价，所有这些小奇才变成了一些毫无能力的庸才和没有优点的人，唯一可称道的是他们的羸弱和无用。”

我对于丽说道：“我明白这些意见，但它跟您自己的意见很难符合；您不是说，发展每个人的才能和自然能力，或者

* 这个意见非常正确，我奇怪它是德·伏尔玛尔的；大家很快可以看到是什么道理。——卢梭原注

为了他自己的幸福,或者为了社会真正的幸福都很少有好处。那么先造成一个有理性的人和有道德的人的完满的模型,然后凭教育的力量使每个孩子接近这个模型,刺激这一个,阻止那一个,抑制激情,完善理性,改变本性,这样不是更优越千万倍吗?……”伏尔玛尔打断了我的话,说道:“改变本性!这个词很漂亮,但在应用它以前,得先回答于丽刚刚对我们说的话。”

我觉得,我否定了于丽提出的原则,作了断然的回答。“您总是认为,区分人们思想和才能的不相同是大自然的工作,这并不显然如此。因为说到底,如果思想不同,那么它们便不相等;而如果大自然使它们不相等,那便是赋予一些人的感觉、记忆的范围或注意的能力比另一些人更多一点精巧;然而关于感觉和记忆,经验证明,它们的范围和完美完全不是人们的思想所能衡量的;关于注意的能力,它唯一依赖于鼓舞我们激情的力量;而且还证明,所有的人按他们的本性是能够经受足够强大的、能鼓舞他们的注意力以达到思想的优越性相联系的那种程度的激情。

“如果思想的多样性不来自大自然而是教育的结果,即来自从童年起事物对我们引起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各种感觉和我们所处的环境接触而生的以及我们感受的印象产生的结果,那么为了教育孩子们,就用不着等待到我们知道他们是怎样的精神性质,而要反过来,应当赶快发展我们所希望的、通过适合于他们教育的精神性质。”

对这一点,他回答我说,否认他所看到而他不能解释的,那不是他的方法。他对我说道:“请您看看院子里的那两条狗:

它们是同一胎生的，它们的喂养和对待都一样，它们从来不曾分离过；然而其中之一是活泼、快活、温柔，充满了机警；另一只粗笨、迟钝、脾气坏，从来什么都教不会。只有体质的不同产生了它们性格上的不同，正象内部结构的不同使我们产生思想的不同；其他的一切都是相似的……”——我打断他说：“相似？什么样的不同哩！有多少小的原因作用于这一个，却不作用于另一个！有多少的小的情况不同地打击着它们，而您都没有觉察到！”——他答复说：“好！您这里象占星家一样进行争辩。当有人反对他们说，有两个人在同样的情况下诞生而有如此不同的命运时，他们把这个同一性抛得非常远。他们坚持说，由于宇宙的速度，由于这种人中之一的问题同另一个的有无限的距离，以及如果人们能够注意到他们诞生的两个确切的瞬间，那么反对便会转变为证明了。

“我请您，让我们放下所有这些精妙的议论，转到观察上去。它告诉我们，有的性格几乎在诞生时就表现出来了，有的孩子人们在吃奶时期就可以研究。这类孩子成为单独的一类，在他们生命一开始便可以培养；但其他的孩子，他们发展的比较慢，人们想在认识他们的思想之前来教育，那就要使大自然已造成的一切受到破坏，并用坏的东西来代替本来的东西。难道您的老师柏拉图不认为一切人类知识、一切哲学只能从大自然已经放进一个人的心灵中取得，就象一切化学操作只能从它已经含有的金子里取得同样多的金的混合物吗？这对于我们的感情和对于我们的思想都是不正确的；但这对于我们为获得它们而作的安排是正确的。为了改变一种思想，就应当改变内部的组织；为了改变一种性格，就应当

改变它所依赖的气质。您可曾听到过一个暴躁的人会变成冷静的人，一个有条理和冷淡的人 would 获得想象力吗？在我看来，我认为使一个金色头发的人变为棕色头发的人，如同使一个傻子变为有思想的人一样不容易。因此人们徒然认为不同的思想在一个共同的模型里可以重新熔铸。人们可以强制它们，而不能把它们改变；可以阻止人表现为他们本来的样子，但不能使他们变为另一种人；如果在日常生活里他们伪装着，但是在一切重要的情况下您会看到他们原来的性格，那时他们会抛弃任何顾忌，丢掉任何假面具。我再重复一遍，问题不是改变性格和扭曲大自然，而是相反地促使它尽可能地发展，培养它并阻止它退化；因为这样一个人才能够成为他所能成为的人，而自然的工作由教育来完成。可是在培养性格之前先要研究它，静静地等待它的显现，提供它显现的机会，而且始终应该与其不合事宜地行动，还不如忍耐着什么都不做。对于某一种才能应当给它以翅膀，对于另一些则应当予以阻挡；一种希望加以督促，另一种则加以节制；一种要求人家鼓励它，另一种则要人家使它恐惧；一会儿要照耀，一会儿要昏暗。一种人生来为了承担人类知识直到最后阶段；对于另一种人则懂得阅读也将是有害的。我们要等待，等到小孩子闪耀出理性的最初的光芒，——是它提供性格的判定，真正的表现出它来，靠它的帮助我们来培养性格，而当理性没有发展的时候，真正的教育是不可能有的。

“至于说到您所反对的于丽的意见，我不知道您看到其中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对于我，我认为它们是完全一致的；每个人在出生时带着一种性格、一种才能和一些他所特有的本

领。那些命定生活在简朴的乡村的，不需要为了幸福而发展他们的能力，他们埋藏着的才能象瓦莱的金矿，公共的福利不允许人家去开采。但在城市里，在需要头脑比需要体力更多的地方，在每个人应当计算自己和其他人们全部价值的地方，就需要学会从人们中取得大自然给予他们的一切，学会指导他们到他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场所，尤其会培养他们能成为有用的一切的倾向。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只须注意于一般，每个人做所有其他人一样的事；榜样是唯一的规则，习惯是唯一的技能；任何人对自己的心灵起作用的只有全体人的共同的部分。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着重的是个别的人，是概括的人；再加上这个人有超过别一个人的东西；人们追随他到自然引导的同样远的地方，如果他果然能够做到的话，就让他成为最伟大的人物。这些意见彼此极少矛盾，在幼年时实践上是一样的。不要教育乡村的儿童，因为他们不适宜于教育。不要教育城市的儿童，因为您还不知道他们适合于什么教育。无论如何，让身体发展到理性开始显露时；那时教育的时候便来到了。”

“这一切我觉得都很好，”我说，“假如我不曾看到一个非常有害于您从这个方法中获得期待的利益的坏处的话：那就是让儿童们受千百种被认为是好的而实际是坏的习惯所控制。您要看到，那些为人们放任的儿童：他们很快就被他们目击的坏的例子所感染，因为那些例子是易于学习的，但从不模仿好的榜样，因为实践起来很费力。他们习惯于有求必应，对一切都要实现荒唐的愿望，便变得任性、固执、桀傲不驯……”

“等一等，”德·伏尔玛尔先生反驳道：“我认为您已经注意到我的孩子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也正是我们谈话的理由。”

“我承认这一点”，我说，“而这正是使我吃惊的。为了使他们顺从，她做了什么？对此她采取了什么？对于纪律的枷锁她用什么代替？”

“一种更坚强的枷锁，必要的枷锁，”他立刻回答说。“不过为了向您详细说明她的想法，不如让她解释她的观点。”于是他要求她向我说明她的方法；在经过短促的停顿后，这是她对我说的大概的情况：

“出身好的孩子真幸福，我亲爱的朋友！我不象德·伏尔玛尔先生那样过高估计我们的操心。不管他的意见，我怀疑从坏的性格能引出好的东西和一切天性都能转变为好的；然而我不仅确信他的方法是良好的，我还努力把我管理家庭的一切行为都跟它符合。我第一个希望是坏孩子不会从我怀中生出来；第二个希望是很好地教养上帝给我的孩子，使他们在他们父亲的教导下将来有同他相象的那样幸福。为此，我竭力适应他为我规定的规则，给他们以一个较少哲学性和更同母爱符合的原则：那就是看见我的孩子们幸福。这是我心中抱着母亲这个甜蜜的名字的第一个愿望，而我一生的一切关心都注定要完成它。我第一次抱我的大儿子在怀里时，我想到童年时代几乎是最长生命的四分之一，其他的三个四分之一是难得达到的，为了保证其他三个四分之一的幸福（它也许永远不会达到）而使这第一个四分之一不幸，那是十分残酷的审慎行为。我认为在最初的年龄时身体羸弱，大自然对孩子们有如此多的奴役方法，如果在这奴役之外，再加上

我们任性的支配权，剥夺他们如此有限的和他们很少滥用的自由，那是很野蛮的事。我决定尽可能免除我的孩子一切恐惧，把他微小力量的一切使用权都交给他，并且不妨碍他任何自然的活动。这方面我已经得到两种好处：其一是避免了他正在生长的心灵说谎话、虚荣、恼怒、嫉妒，总之从奴役状态产生的一切罪恶，而这是人们在儿童中被迫教唆而起，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其二是让他用本能所要求的连续的锻炼来自由地增强他的身体。他完全象农民一样习惯于光着脑袋在太阳下，在寒冷中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是汗，象他们一样忍受住气候的侵袭，并使身体变得更加强壮，同时生活过得更快乐。这是想到了成人的年龄和人的意外事故的情形。我已对您谈起过，我害怕那种致命的谨小慎微，它由于脆弱和关心，使孩子变得娇嫩和羸弱，被一种永久的束缚所苦恼，被千百种徒劳的操心所奴役，到后来使他整个一生遭受到她本来想使他有一刻能保全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危险；为了在童年时要治疗感冒，却为他远远地准备下了胸部炎症、胸膜炎、日射病，到长大时为他准备了死亡。

“至于那些放任自流的孩子，您所说的他们的大部分错误，那是当他们不但自己愿意犯，而且也唆使别的孩子完成他们希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他们利用母亲们愚蠢的放纵，只求迎合她们小孩的一切任性的要求。我的朋友，您并没有看到在我的孩子里有专横霸道和权威的作风，即使对于最低的仆役也是如此；您也没有看到人们对他们表示虚假的奉承而偷偷地喝采的情况。这儿，我相信追随了一条新的和可靠的道路，可以同时使一个孩子自由、和平、亲切、听话，而

这是由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达到：那便是使他相信，他只不过是孩子。

“如果从儿童时代本身来看，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一种生物能比一个孩子更脆弱、更可怜、更要受他周围的一切摆布、更需要巨大的怜悯、慈爱、保护的？难道我们不曾感觉到，正是因此大自然才暗示他的最初的声音是一些叫喊和呻吟；才给予他一个如此甜蜜的面孔和如此动人的神色，以致所有走近他的人都对他的脆弱感到关心并赶快去救助他吗？因此看到一个孩子蛮横和倔强，对所有周围的人发号施令，厚颜无耻地对那些只是要抛弃他并想使他垮掉的人采取主人的声调，而一些盲目的双亲竟同意这种大胆行为，促使他变为他的乳母的暴君，但要不了多久他也会变成他们的暴君，难道还有比这种事更使人反感和更违反事情的常理吗？”“我们家里没有这种事，我竭力使我的儿子眼前远离专横和奴役的危险的形象，也使他脑子里永远不会有认为给他服务不是由于怜悯而是由于义务那样的想法。这一点也许是一切教育的最困难和最重要的；而仆役的雇佣的服务和母亲的温馨关心二者间的区别，我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防止孩子这迅速的本能，这是讲不完的细节。

“我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象我已对您讲过的是，好好地说服孩子，象他那样的年龄，没有我们的帮助，生活是不可能的。这样之后，我便没有困难向他指出：人们被迫接受别人的一切援助都是依赖的行为；仆役对他有着真正的优越性，所以他不能没有他们，而他对于他们却毫无用处；因此他对他们的服务远不能因而自夸，他应以谦恭的态度接受这些援

助，作为他的软弱的证明，他应该热烈地期望他将足够长大和有力量能为自己服务的时候的到来。”

“这些思想，”我说，“在父母都象小孩似的让人侍候的家庭是难于建立的；但是在那些家庭，那里从您开始的每个人都有他的职务要完成，那里仆役对主人们的关系只是服务和关心的永久的交换的地方，我不认为这种创立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剩下要知道的是，孩子们习惯于看到迎合他们的需要不会把这个权利扩大到他们的奇谈怪想，或者他们怎么能受得了有时有的坏仆役把真正的需要作为奇谈怪想来对待。”

“我的朋友，”德·伏尔玛尔夫人说道：“一个没有教育的母亲往往把一切看做怪物。孩子的真正的需要，也象大人的一样是很有限的，人们应该多看福利的长期性而少看它的一时一刻性。您是否认为一个不受拘束的孩子能在他母亲眼皮底下相当地忍受一个家庭教师的脾气使自己不舒服吗？您设想一些缺点，它们从罪恶中产生而为孩子们所沾染，却不想我的一切关心已经阻止这些罪恶的产生。女人自然都爱孩子。他们之间的误会只有当一个想使另一个服从于自己的任性时才产生。但这种误会不会在这里发生，既不会在人们对之没有什么要求的孩子身上发生，也不会在孩子对之没有什么可下命令的家庭教师身上发生。在这方面我朝着与其他的母亲相反的方向去做，她们装模作样好象要孩子服从仆役，而实际却要仆役服从孩子。这里没有人这样，他们既不下命令，也没有人要求服从自己。但孩子知道，他对周围有多少好意，他们就有相同多的好意对待他。由于这个道理，孩子感到他对于周围的一切除了好心的权威之外没有别的权威，他便变得

亲切和听话；在寻求其他人的心依附于你时，你自己的心也依附于他们了，因为人在启发别人爱他时，他才开始爱人家：这是自尊心的必然的结果；于是从平等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相互的爱心便不用费力地生长出许多优良的品质；虽然人们不断地拿这种品质来向儿童劝说，却没有一个能获得效果。

“我认为教育儿童最重要的部分，连最仔细的教育都从来不曾涉及过的，这是要让他很好地知道他的可怜、他的弱点、他的从属关系，以及象我丈夫对您说过的大自然加于人的必要的沉重的枷锁，而这不仅为了使他容易感到人们这样做是为了减轻那种枷锁，而且尤其为了使他及早明白上帝把他安放在什么地位，叫他不要把自己提高到他能力范围以上，以及认识到没有什么人类的东西对于他是毫不相干的。

“生下来就习惯于他们受到的纵容，大家对他们的宠爱，他们所希望的东西都很容易获得，便认为一切权力都对他们的狂妄想象让步，所以那些年轻人都带着这种放肆的偏见进入世界，他们常常只能由于丢脸、受羞辱和痛苦才会改正。然而我却愿意好好拯救我的儿子免于这第二次的和凌辱的教育，给予他以对事物更正确意见的第一次教育。我起初曾决定给予他所要求的一切，相信自然的初期的运动都是良好和健康的；可是我很快明白，孩子们在得到服从自己的权利时，几乎生下来就离开了自然状态并以我们为榜样感染了我们的罪恶，还由于我们的轻率而感染了他们的罪恶。我看到如果我想满足他的一切狂妄想法，那么它们会因我的好意而增长；但总应当有一点要停下来，而他对于拒绝越缺乏习惯，拒绝对于他就越显得敏感。因此，既不能等待理性来拯救一切忧

愁，我宁愿选择最小的和最快过去的拒绝。为了使一个拒绝对他较不残酷，我就使他屈从于拒绝；而且为了使避免长久的不愉快、哀叹、反抗，我使一切拒绝都是不可改变的。我的确尽我可能使拒绝减到最少，并在实行拒绝前反复思考过。一切可以答应他的都在第一次要求时不附带条件地答应他，而且在这方面十分宽容；但他从来不能用胡搅蛮缠来达到目的；哭泣和奉承也都同样没有用。他对此非常确信，所以停止使用这种办法：只要说一句话他就会作出决定，所以看到他想吃的糖果盒子被关好和一只他想捉到小鸟飞走一样不会感到苦恼，因为他知道要有这个和那个，同样是不可能的。人家把东西从他那儿拿走，他知道那东西他不该有；人家拒绝他一样东西，他知道那东西他不能有；他不会去拍打会伤自己手的桌子，他也不会去殴打抵抗他的愿望的人。一切使他忧愁的东西，他感到必然的权力和自己软弱的结果而决不是别人恶意希望的产物……等一会儿！”她看到我回答时，有点儿着急地说：“我预感到您要反对，现在我马上谈到它。”

“助长儿童乱叫乱嚷的原因，那是人家对他们的要求不是表示让步便是表示不同意造成的。孩子们看到大人不愿意他们哭泣时，他们有时会接连哭上一整天。大人不论对他们抚爱或是威胁，使他们停止哭的方法都是有害的或几乎总是无效的。只要人们关心他们的哭泣，对于他们便是继续这样的理由：可是当他们看到人们对此不再注意时，他们便立刻停了。因为大人和小孩，没有人喜欢做没有结果的苦事的。这正是我的大儿子身上发生的。他起初是个爱叫嚷的小孩，他使大家都厌烦；您可以证明，现在在家里已经听不到他的叫

喊，仿佛没有孩子似的。他疼痛时哭泣，这是自然的声音，决不当抑止；可是他一不疼痛便马上不作声。因此我非常注意他的哭泣，他肯定不会无缘无故掉泪的。从这儿我能及时知道什么时候他感到疼痛，什么时候没有疼痛，什么时候他身体好，什么时候他生病；但人们从那些因奇思异想和只是为了要人安慰而哭泣的孩子身上却得不到这种好处。不过我承认，这一点对保姆和家庭女教师是不容易获得的，因为没有比老是听到孩子号叫更恼人，也因为这些好心的女人始终只着眼于现在，她们想不到今天让孩子停止啼哭，明天他会哭得更厉害。更糟糕的是他沾染的执拗态度到年龄大起来后会有坏的后果。使孩子三岁时爱吵闹的同样的原因，到十二岁时变为固执，到二十岁时变为喜欢吵架，三十岁时成为专横，而一辈子成为惹人厌的人。”

她又笑着说道：“现在我来谈您的问题。对孩子们答应的一切，他们很容易看出是为了讨好他们的愿望；人们要求或拒绝他们的一切，他们大概会假定一些用不着问他们的理由。这是第二个好处，人们主要靠威信而不是靠说服在必需的情况下对他们运用的：因为他们有时会看到人们的拒绝是有理由的，就自然会假定他们自己不了解。反之，人们如果把有的事情交他们来判断，他们就想判断一切，变得诡辩、钻牛角尖、不真诚、爱争吵，总想使那些要把问题向他们的小聪明请教的笨蛋张口结舌，无法回答。当人们不得不向他们讲一些他们无法听的事情时，他们把只要超过他们能力的最谨慎的行为都一律归之于任性。

“总之，使孩子听从理性的唯一办法不是跟他们进行说

理，而是使他们确信理性是超出他们年龄以上的事：于是他们就象所应该的那样，只要大人不给孩子以不同的想法，他们总认为理性是大人掌握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人们不愿意苦恼他们，他们确切知道人们爱护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难得搞错。因此，当我拒绝给我的孩子什么东西时，我不对他们讲道理，我完全不对他们讲我为什么不愿意；而是我做得使他们尽可能看得出，而且有时是事后这样做。用这种方法，他们便习惯于懂得，我没有充分的理由是从来不会拒绝他们的，虽然他们不是常常看清楚这一点。

“基于同样的原则，我也不允许我的孩子们参与有理性的大人们的谈话，因为如果大人忍受他们惹人厌的胡言乱语，他们就会自认为跟人家平起平坐了。我希望我的孩子，当有人问他们什么事情时，他们能有礼貌地和简单地回答，且不要主动地讲，尤其不要不适当地去问比他们年纪大的人，那是他们应该对之表示尊敬的。”

我打断了她的话说道：“于丽，实在说来，这对于象您这样温柔的母亲真是够严厉的！比塔高尔*对他的弟子并不比您对您的孩子更严厉**。您对待他们不但不把他们当成人，而且人们还会说您怕他们过早地停止作为孩子。他们除了向比他们更明理的人请问他们不懂的事情以提高自己而外，还能

* 比塔高尔 (Pythagore)：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译注

** 按普鲁塔克的《论好奇心》第十四章，比塔高尔的弟子们必须有五年要遵守沉默的规定。——俄译注

有什么更愉快和更可靠的方法来提高自己？巴黎的夫人们对于您的准则会怎样想，她们看到她们的孩子在大人一起时从来不会那么过早地和那么长时间地喋喋不休，而谈论他们的将来时会象他们幼年时一样愚蠢？伏尔玛尔会对我说，以善于空谈为人的主要优点和好说话的人想摆脱必须思想时，在靠高谈阔论的国家里，这是件好事。然而您，您是想使您的孩子有一个如此甜蜜的幸福，怎么能给予他如此多的幸福的同时又给予他如此多的强制呢？在全部这些拘束里，您想留给他们的自由将会成为什么呢？”

“怎么啦！”她立即答道，“阻止侵犯我们的自由，难道就是妨碍他们的自由吗？要他们幸福，难道就要让整个我们的人都静静地欣赏他们幼稚的谈论吗？我们阻止他们的虚荣心的产生，或者至少停止他们虚荣心的增加，这才是真正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因为人的虚荣心是他们最大苦难的源泉，任何完善和幸福的人，虚荣心带给他的忧愁都要比快乐多*。

“一个孩子看到在他周围有大群明智的人，他们在听他的话，刺激他，赞扬他，以卑鄙的焦急心情等待着从他嘴里吐出来的箴言，并且以欢乐的回响惊呼他说的每一句失礼的话时，他自己的心里会怎么想？一个人的脑袋对于所有这些虚伪的喝采将难于承受：请您判断一下，他的脑袋将变得怎样！有这样的孩子们的胡言乱语象天文年历的预言一样；如果在如此多的空话里偶然碰到一句话和事实相符，那将是一个奇

* 假如虚荣心能给世上的人以什么幸福的话，这种幸福的人肯定只不过是傻瓜。——卢梭原注

迹。听众阿谀奉承对于本来为自己盲目的溺爱搞胡涂的可怜的母亲，以及自己不知自己在说些什么而看到大家在为此而赞扬他的孩子，请您想象那会是怎样的情况！您不要以为我为了分辨错误时我自己能保证不上当。不，我看到错误，我也会陷进去；可是如果我赞扬我孩子的正确意见时，我至少是偷偷地赞扬的；在看到我赞扬时，他不会学了后变为喋喋不休和夸夸其谈的人；而那些吹捧的人使我重复这些话时，并没有嘲笑我的弱点的兴趣。

“有一天我们来了客人，我去吩咐了几件事后回来时，看到四五个大傻瓜正在跟他玩耍，他们准备夸张地对我讲起刚才听到的一些我听了会感到非常有趣的话，而他们听了也都很赞赏。我相当冷淡地对他们说：‘先生们，我不怀疑你们能叫木偶讲很有趣的事；但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们会成为大人，于是他们便会凭自己来行动和说话，那时我将满心高兴地听到他们说和做出一切好事’。人们自从看到这种讨好的方法没有用时，他们便把我们孩子真正当做孩子而不当做小丑一般玩耍，他们之间不再耍把戏，人们不再吹捧他们时，孩子们显然变得更好了。

“关于提问题，我并非不加区别地一律不准他们提。我是第一个对他们讲到要特别温和地对他们父亲或者我提出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问题；但我不能容忍他们打断严肃的谈话来使大家都从事于他们头脑中临时发生的古怪念头。提问的艺术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须知这与其说是弟子的艺术，还不如说是老师的艺术。应当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才知道询问所不曾懂得的东西。印度人有句谚语：‘智者知道并且询

问，但愚者甚至不知道询问什么’。^{*} 毫无意义的愚蠢的问题，或者深奥和麻烦的问题，它们的解答超过他们的能力，而且因为他们不应当什么都知道，因此他们没有什么都问的权利。所以一般地说，他们不如由人家向他们提问而不要由他们自己提问题进行学习，道理就在于此。

“即使这种方法可以达到一般所设想的用处，但对于他们首先和最重要的难道不是谨慎和谦虚吗？难道他们还要学会什么其他东西来掩盖这点吗？那么在孩子们心目中，在未到说话年龄时就开口说话并放肆地盘问大人们来屈服他们的那种权利时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这种喋喋不休的小小提问者，他们问问题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惹人讨厌，使所有的人都注意他们，而且他们唠叨的兴趣与其说是为了自我教育，还不如说是为了看到有时他们不审慎的提问会使大人们陷于困境而感到高兴，以致每个人看到他们张嘴时就立刻感到忧愁。总而言之，这并不是教育他们的方法，而是使他们鲁莽和浮夸；我认为这些缺点超过了这种方法的好处，因为随着愚蠢的逐步减少，但是浮夸却在逐步增加。

“可是这种长时间的限制可能的害处是我的儿子到了理

^{*} 没有这种科学的初步知识，自由的孩子们几乎都只提出些这语引自夏尔丹^②第 V 卷，第 170 页。——卢梭原注

^② 夏尔丹 (Jean Chardin, 1643—1713)：法国旅行家。他在印度和波斯漫游，常年居住在伊斯巴汗，回欧洲后出版了《波斯国王苏里曼三世的故事》(1670 年)。第二次旅行后出版了《波斯和东印度游记》(1686 年)。其后在英国定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荷兰的代理人。——译注

性的年龄时会在交谈方面较不轻快，说话时较不活泼和较不丰富；但在考虑到说无聊话过生活的习惯会使他的智慧狭窄，我把这种幸运的贫乏看做是优点而不是缺点。游手好闲的人对自己始终感到无聊，竭力对娱乐的艺术表示非常重视；人们便说处世之道在于只要说些无聊的话，就像仅仅送些无用的礼物一样；可是人类社会有着更高贵的目的，它的真正的快乐有着更坚实的目标。真理的器官，人的最值得的器官，它的使用是人与禽兽的唯一的区别，人被赋有它是为了大大地优于禽兽的叫声。当他说起话来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时，他便退化到禽兽之下，而人即便在消遣中也应当是人。如果人家认为无聊的唠叨使大家震惊是合乎礼仪的话，我却认为重视其他人优先说话比自己大放厥辞，同时表示自己由于太尊敬他们所以不能用些傻话来取悦他们，这更是真正的礼仪。我们最追求和最感到亲切的上流社会的良好习俗不是叫人在那里炫耀自己而是炫耀人家，并出于谦逊而不要触犯他们的自尊心。一个人只因克制和审慎而不说话的有才智的人会被人看做傻瓜，这点我们并不怕。在随便哪个国家，人们不可能因为一个人没有说话而审判他，也不会因他沉默而鄙视他。相反地，人们一般敬重沉静的人，倾听他们所说的话，当他们说话时大家都注意；让他们选择说话的机会，而且他们所说的，什么都不会被忽视，他们对一切都占有优势。即使是最聪明的人在长篇大论中，头脑也很难始终保持清醒，很难不在嘴里漏出几句空暇时觉得后悔的话来，因此他宁可不说些好话而不愿冒说坏话的危险。最后，他的沉默不是智慧上的缺点，如果他不说话，不管他是怎样谨慎，问题是在跟他

在一起的那些人身上。

“然而从六岁到二十岁有很长的一段路；我的儿子不会总是个孩子；当他的理智开始觉醒时，他父亲的意图是尽量让它发展。至于我，我的使命到那时就将完成。我养育孩子，并不抱培养他成人的大志。”她望着她的丈夫说，“我希望更有资格的人来负担这崇高的任务。我是妇女和母亲，我知道我所处的地位。我再说一次，我负担的任务不是教育我的孩子，而是准备让他们受教育。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按照德·伏尔玛尔先生的方法逐项去做的，而且越深入，我就越感到它的优点和正确，也符合于我的方法。您可以想象我的孩子，尤其是那个大的：您不是知道他是地上最幸福、最快乐、最不惹人讨厌的孩子吗？您看到他们整天跳跃、欢笑、奔跑，从来不妨碍别人。适合于他们年龄的那些娱乐或独立性，他们有哪样没有享受到或被滥用呢？他们当着我的面，或者在我不在时同样没有什么拘束。恰好相反，有他们的母亲在身旁，他们会感到更有信心，我虽然是他们受到的一切严厉的制造者，他们却总认为我是最不严厉的，因为我不能忍受他们不认为我是他们在世上所最钟爱的。

“要求他们对待我们的唯一规则是自由本身的规则，即：大人既不妨碍他们，他们也不要妨碍大人，大人说话时他们不要叫嚷，因为人们并不要他们关心我们，所以我也不愿意他们认为我们要关心他们。当他们不遵守如此公正的规则，他们全部的惩罚便是立即离开，而我的整个技巧，——如果可以算做技巧的话，——是让他们觉得这里比哪里都好。除此

之外，不约束他们做任何事；从不强迫他们学习什么东西；不用徒然的申斥去困扰他们；也从来不责备他们；他们接受的唯一功课是从自然的单纯中取得的实际的功课。我的希望只要每个人都学习好，都以很好的智慧和关心来符合我的意图，如果害怕出什么错误，我经常在旁边防范，出了错误也很容易补救。

“比如说，昨天我的大儿子拿走了他弟弟的一只鼓，使弟弟哭了，方勋没有说话；但一小时以后，正当那鼓的抢夺者玩得起劲时，她把它从他那里拿走了。他跟着她讨还鼓而且也哭了。她对他说：‘您用强力从您弟弟那里拿了它，我同样从您那里拿回了它：您会怎么说？我不是更强吗？’然后她开始学他那样打鼓，仿佛她对此很有兴趣似的。到此为止，一切都很不错；可是过了一会儿，她想把鼓还给弟弟：于是我阻止她，因为这不再是从自然得来的功课，从这里可以产生两弟兄之间嫉妒的最初的萌芽。在失掉鼓的时候，弟弟忍受了必要性的严峻的规律；哥哥感到了他的不公平行为；这两人知道了他们的弱点，一会儿以后都感到了心安理得。”

一个如此新颖的和同一般接受的思想如此相反的计划，起初使我感到吃惊。他们努力向我解释，最后我成了他们计划的赞赏者，于是我感到，为了引导人，自然的道路始终是最好的道路。我对这个方法感到唯一不便之处，而且这个不便还是很大的，那便是忽视了儿童身上有充分力量而在年龄增长时逐渐减弱的唯一的能力。我觉得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儿童的理解力的作用越薄弱和不足，便越应该训练和加强记忆力，它那时可以支持工作。我说：“当儿童的理智还没有觉

醒时，正是记忆力应该代替它，当它发展起来时，记忆力应当丰富它。理智什么也不要进行训练，它因无所作为而会变得不灵活和迟钝。种子在一片准备得不好的土地里生长不出东西，为了学习成为有理性的，要从成为愚笨开始，这真是奇怪的儿童教育方法。”德·伏尔玛尔夫人马上喊道：“什么，愚笨！您是把记忆力和理解力*这两种如此不同和几乎如此相反的性质混淆起来，正像把大量消化不好的和没有联系的东西塞满一个还薄弱的头脑对于理智是坏处多于好处吗？我承认，在人的一切能力里，记忆力在儿童中是首先发展的和最便于培养的；但根据您的意见，哪个应该占先：是儿童们最容易学习的，还是他们最需要知道的？

“请看看人们怎样对他们应用这种能力的，怎样用强迫的手段迫使他们炫耀他们的记忆力，并请比较人们从中获得的好处和使他们如此而受到的害处。什么！强迫一个孩子学习他永远不会讲的语言，甚至在他连本国语言都没有学好之前去学；不断地叫他重复和作些他不懂的诗句，而诗的音调的和谐在他看来只是用手指计算音节；用他毫无概念的圆形和球形来混乱他的思想，用千百个他随时弄错的城市和河流的名词来困扰他，而且还要他反复学习，这难道是培养他的记忆力以有利于他的判断吗？这些没有意义的经验值得他大量流出的一滴眼泪吗？

“如果这一切只不过是无用而已，我还比较不怎么抱怨；

* 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记忆力对于理解力是非常需要的：的确，不是指对词的记忆。——卢梭原注

可是教儿童只说空话并相信知道自己不能够理解的东西，这难道不算一回事吗？能够说这一大堆废物能不妨碍人家用以装备一个人头脑的最初思想吗？即使没有什么记忆力，不是也比充塞一切这些废料来损害应当占据一席地位的必要的知识更好一些吗？

“不是的，假如大自然给予儿童的头脑以适宜于接受一切种类的印象的那种灵活性，这不是为了让人家在上面镌刻一些国王的名词、日期、纹章的词语、天文、地理、以及对于儿童年龄毫无意义而对于任何年龄都毫无用处的一切那些词儿，这些词儿人家只为了困扰他们凄惨和贫乏的童年生活；儿童的头脑是用来使一切有关人的状况的思想，一切有关他的幸福和启发他的责任都及早用不可磨灭的字迹刻在上面的，并在他的一生中按他的本性和能力来作引导。

“不从书本中学习，儿童的记忆力不会因此是空闲的；他所看到的一切，他所听见的一切，都影响着他，他想得起它们；他记录下人们的行动和人们的说话，他周围的一切是一本书，书中的东西，等到他的判断力能利用它的时候，用不着想就能不断地丰富他的记忆。那些目标的选择，对他不断提供他应该知道的和他不应该知道的东西的考虑，是培养他第一个能力的真正的艺术；应当从这里为他形成一个知识的储藏库作为青年教育和整个一生行动的依据。这种方法的确不能造就小的奇才，也不会使家庭女教师和教员们出风头，但它可以培养身心健康的人，他们年轻时虽不会使人夸耀，到长大时却受人尊敬。

“然而不要以为，”于丽继续说道，“人们完全忽略了您那

么重视的那些想法。一个稍微细心的母亲把孩子们的感情掌握在她的手里。有许多可以刺激和培养他们学习和做什么事的方法；只要这些方法能完全跟儿童的自由相结合，而且不致引起他的任何罪恶的种子时，我都相当愿意采用，当结果并不像所希望时，我也并不坚持；因为学习始终有时间，可是为了造成他一种好的自然本性却不能丧失一分钟；德·伏尔玛尔先生对于理性的最初发展有这样的意见，他主张他的儿子十二岁的时候不知道的，到十五岁时他不会知道得更差些，更不用说不一定需要成为博学之士，但更需要是老实和善良。

“您知道我们的大儿子读书已经读得不坏。请看他是怎样获得学习看书的兴趣的。我曾打算给他随时念几篇拉丰丹的寓言供他消遣，我已经开始这样做，他问我乌鸦是否会讲话。我立刻看到使他很清楚地区分寓言和谎话的区别是困难的：我尽可能地摆脱这种困难，确信寓言是写给成人看的，但对孩子们应当始终说真话，我便取消了拉丰丹。我用一本小的有趣的和有教育意义的历史的集子代替它，其中主要的采自《圣经》；后来，我看到孩子对我的故事感到兴趣，我便设想对他编一些更有用的，我自己试着组织尽可能有趣的，并使之始终适合于当前的需要。我陆续把它们写在一本有插图的美丽的书里，我把它好好锁着，时不时地向他念几个故事，时间并不长，在开始念新的之前常常连同注释反复念好几遍。孩子没有事做容易感到无聊：小的故事成了他的消遣品；但当我看到他最贪婪地注意听时，我有时想起要吩咐人们做事，于是在最精彩的地方离开他，把书不经意地留着。他马上请他

的女仆、或者方勋、或者随便什么人把它念完；可是因为他对人家没有什么可吩咐，人家也预先经过关照，所以并不总能服从他。有的人拒绝他，有的人有事，有的人慢吞吞地和念得不好，有的像我一样把故事留下了一半。当人们看到他有这么多的被动而烦恼时，便有人偷偷地暗示他学习自己念，这样可以解决问题和随他自己心意翻阅书本。他尝试了这个计划。需要有相当乐于帮助他的人愿意给他上课：这是新的困难，我们只想把问题弄到适可而止。虽然有这些小心措施，他还是有三四次放弃不干：我们就听他的便。我只是竭力使故事变得更有趣味，于是他重新热衷地进行工作，虽然还不到六个月，他已真的开始学习，很快就可以单独念这本集子了。

“这大致就是我想努力刺激他的热诚和好的愿望以获得连续的、用心的和适合于他的年龄的知识的方法；可是他虽然在学习诵读，他要获得的知识却并不从书本中来，因为它们在那里并没有，而且阅读怎么样也不适合于儿童们。我同样想使他在早些时候习惯于用头脑吸取思想而不是吸取词语：我正因此决不使他学习背诵。”

“‘决不！’我打断他说，‘这说得过分了，因为他还需要知道他的教理课和祈祷课。’‘这您就弄错了。’她又说道。‘讲到祈祷课，我每天早晨和每天晚上在我的孩子们房里高声做我的祈祷，这就不用人家强迫他们就学会它；至于教理，他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什么！于丽，您的孩子们不学他们的教理课？’‘不，我的朋友，我的孩子们不学他们的教理课。’‘怎么回事！’我非常惊奇地说，‘一位如此虔诚的母亲！……’

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您的孩子们不学他们的教理课?’ ‘为了将来相信它,’ 她说; ‘我希望他们将来成为基督教徒。’ ‘啊! 我明白了,’ 我喊道; ‘您不希望他们的信仰停留在嘴巴上, 也不仅仅希望知道他们的宗教, 而是要他们相信它; 您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相信他不理解的东西, 这是有道理的。’ ‘您是很苛求的,’ 德·伏尔玛尔先生微笑着对我说; ‘您可是基督教徒吗?’ ‘我要努力成为基督教徒,’ 我坚决地答道。‘我相信宗教中一切我能理解的, 也尊敬其他的东西而不反对它。’ 于丽向我做了个同意的表示, 我们又开始了进行同一题目的谈话。

在谈到我认为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的关心是那么积极、不知疲倦和目光深远的其他细节时, 于丽在回顾时的结论中指出, 她的方法确切归结为她为自己规定的两个目标: 让孩子们天性的发展和研究它。她说: “我的孩子没有什么拘束, 也不会滥用他们的自由; 他们的性格既不会败坏也不会受压制; 我们让他们平静地增强他们的身体和让他们的判断力发芽; 不让他们的精神受奴役; 别人的观点不会引发他们的利己心; 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强人, 也不认为是带锁链的兽类, 而是幸福和自由的儿童。为了防卫他们所没有的恶习, 我好像觉得他们有一种比他们不会听到的或听了很快就会厌烦的空谈更有力的防护药: 那便是围绕着他们的一切风气的榜样; 那是些他们听到的、在这里对大家都很自然的、用不到预先为他们组织的谈话; 那是他们目击的和平和团结; 那是他们不断地看到的既在所有人彼此之间的行为也在每人的行为和谈话里统治着的和谐。

“他们还处在最初的单纯状态里，从哪儿能产生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例子的恶行、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感到的热情、没有地方给他们引起的成见呢？您看见没有任何错误会侵袭他们，没有任何坏的习性会表现在他们身上。他们的无知并不固执，他们的欲望并不顽强；倾向于恶习是被防止的，天性是被调整好的，一切都向我证明，我们责备的错误并不是他们的而是我们造成的。

“就是这样，我们的孩子一任他们心的倾向，没有什么东西改变或歪曲它，不受外部的或人工的影响，确切保持他们原来的性格；就是这样，这性格在我们的眼睛里每天无保留地发展着，我们便可以研究自然本性的活动，直到他们一些最隐秘的原则。他们确信决不会受到斥责和处罚，既不知道说谎也不知道隐匿，于是在他们或者在他们之间，或者对我们所讲的一切都毫不勉强地让人看到他们心灵深处的一切。他们自由地在他们之间整天叽叽呱呱说个不停，在我面前从来不会有一会儿感到拘束。我从来不责备他们，既不使他们不说话，不假装在听他们，如果他们说些最不得体的话，我就装做什么也没有听见；但实际上我却非常注意地听着，他们并不怀疑；我对他们所做的和所说的都作正确的记录；这些都是本性的自然表现，应当培养。他们嘴里一句有害的话是一棵外来的草，风传布它的种子；如果我用责罚去割掉它，它很快又会长出来；我与其这样做，不如秘密地找寻它的根，并小心拔掉它。我不过是，她微笑着对我说，‘园丁的女佣人；我锄花园，我拔除有害的草；要种植好花是他的事。’

“还必须承认，除了我要采取的一切措施，还要有很好的

协助才能希望成功，我的努力的成绩要依靠其他情况的配合，那大概只有在这里才找得到：应该有一个开明的父亲的智慧能透过偏见来建立孩子们从出生起的管理的真正的艺术；应该有很好的耐心把规定的付诸实施，不要使言语跟行动不符；应该使孩子有很高的天赋，自然对他们特别照顾，仅这一点人们看了就喜欢；应该在自己周围只有机灵和心地善良的仆役，他们能不知疲倦地按照主人的意图工作：只要有一个粗暴或阿谀奉承的仆人就足以把一切搞坏。实在说来，当我们想到有多少外来的原因可以危害一些最美好的计划并且可以推翻设想得很好的企图时，我们应当感谢幸运对我们一生中所做的好事的照顾，所以说，智慧在很大方面有赖于幸福。”

“您应该说，”我喊道，“幸福更有赖于智慧。你没有看到您那么赞扬的这种协助是您的成绩，而所有接近您的人都不得不学您的榜样吗？家庭的母亲们，当你们抱怨得不到支持时，您们太不相信你们的力量呀！要成为你们应该成为的那样，你们就会克服一切障碍；如果你们好好地完成你们的责任，你们便会使每人完成各自的责任。你们的责任不就是来自大自然吗？不管罪行的格言是什么，它们对于人的心灵始终是宝贵的。啊！问题是要做值得尊敬的妻子和母亲，那么地上最甜蜜的乐土也必然是最受敬爱的乐土。”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于丽注意到昂利爱特来到后一切都带着新的轻快。她说：“这是确实的，如果我想在两弟兄之间引起竞赛，我可以少费许多心思和技巧；但这个方法我觉得太危险；我更喜欢多费些劲和不冒什么风险。昂利爱特可以弥补这一条：因为她是女孩子，是他们的姐姐，他们俩爱她

爱得发疯，她的聪明超过她的年龄，我差不多让她当他们最初的家庭女教师，他们对她的学业很钦佩，因此更容易成功。

“至于她自己，她的教育由我担任；但它的原则却如此不同，值得单独讨论一次。我至少可以预先这样说，大自然赋予她的才能以外很难再增加什么，她将像她的母亲一样，如果世上有人能比得上她母亲的话。”

阁下，我们每天在等着您，这应该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封信了。可是我明白什么使您延长在部队里的日期，而且我为此感到害怕。于丽的担心并不更少些：她要求您给我们的消息更频繁些，并请求您在冒生命危险时要想到您多么扰乱了您的朋友们的安宁。至于我，我没有什么要对您说的。尽您的责任；一个胆怯的劝告既不能从我的心坎里发出，同样也不能接近到您的心灵。亲爱的蓬斯冬，这点我太明白了，对于你生命的唯一值得的死，是为了你的国家的荣誉而流出你的鲜血；然而你能毫不考虑你的生命对于那个为了你而保存生命的人吗？

第四封信

爱多阿尔阁下致圣·普乐

我从您最后两封信里知道我失落了这两封信前面的一封信，那显然是您寄到部队里去的第一封信，那信里您解释了关于伏尔玛尔夫人内心的忧虑事。我没有收到这封信，我猜测它可能放在一个邮差的箱子里，他被敌人抓走了。因此，我的朋友，请向我重述它的内容；我的理智丧失了，我的心为此而忧虑：我再说一次，因为如果于丽的心灵里没有幸福和平，那么地上哪里是它们的庇护所呢？

她认为我会冒风险这事您要使她放心。我们要应付的是个太机灵的敌人，他只让我们奔跑；他只用一小撮人使我们全部力量化为乌有，并到处使我们没法攻击他。但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妥善地排除连最好的将军们都不可克服的困难，并到最后强迫法国人来打我们。我推测我们最初的几次胜利将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达丁格战役的胜利*会使

* 达丁格战役的胜利：1743年为奥地利继承权的战争中英国、奥地利对法国的胜利。达丁格是巴伐利亚的曼恩河边的村镇。——俄译注

我们在弗朗德勒*方面失败。我们的头顶上有个大的统帅**；不仅如此，他得到他部队的信任；法国的士兵认为他们的将军是无敌的；反之，当他被他所蔑视的朝臣们指挥时，人们对他却很不重视，而这种事却常常遇见，所以只要等待宫廷阴谋和机会，就可以战胜欧洲大陆最勇敢的民族。他们自己也很清楚。马尔鲍罗阁下***看见在勃莱海莫****抓到的一个兵士的活泼的脸色和战士的神气，便对他说道：“如果在法国的军队里有五万个像你这样的人，它就不会像这样被打败。”那掷弹兵答道：“见鬼！像我这样的人我们那里相当多；我们只缺一个像您的人。”然而像他这样的人现在指挥着法国军队，而我们没有；但我们不去想这种事。

无论如何，我要看这场战斗剩下的场面，所以我决定在部队里逗留到他们进入冬季宿营时。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全部获胜。要翻过大山，季节已经太晚，我们将在你们那里过冬，到春天开始我们再去意大利。请告诉德·伏尔玛尔先生和夫人，我作这新的调整是为了安乐地享受您如此动人地描写的景象，也是为了看到陶尔勃夫人跟他们一块儿住下来的

* 弗朗德勒：北海附近法国和比利时的平原地带。——俄译注

** 大的统帅：指摩里斯·萨克斯伯爵，称为萨克斯元帅（1696—1750），在弗朗德勒统率法国军队，并在奥地利继承权的战争中获得多次胜利。——俄译注

*** 马尔鲍罗阁下：约翰·邱吉尔·马尔鲍罗（1650—1722），英国统帅和政治家，西班牙继承权战争（1701—1713）的参加者。——俄译注

**** 勃莱海莫：英国人给奥赫斯坦特战争起的名字。——卢梭原注

情形。我亲爱的朋友，请继续准时给我写信，您会使我非常高兴。我的装备被抢走了，我已经没有书，但我可以读您的信。

第五封信

圣·普栾致爱多阿尔阁下

我们将一块儿在克拉朗度过冬天，您这个打算给了我多大的快乐！但您要继续在部队里多待几时，这使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特别使我不愉快的是，很清楚地看到在我们分手前您就决定参加部队，您那时什么也没有说。阁下，我感到了这项秘密的理由，因此我不能对您表示好感。您是否相当看不起我，不相信我会追随您，或者您以为我的感情那么低下，以致不愿接受为我的朋友去死的荣誉？如果我不值得追随您，就应当把我留在伦敦；这比打发我来这里少侮辱我一些。

从您最后的来信明显地看出我的一封信的确已丢失，这失落就使我其后两信在好些方面变得很不清楚；但为清楚理解所必需的说明，要等我有空暇时再写。现在迫切要告诉您的是使您解除您对德·伏尔玛尔夫人隐蔽的忧虑的不安之心。

我不预备向您重述我同她在她丈夫出发后的谈话的后面部分。这以后发生的许多事使我忘记了一部分；我们在他走后进行了那么多次谈话，我只作些摘要而避免重复。

因此她告诉我，就是这个为了她幸福而做了一切的丈夫是她的一切困难的唯一的作者，他们相互的眷恋越真诚，他

也越发使她痛苦。阁下，您能相信吗？这个如此聪明、如此理智、如此远离一切罪恶、如此很少受到人的激情的影响的人却完全不认为要重视道德，他过着无可指责的清白生活，内心却抱着不道德人的可怕的心安理得。由这种矛盾产生的反思增加了于丽的痛苦；如果他有根据害怕上帝的审判，或者克服骄傲去向它挑战，她也许还可以原谅他。一个罪人因理智的糊涂而安慰自己的良心，一个异教邪说的传播者认为自己同普通人想法不同而觉得是正直的，这都可以说得过去。她叹息着说：“可是一个如此诚实的人，一个很少夸耀自己知识的人却是没有信仰的。这怎么可能是无信仰者呢！”

我们应当了解这两夫妇的性格，应当设想他们是专心一致于他们家庭内部事务，彼此的相互关系是代替世界一切的，应当懂得他们俩的团结支配着其他的一切，这样才能理解他们只须这一点分歧就足以扰乱他们的幸福。德·伏尔玛尔先生是在希腊仪式里培养出来的，所以他生来不能容忍如此可笑的宗教信仰的傻事。他的理性比人家想强加给他的愚蠢的约束要高明得多，他很快就蔑视地摆脱了约束；他同时抛弃掉从如此可疑的权威那里来的一切，使他作为反宗教的，所以就成了无神论者。

后来，他始终生活在天主教的国家里，在那里观察到这种宗教信仰，他对基督教的见解并没有改进。他对宗教只看到教士们自私的利益。他看到那里一切都不过是用毫无意义的词语较精细地粉饰的弄虚作假；他注意到那里一切真诚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同意他的意见，而且毫不隐瞒；连教士也稍微审慎地偷偷嘲笑自己公开教导的东西，他还向我常常说，他

经过好些时间的寻求，他一生只找到三个相信上帝的教士*。他真心诚意想弄明白这些问题，便深入地钻进形而上学的密林里去，但对它除了有关的体系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指南，他到处只见到疑问和矛盾，最后来到基督教徒中间，但到达那里已经太晚；他的信心对真理已经关闭，他的理智已不能接受确信的东西；人们给他证明的东西破坏了不止一种感情而不能建立另一种感情，结果是他同样攻击一切种类的教条，他继续是无神论者只是为了要成为怀疑论者。

这便是老天爷为这个于丽准备下的丈夫，而您是知道于丽是具有那么单纯的信仰和那么温柔的孝心的。然而也要像她表姐和我那样亲热地同她一块儿生活的人才能知道这温顺的灵魂是多么自然地笃信上帝的。可以说，尘世的一切仿佛都无法满足她热爱的需要；极端的多情善感本身把她引向爱的泉源。这不是像有寻求爱而受欺骗的爱心的女圣徒戴莱慈**那样，这是一颗爱和友谊都汲不尽的真正不会干涸的心，

* 老实说，我不想赞成这种严峻和冒失的说法！我只想指出，有些人是这样做的，而所有国家和所有教派的教士的行为总是予人以这种攻击的口实。然而在这个注释里我的企图完全不是想卑鄙地躲避在人家背后，我自己的感情清楚地表现在这点上，即一个真正的信徒决不是偏激的和迫害人的。如果我是法官，而法律又规定无神论者要处死刑，那么我就首先把前来告发人家是无神论者的人作为无神论者而处之以火刑。——卢梭原注

** 戴莱慈 (Sainte Thérèse d'Avila (1515—1582)：加尔默罗会的宗教改革家，以神秘主义著称。她创立了 17 个女修道院和 15 个男修道院。——译注

它对于值得吸收它的唯一的存在提供自己极为丰富的感情。* 对上帝的爱并不使她脱离地上的创造物；它既不使她严厉，也不使她尖刻。她对于地上的一切依恋都是由同一的原因产生的，它们彼此鼓励，因而变得更可爱和更甜蜜；所以我认为，假如她对她的父亲、丈夫、孩子、表姐和我爱得较不深的话，她便较不笃信上帝了。

奇怪的是，她越敬爱上帝，越感到自己敬爱得越少，还抱怨自己觉得自己灵魂干涸得不知道敬爱上帝。“不论怎么讲，”她常常说，“心灵只能通过表现它们的感觉和想象的作用才能把握到所依恋的；那么能不能看到或想象到伟大存在的无限性呢**？当我想把自己提高到它那高度时，我不知道我到了哪儿：我看不到它和我之间有任何关系，便不知道从哪儿达到它，我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什么，我觉得处在一种绝望的境地；如果我敢于用我自己来判断别人，我怕神秘的精

* 什么！这么说，上帝只能得到创造物所剩下的东西了？正好相反，地上的创造物所能占据人的心的是那么少，当人相信已把它充满了时，它仍然是空的。要充满它，需要有一个无限的东西。——卢梭原注

** 毫无疑问，为了把灵魂提高到上帝那崇高的思想，就应当使灵魂劳累。更敏感的宗教信仰可以使人们的思想休息。他们喜欢人家向他们提供虔诚的物品，使他们免除想到上帝。根据这些信念，天主教徒们用小天使、漂亮的儿童和美丽的圣徒来充满他们的圣徒传记、日历、教堂，那是错误的吗？把婴儿耶稣抱在可爱和端庄的圣母手臂里，同时是基督教虔诚所能贡献给信徒们的耳目欣赏的最动人和最愉快的一个景象。——卢梭原注

神恍惚将多半来自空虚的脑筋而较少来自充满的心灵。”

“那么我该怎么办？”她继续说道，“怎样从被迷惑的理智的幻象中摆脱出来？我用一种粗糙的、但我力所能及的宗教信仰来替代超过我能力的那些崇高的沉思。我遗憾地抑低了上帝的威严，我在它和我之间插进一些敏感的东西；我既不能注视它的本质，至少也要在它的创造物里礼拜它，我在它的恩德中爱它；可是无论我采取什么方法，代替它所需要的纯粹的爱，我只能向它贡献自私的感激罢了。”

这样，在多情善感的心灵里一切都变为感情。于丽在整个大地上只感到同情和感激的对象；她到处看得到上帝行善的手：她的孩子是她从上帝那里接受过来的亲爱的寄存物，她在土地的生产品里接受它的赠与，她看到她的餐桌上因它的照顾而摆满了食品，她在它的庇护下安睡，她的平静的觉醒是由它送来的，她在不幸中感到它的教训，在快乐中感到它的恩惠；她所有亲切享受的福祉都是尊敬上帝的新的题材；如果宇宙的上帝不为她微弱的目光看到时，她随处都能见到人们共同的父亲。这样地来崇敬它的最高的恩典，不就是竭尽所能地为上帝服务吗？

阁下，您想想看，在退休中，同那个分享我们的生活而不能分享我们使生活变得可亲的希望；既不能同他一起赞美上帝的创造物，又不能谈论它的善心向我们许诺的幸福的未来；在做好事的时候，对使做起来感到愉快的一切，他会无动于衷，而且由于最奇怪的不合逻辑性，思想里蔑视宗教，生活上却是个基督教徒，这该是多么痛苦的事！请您设想于丽同她丈夫散步时的情形：这一个在大地展现的富饶和灿烂的

装饰里赞美世界的创造主的创作物和恩典；那一个则对这一切只看作是种偶然的结合，那里什么都是盲目力量的联系。请您想想这对为真诚的爱结合的夫妇，因为彼此害怕打扰对方，对于围绕着他们的对象，这一个不敢耽于它们所引起的沉思，那一个不敢耽于它们所引发的感情，还甚至从彼此的眷爱里不断发生互相抑制的义务。当我同于丽出去散步时，几乎总是有某种如画似的优美的景色令她想起这类痛苦的分歧。“唉！”她感动地说道，“自然的风景，对于我们是多么生动、多么活泼，对于不幸的伏尔玛尔的眼睛却是一片死寂；而在万物那种伟大的和谐里，一切都以如此甜蜜的声音在称颂上帝，他却只看到永恒的沉默！”

您是了解于丽的，您明白这个感情外露的心灵是多么喜欢与人交流，您当然想得到她对于本来应该一切都是共同的人，甚至为了唯一一点不愉快而彼此不能相通，那对她该多么痛苦！然而更不幸的思想不管怎样仍接连着来，她徒然想把这些不由自主的恐惧抛开，但它们随时随刻来干扰她。对于一个温柔的妻子，当想到有报复心的上帝会对否认它的神圣的人加以惩罚，想到成为她幸福的人的幸福将同她的生命同时结束，并在自己孩子们的父亲身上看到一个被上帝弃绝的人时，该是何等的恐怖！因她天性十分慈善，她才没有对这种可怕的印象陷于绝望，而她丈夫的不信教给她带来的痛苦也只有凭宗教才给她以忍受它的唯一力量。“如果老天爷，”她常常说，“拒绝我使这个善良的人皈依基督教，那我便只有请求它赐给我一个恩典，即让我死在我丈夫之前。”

阁下，这便是她隐秘的忧愁的太真实的原因；这便是她

内心痛苦——它仿佛因她丈夫的冷酷而承受，——的原因，它由于她装作若无其事而变得更加厉害了。在天主教徒那里可以公开表露的无神论，在理性容许相信上帝的一切国家里却不得不躲藏着，那里无神论者便丧失了自己唯一的辩护。这种体系自然是使人忧虑的：如果有着有名望的和富裕的人中有人赞成的话，在被压迫和不幸的人民中到处都会引起恐怖，人民看到他们的暴君们被解脱了可以阻止他们的唯一的约束，还看到在另一种生活的希望里被除掉了留给他们对这一种生活的唯一的安慰。因此，德·伏尔玛尔夫人感到这里她丈夫的皮浪主义*将会起的坏的作用，于是主要希望保证她的孩子们不受如此危险例子的影响，她没有困难地说服丈夫保守秘密，他是真诚和正直的人，但审慎和纯朴，没有虚荣心，而且远不是想到别人夺取他自己不愿被人抢走的财宝的人。他从来没有学究气；他同我们一块儿去教堂，他适应已建立的习俗；他不宣传自己没有的信仰，他避免吵架，做由法律规定的、国家对于一个公民所要求的一切宗教仪式。

他们结合至今差不多已有八年了，但只有陶尔勃夫人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他们把秘密告诉了她。顺便告诉您，他们在外表上保持得很好，也很少装模作样，所以一个半月以来我同他们在最亲密的状况下一起生活，竟没有引起我丝毫的怀疑，若不是于丽自己对我讲起的话，我也许永远不会深

* 皮浪主义：18世纪中叶前哲学上的怀疑主义的称谓（以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哲学家皮浪而得名）。怀疑主义（scepticisme）这术语首先由狄德罗使用。——俄译注

入知道这一点。

有好多原因决定她作这种密谈。首先，什么保留能同我们之间存在的友情共存？想排除跟一个朋友共享秘密的乐趣不是纯粹加深她的烦恼吗？此外，她不愿我的在场会更久地成为他们常常一块儿对一个她一直如此强烈记挂在心头的问题的谈话的障碍。最后，她知道您很快就要到我们这里来，她希望在得到她丈夫的同意之下，您能够预先了解他的观点：因为她盼望您的智慧能成为我们徒劳的有力的支持和您值得的帮助。

她为了向我吐露她的痛苦所选择的时间使我怀疑她不敢对我说出来的一个别的原因。她的丈夫离开了我们，剩下只有我们俩；我们的两颗心曾彼此相爱，它们还记得往事：如果它们对此忘记了一会儿，我们俩就会陷于耻辱。我清楚地看出她害怕这种单独会面，并竭力想摆脱它；梅耶利那一场使我很好地懂得，我们两人中谁较为自信的，谁便是更不可信。

在她的自然的懦弱所引起的不公正的恐惧里，她设想的最可靠的预防措施是不断地把自己交付给一个必须崇敬的证人，呼吁一个能看得见秘密行为并能阅读内心世界的正直和可畏的审判官作为仲裁者。她的支柱是伟大的上帝；我不断地看到上帝在她和我之间，什么有罪的欲望能越过这样的保护者？我的心在她的虔诚的火焰中得到净化，我分享着她的德行。

这些重大的谈话几乎充满了在她丈夫不在时整个我们的密谈；而从他回来后，我们当着他的面也常常进行这种谈话。

他像谈论别人一样参加谈论他，也没有蔑视我们的主意，他经常对于我们应该怎样同他说理的方法提出好的劝告。也正是在这方面使我对成功感到失望：因为如果他较少一些真诚，我们便可以攻击他培养不信教的灵魂的毛病；但假如只是说服的问题，我们能从哪里寻找他完全没有的知识和他消失了的理性？当我想同他争论时，我发现我所能使用的论据都已被于丽徒劳无功地用尽，而我又拙于言辞，远不如他的心那样雄辩和从他心里流出来的美妙的信心那样有力。阁下，我们永远不能把这个人说服过来；他太冷峻而心地又不坏；谈不到想感动他：他缺少的是内心的论证或感情，而唯有它才能对其他的一切成为无敌的。

无论他的妻子怎样小心地隐瞒她的伤心，他也能感到并同她分担：这样敏锐的目光是无法受蒙蔽的。这种被压制的忧愁更使他深切感触到。他对我说过他曾多次试图作表面上的让步，为了叫她安心，他装出他本来没有的感情；可是灵魂的这种卑劣太跟他不相称了。这种伪装不但骗不了于丽，更使她增添了新的苦恼。那可以安抚那么多不幸的真诚、坦率和心心相印，在他们之间是被隐蔽起来的。是否要做得使他的妻子对他少尊敬一些，才能消除她的恐惧呢？他对她不采用伪装手段，诚恳地说出他所想的心事：但他如此单纯地说话，对鄙俗的意见很少表示蔑视，对自由思想的人很少带傲慢的讽刺，以致他的愁闷的坦白给于丽以更多的悲伤而很少气忿，使她既不能对他的丈夫传达她的感情和希望，于是她就更细心地在他周围寻求他有限的幸福的短暂的温馨。“啊！”她委婉地说道，“如果这不幸者想在这世界上建造天堂，那就

至少让我们尽可能使这天堂变得愉快一些吧！”*

这种感情对立的忧愁的帷幕遮盖着他们的结合，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可证明于丽不可战胜的力量，由于在她的忧愁里还混合着安慰，她也许可以说是世上唯一能把二者联系起来的人。他们对于这重要一点的一切争执、一切争吵不仅远不能转变为忿恨、蔑视、吵闹，而且总是以某种感人的情景结束，只有使他们俩彼此变得更为亲切。

昨天，谈话固定在我们只有三个人时常常谈论的题目，即万恶之源上；我竭力指出，在世界观里不仅没有绝对的和一般的恶，即便是特殊的恶也比初看起来要少得多，而且一般说来，它比特殊的和个别的善要超过许多倍。我向德·伏尔玛尔先生举出他自己的例子；于是在深入到他的处境的幸福时，我以如此真实的线条来描绘，他对此显得很受感动。他打断了我的话，说道：“这是受了于丽的诱惑。她总是把感情放在理性的位置上，使它变得如此动人，必须始终拥抱她作为回答。这是不是从她的哲学教师那里学来的，”他笑着补充说，“她学到了这样辩论的方法吗？”

如果在两个月以前，这样的玩笑一定使我感到很不好受；但侷促不安的时候已经过去；我只有跟着笑了；于丽虽然感到有点儿脸红，但并不显得比我更尴尬。我们继续谈论。关

* 这种感情多么充满着人性，它岂不是比迫害者的可怕的虔诚心更自然，他们始终从事于迫害不信宗教的人，仿佛为了想把他们在今世就贬入地狱，自己成了魔鬼的先驱者！我不停地反复这样说，这些迫害者决不是信教者，他们都是混蛋。——卢梭原注

于恶的数量方面我们没有争论，伏尔玛尔只限于承认应该好好做事，恶不管是多是少，它到底是存在的；单从这个存在出发，他得出结论是，在万物的最初原因里没有全能，也没有全福。就我这方面说，我努力指出，物质的恶的起源在物质的本性里，精神的恶的起源在人的自由里。我支持他关于上帝除了创造像它一样完美的其他存在和不让恶有借口之外是万能的。我们正在热烈争论时，我发觉于丽不见了。她的丈夫看到我在用眼睛寻找她时对我说，“您猜她在哪儿？”我说：“她去吩咐一些家务。”“不对，”他说，“这个时间里她没有别的家务：她不用离开我，什么都做了。”——“那么她到孩子们的房里去了？”——“也不大对：她的孩子们对于她不比我的安全更可贵。”——“那么，”我说，“她在哪里，我完全不知道；但我非常明确知道她只作有用的事。”——“完全不对，”他冷冷地说：“来，来，您看我是不是猜得对。”

他开始轻轻地走着，我踮着脚尖跟着他。我们走到小房间的门口：门是关着的；他突然把它打开。阁下，是怎样的景象呀！我看到于丽跪着，双手合掌，泪流满面。她急忙起来，擦着眼睛，遮住了脸想逃走。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害羞过。她的丈夫不等她有时间逃掉，便激动地跑近她。“亲爱的妻，”他搂抱着她说，“你心愿的热烈程度表露了你的动机；要它们灵验还缺乏什么呀？好了，如果上苍能听见，你很快就会如愿。”“会如愿的，”她坚定和确信地说：“但我对于时间和机会还不清楚。但愿我能用生命来偿付它！我的最后一天便将得到最好的应用了。”

阁下，来吧，离开您那不幸的战斗，来履行一项更高尚

的义务吧。难道智者的荣誉在于为拯救一个人而宁可杀戮许多人吗*？

* 这里，爱多阿尔阁下有一封长信写给于丽。到后来他会谈到这封信；可是为了一些相当充分的理由，我不得不把它取消了。——卢梭原注

第六封信

圣·普栾致爱多阿尔阁下

什么！即使告别了部队以后，您还要去巴黎旅游！这么说，您完全忘记了克拉朗和住在那里的人了？您对于我们比对于海德子爵*更不亲切了吗？您对这位朋友比在这儿等候着您的人们看得更重要了吗？您迫使我们作出跟您相反的愿望，您使我期望在法国宫廷里获得声誉，以便阻止您得到所等待的护照。然而称您的心好了；您去看您的好同胞吧！反正我们要对他、也要对您报复您这种偏爱；虽然您同他在一起生活时尝到的快乐，我知道当您到我们这里来时，您会后悔那段您不曾给我们的时间。

在收到这封信时，我曾怀疑一次秘密的差使……还能找到更合适的对和平的调停者吗！……可是国王们能把他们的信任交托给有德行的人们吗？他们敢于倾听真理吗？他们甚至能知道真正的功绩吗？……不，不，亲爱的爱多阿尔，您不是当大使的材料；我知道您太清楚，我相信假如您不是出身于英国的贵族，您决不会成为这样的人。

来，我的朋友；你在克拉朗一定会比在宫廷里好。啊！如

* 海德子爵（康恩勃里子爵）（？—1753）：英国政治家，波浦和波林勃劳克的朋友，经常居住巴黎，卢梭在那里认识他。——俄译注

果我们聚首的希望没有欺骗我时，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将度过怎样的冬天！每天都在准备，把彼此都那么亲切、值得互相敬爱的优秀人物中的一位请来，她们仿佛只等待着您而不再邀请其他人。不知是什么幸运竟会使岱当惹男爵的对手经过这里，您曾预见到这一遇见会发生的一切，而且的确是这样发生了*。这个老讼师虽然几乎像他的对手一样不屈不挠和耿直，却不能抵抗使我们大家都折服的于丽。在见到了她，听她所说和跟她谈话以后，他对于同她父亲的争讼感到羞惭。他很愉快地到伯尔尼去了，妥协进行得很顺利，根据子爵最后一封信，我们在等候他，他这几天内就能回来。

这些您大概已经从德·伏尔玛尔先生的信上知道；可是我想，关于陶尔勃夫人终于结束了她的事务，从星期四起已经来到这儿，而且以后将永远住在她女友家里一事，您多半还不知道。因为她来到的日期曾预先通知我，我不让德·伏尔玛尔夫人知道就前去迎接，想使她出其不意，我在吕特利**遇着她就同她一块儿回来。

我觉得她比以前更活泼和更可爱，但不稳定、漫不经心，不听别人说话而且更少回答，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而又有风趣，总之，对于怎样可以摆脱自己思念的理想的关口充满了惶恐

* 可以看出这里正像许多其他地方一样，缺少了好几封中间的信件。读者认为用这种删除的方法来摆脱麻烦的处境很方便，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卢梭原注

** 吕特利：在日内瓦湖边的村镇，距洛桑只有几公里。——俄译注

不安。可以说，她每时每刻战栗着担心自己走回头路。她这次出门虽然拖延了很久，却做得很匆忙，女主人和仆役都弄得头昏脑胀。她随身带的小行李弄得乱七八糟，令人发笑。由于侍女怕忘记什么东西，格兰尔总是保证说都已放进了马车的箱子里，而当有人随便去查看箱子时却完全没有找到。

她不希望于丽等待她的马车，她在林荫道上下车，像发疯似的跑着穿过院子，她那么急促地登上台阶，在第一阶段后需要透一下气才能爬到顶。德·伏尔马尔先生出来迎接：她已经对他说不出一句话了。

在打开房门时，我看到于丽对窗坐着，像她平常一样把小昂利爱特抱在她膝上。格兰尔本来想好了一篇按她风格的、混合着感情和欢乐的漂亮的讲话；但等到她的脚踏上大门口时，讲话、欢乐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她叫嚷着奔向她的女友，以无法形容的激动说：“表妹，永远，永远，直到死！”昂利爱特一见到她母亲便立刻跳下来向她跑去，也喊道：“妈妈！妈妈！”使劲地叫喊着，冲撞得那么猛烈，以致可怜的小家伙马上跌倒了。这突然的出现，这跌倒、快乐、纷乱，那么地震撼了于丽，使她站起来伸出了手，同时发出非常尖锐的喊叫后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想抱起她女儿的格兰尔看见自己女友惨白的脸色：迟疑着不知该奔向谁。后来看见我抱起了昂利爱特，便向精疲力竭的于丽奔去，却同她一样跌倒在她身上。

昂利爱特看到她们俩都变得一动不动，便开始哭泣和惊喊起来，使方勋应声跑来：一个为了她的母亲，另一个为了她的女主人。我呢，受了震惊，像在梦呓里似地满心狂喜，大

踏步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无意识的冲动中断断续续地发出一些惊叹声。伏尔玛尔本人，这位冷静的伏尔玛尔自己觉得受了感动。感情呀！感情！甜蜜的心灵的生活！你从来没有触动的是什么样的铁石心肠？你从来不能使之掉泪的是什么样不幸的人？这个幸福的丈夫没有奔向于丽，却把身体靠到安乐椅里贪婪地观看这极为动人的情景。“你们不用害怕，”看到我们手忙脚乱时说，“这喜悦和愉快的场面只是使天性一会儿接不上气，它很快就会以新的活力重新炽烈起来的：它从来不是危险的。让我品尝这种幸福并同你们分享。它对你们应该怎么样！我从来不知道这相似的东西，所以我是我们六人中幸福最差的人。”

阁下，根据这最初的时刻，您就可以判断出其他的情况了。这次聚会给予这个家庭以一种欢乐的反响和至今还没有平静的激动。于丽快活得忘乎所以，我从未看到她处在如此的兴奋中；整整这天大家只是想不停地互相见面和以新的热情彼此拥抱。大家甚至想不起阿波隆厅，到处都有快乐，不需要想到那儿去。只有到第二天，大家才相当冷静下来作节日的准备。要没有伏尔玛尔，一切都会乱作一团。每个人都尽量打扮自己。除了对于目前的快乐所必需的以外，一切工作都不准做。节日的庆祝不是很豪华而是非常狂热；使节日笼罩在一片感动人的乱纷纷里，而这乱纷纷却又是它最美妙的装饰。

早上大家让陶尔勃夫人担任女管家或膳务总管，她便像孩子似的迫切地执行起任务来，使我们发笑。来到美丽的餐厅时，两位表姐妹看到各方面都有她们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联

合组成并用鲜花装饰的图案。于丽立刻猜到这个主意是谁想出的：她在一阵激动中拥抱了我。格兰尔一反过去的习惯，犹豫着不敢照样做。伏尔玛尔讥笑她；她红着脸仿效了她的表妹。我完全觉察到了这阵脸红，它的确引起了我说不出的结果；但我自己感到在她臂弯里有些激动。

下午在女眷内室有一顿丰盛的点心，男主人和我这一次都受到邀请去那儿。男子们进行射击比赛，奖品是陶尔勃夫人给的。新来的人虽然比其余的人训练时间较少，却取得了胜利。格兰尔对于他灵巧没有上当；汉茨自己也不相信，他拒不接受奖品；但所有他的同事硬要他接受，您可以看到他们那方面的殷勤并不曾白费。

晚上，全家新加了三人，集合在一块儿跳舞。格兰尔仿佛通过格拉斯*的手打扮起来的；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容光焕发。她跳舞、谈话、欢笑、发出命令，到处都有她。她发誓要叫我精疲力尽；而在没有间断地跳了五次或六次非常生动的四组舞以后，她不曾忘记像平常一样责备我像个哲学家似的跳舞。我嘛，我对她说，她跳舞像个淘气的小妖精一般，她造成的灾害并不比人少一些，我也担心她白天黑夜都不让我休息。“正好相反”，她说，“现在就让您睡个通宵”，她这样说了又立刻叫我去跳舞。

她是不知疲倦的，可是于丽并不像她一样：她很困难地站立着，跳舞时膝盖哆嗦着，她是那样地激动，连快乐都表

* 格拉斯 (Les Graces)：最美丽的化身。一般有三女神：阿格拉爱、塔莉、安佛罗西娜。——译注

现不出来：随时看得见她眼睛里流着快活的泪水；她以欣喜若狂的神情凝望着表姐；她喜欢把自己当作被邀请前来参加节日的客人，把格兰尔看成是指挥一切的家里的女主人。晚餐以后我燃放了我从中国带来的烟火，它产生了很大的效果。这一夜我们睡得很晚*。最后得分手了。陶尔勃夫人已经疲乏或应当疲乏了，于丽希望大家早睡。

平静不知不觉重新产生，秩序也跟着回来。格兰尔虽然爱闹，但当她愿意时会采取使人心服的权威性声调。此外，她在智慧方面有伏尔玛尔那种卓越的识别力和洞察力，有于丽的好心肠，而且她虽然极端自由主义，但并不缺乏同样多的审慎；以致她即使很年轻就成了寡妇，并负有她女儿的贵族财产保管人的责任，这一个和那一个的财产在她手里只会兴旺发达；因此人们不用担心在她掌握下这家庭不会比以前管理得差些。这给于丽以完全从事于最合她口胃的工作，即孩子们的教育；我确信昂利爱特会充分利用她的母亲们中的一个的全部关心来减轻她另一个母亲的关心。我说“她的母亲们”，是因为她们同她一块儿生活的方式，很难分清谁是真正的母亲，而今天来我们这里的外人对这一点都是如此，或者显得还有点疑问。实际上她们俩都同样叫她“昂利爱特”或叫她“我的女儿”。她叫这一个“妈妈”，叫另一个“小妈

* 卢梭在这儿犯了个奇怪的疏忽：在说了“我们这一夜睡得很晚 (Nous veillames fort avant dans la nuit)”后，他加了“于丽希望大家早睡 (Et Julie voulut qu' on se couchât de bonne heure)”。这个矛盾在其后各版中没有改正。——原编者注

妈”；这一个和那一个都显得同样亲切；她对她们俩也同样听话。如果有人问两位夫人，她是谁的，两个人都会回答：“是我的”。如果问昂利爱特，却发现她有两个母亲。人们不免要感到不好办。最聪明的人后来肯定她属于于丽。昂利爱特的父亲是淡黄色头发，像她一样，而且脸也很像。母亲的那种温馨在于丽如此柔和的眼睛里比格兰尔的较活泼的目光表露得更为充分。那小家伙对于丽显得更尊敬，对自己也更小心。她不自觉地更时常待在于丽身旁，因为后者有更多的事对她讲。应该承认，所有这些表象都对小妈妈有利；我发现这如此愉快的错误对于两表姐妹有时很可能是有意的，它成为讨好她们的方法。

阁下，半个月以后这里就只缺少您了。当您来到这里时，想在这所房屋以外到世界上另外寻求更多的德行和快乐的人，他一定是想错了。

第七封信

圣·普乐致爱多阿尔阁下

我有三天曾试图每天夜里给您写信。可是一整天工作以后，回来时就只想睡觉：早晨天刚亮我要开始工作。比酒醉更温和的陶醉向我的灵魂深处投入一种十分甘美的骚动，使我不能有一会儿避免对我完全是新的快乐。

我认为像我现在在这里所处的集体里，到哪里我都会一样高兴。但您可知道克拉朗本身为什么使我喜欢？是因为我在这里真正感到是在乡间，而且几乎是第一次我可以这样说。城市里的人完全不知道爱乡间；他们甚至到了乡村也不知道：当他们到了那里也未必知道人们在做些什么。他们轻视劳动、娱乐；不了解他们：他们到那里就像到外国一样；他们在那里不喜欢，我不觉得奇怪。到乡村去的应当是村民，或者完全不到那里去，因为那些人去干什么？巴黎的居民认为去了乡村，实际并没有去：他们是带了巴黎去的。歌唱家、辩论家、作家、清客，都是跟着的随行人员。赌博、音乐、喜剧，

都是他们唯一的工作*。他们的餐桌像巴黎一样摆设；他们在同样的时间在那里用餐；人们为他们上同样的菜也用同样的餐具；他们在那里只做同样的事；最好还是留在那里的好：因为一个人无论怎样富有，无论对自己怎样关心，他永远会感到缺少点东西，他不能把整个巴黎同自己一起带去。这样，这种对他们如此宝贵的多样性，他们便丧失了；他们永远只知道一种生活方式，永远对这种生活方式感到厌倦。

农村的劳动看起来很愉快，它完全不算艰难，所以用不着引起怜悯。它促使人们的重视，因为它对整个社会和个人都带来利益，而且土地的耕种是人们最先的使命：它对智慧形成亲切的形象，对心灵引起黄金时代的快乐。看到土地的耕种和作物的收获，人的想象不可能无动于衷。牧人和农民的生活到处都是十分动人的。请看看牧场上布满了人，他们翻晒着草料和歌唱，畜群分散在远处，人们的心不知为什么感到不由自主地柔和起来。这样，有的时候大自然的声音还对我们恼怒的心引起软化；虽然那声音听来觉得是没有用的惋惜，它却是悦耳的，听了决不会不感到愉快。

我承认在某些国家中，那儿的包税人侵吞了土地的果实，吝啬的农场主的粗暴的贪欲、不人道的地主的强硬的苛刻把

* 应当再加上打猎；他们还须办得如此方便，使他们既没有一半的疲劳，也没有一半的快乐。但我在这里不想就打猎的题目多谈；它需要长篇大论而不适合作为注释。我也许有机会在别处谈论它②。——卢梭原注

② 卢梭关于打猎的意见在《爱弥儿》（第二卷和第四卷）里叙述。——俄译注

这些美妙的图画抹去了许多动人之处，使土地蒙上了不幸。骨瘦如柴的马匹在鞭打之下几乎要送命，不幸的农民饿得濒死，疲惫不堪，披的是褴褛，破房子的小村庄呈现出惨不忍睹的触目景象：当人们想到那些要喝他们血的不幸者的时候，几乎会觉得羞于为人了。但是看到一些善良和聪明的土地耕种者时又多么可以慰人，他们的劳动是他们德行的工具，是他们的消遣和乐事；大量地提供上天的赐予；使周围的人和牲畜繁荣昌盛，使他们的收获物充满了谷仓、地窖、贮藏室；把富裕和欢乐集中在他们的四周，并使他们发家的劳动成为连续的节日！怎么能不谈使这些景象产生的梦想呢？人们忘记了自己的世纪和自己的同时代人；人们回想到《圣经》里的族长时代；人们自己想着手劳动，分享农村劳动和与之相关的幸福。爱情和纯洁的时代啊，那时的女人是温柔和朴实的，那时的男人是单纯和愉快地生活的！拉结*呀！可爱的和始终被爱的姑娘，那为了娶你而作了十四年奴隶而不后悔的人是幸福的！拿俄米的温柔的儿媳**呀！你温暖他的脚和心的善良的老人是幸福的！不，美在乡村的关怀里从来不曾有那么充

* 拉结：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利亚，小的叫拉结。拉结生得很美。雅各爱拉结，愿为拉结而服侍拉班七年。七年满了后，拉班把大女儿给他为妻。雅各又给拉班服侍了七年，前后共十四年才得拉结为妻。见《圣经·创世纪》第29章。——译注

** 拿俄米：以利米勒的妻子拿俄米在丈夫和儿子死后带了儿媳路得从摩押回到伯利恒。路得跟在阿波斯后面拾取麦穗为生。拿俄米叫路得夜间在麦地里掀开阿波斯脚上的被就躺在那里。阿波斯便娶了路得为妻。见《圣经·路得记》第一至第四章。——译注

分的威力。在那儿，优雅升上了它的王座，简朴作为装饰，快乐鼓舞着它，必须不由自主地尊敬它。阁下，请原谅；我现在言归正传。

一个月以来秋天的炎热有利于葡萄收获；初期的霜冻为它开了头*；棚上的葡萄藤已经遮不住葡萄串，把利埃**爷爷的礼物陈列在眼前，仿佛在请人们把它们狼吞虎咽。所有这些挂着有益健康的颗粒的葡萄是老天爷送给不幸的人们使之忘却他们的不幸的；到处人们把它们捆扎在一起的木桶、酿酒桶、莱克尔法斯***的声音；山坡上震响的收葡萄妇女的歌声；把葡萄运到压榨机去的工人们连续不断的步伐；激励他们工作的乡村乐器粗旷的声音；这时好像张挂在大地上普遍兴高采烈的可爱而又动人的图画；还有当早晨太阳升起时的雾幕，像剧场的帷幕，给人们的眼睛以如此迷人的场景，一切都促使它加浓节日的气氛，而这节日一经思考便变得更美丽，当人们想到它是把愉快同有用结合在一起时，它是唯一的节日。

德·伏尔玛尔先生规定这里最好的土地来种植葡萄，他预先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酿酒槽、压榨机、贮藏室、大木桶，都在等待着接受温和可口的葡萄液。德·伏尔玛尔

* 在伏州地方收获葡萄很晚，因主要收获是作白葡萄酒的，而霜冻对它们很有好处。——卢梭原注

** 利埃 (Lyée)：酒神巴库斯 (Bacchus)，作为消解忧愁之神的另一个名字。——俄译注

*** 莱克尔法斯 (Légrefass)：该地的一种大桶或大酒桶。——卢梭原注

夫人负责收获：工人的挑选、分工的安排都归她经管。陶尔勃夫人准备葡萄收获季节的伙食并按照已定的标准发给临时工的工资，这些规定这儿从来不曾被违反过。属于我的监察工作是让人遵守于丽对压榨机操作所作出的规定，因为她的头脑受不了酿酒桶的蒸汽；这个差使完全适合于酒鬼去做，格兰尔没有忘记对我鼓掌。

任务这样分配定当，收获葡萄的人的共同劳动就是把空空的大桶装满。全体人马一清早起身：大家一块儿到葡萄棚去。以她的活动能力而论始终不会觉得太忙的陶尔勃夫人，还自愿负责警告和训斥那些懒汉的工作，我可以自鸣得意地说，以她的狡猾的警惕性，却不曾照顾到我。至于老男爵，当我们大家都在劳动时，他带了猎枪溜达，并且不时从采葡萄的姑娘那里把我叫去跟他一起去打斑鸠，人们因此说我是同他秘密串通好了的；于是我慢慢地丧失了哲学家的声名而获得了懒汉的称呼，不过说到底，这二者并没有多少差别。

从我方才对您所说的关于男爵的话，您能看出我们的重

新和好是真诚的，而伏尔玛尔对他第二个考验*是有根据可以高兴的。我，我对我的女友的父亲会憎恨吗！不，即便我是他儿子，我也不会对他更尊敬了。实在说，我没有见过在一切方面比这优秀的贵族更正直、更坦率、更慷慨、更值得尊敬的人。可是他的偏见的古怪是惊人的。自从他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他家的成员后，他对我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只要我不是他的女婿，他心甘情愿地自认为低于我。只有一件事我不能原谅他，那便是当我们俩单独相处时，他有几次讥笑所谓的哲学家从前的讲课。这类玩笑对于我是痛苦的，我总是很难接受；但他对我的发怒只是发笑并说道：“我们去打斑鸠，我们辩论得够多了。”然后在走过时喊道：“格兰尔，格兰尔，给你老师做顿好吃的饭，因为我要让他开开胃。”的确，以他的年龄，他带着枪在葡萄棚那里奔跑像我一样有劲，枪打得比我更准得多。对他的嘲笑使我稍稍感到一点报复的是，在

* 这事从于丽的下面一封信（未收入这集子）的摘录里可以看得更清楚：

“德·伏尔玛尔先生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这是我對他预定的第二个考验。如果他对您父亲不表示友好，我便要轻视他’。‘可是’，我说，‘您怎样能把这些友好态度和您的考验跟您自己在他们之间发现的反感联系起来呢？’”他说道：‘它已不存在了；您父亲的偏见对圣·普栾造成了使他感到的全部不幸；他再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他不再恨它们，他在怜悯它们。在男爵这方面说，他不再怕他：他有善良的心；他感到自己对他做了许多坏事，他因而感到对不起他。我看他们在一起将会很好，彼此会很愉快地见面，所以从这时起我完全指望于圣·尊栾’”。——卢梭原注

他女儿面前不再敢吭声；而那位小女学生引起她父亲的尊敬并不比她老师少些。我再回头谈我们的收获葡萄。

我们从事于这愉快的劳动已经八天，还只能勉强说做了近一半的工作。除了预备出售和日常家用的葡萄酒——普通的葡萄酒，它们的制作只须把它们小心地从大桶倒进木桶，——以外，善良的仙女于丽为酒的鉴赏家和老酒鬼酿造了更名贵的葡萄酒；我已经讲过，这项巧妙的工作我也帮助她去做，从同一株葡萄树采下的葡萄可以做成各个国家生产的葡萄酒。她的一种办法是把挂着成熟的葡萄的枝条捆起来，使太阳在藤上把它晒干；另一种是把从葡萄园采下的全部葡萄串在压榨前加以分类；另一种办法是，按她的指示在黎明前把红葡萄集中起来，当葡萄粒还带有蓝色的薄霜和露珠时就很小心地把它们送进压榨机，这种葡萄是做白葡萄酒用的。于丽还把压榨出来的葡萄汁同在火上煮的糖浆的甜酒在大桶里混合制成烈性葡萄甜酒；她在制作于葡萄酒时不让它在桶里长久发酵；她也会酿造对胃口大有裨益的苦艾酒*；她还会用最普通的葡萄酿造麝香葡萄酒。所有这些不同的葡萄酒用不同的方法酿成，但都是天然的，不含有害的物质；就是这样，家庭的设想代替了天然土壤和气候的不同：在克拉朗，于丽把 20 个国家的气候合而为一了。

您想象不到这一切是以怎样的热诚、以怎样的快乐完成

* 在瑞士，人们喝苦艾酒喝得很多，因为阿尔卑士山一般的草比长在平原上的草更有疗效，人们在那里更多浸制各种饮料。——卢梭原注

的。人们整天歌唱、整天欢笑，而工作只有进行得更出色。大家都生活在最好的亲热气氛中；人人都平等，但没有人忘乎所以。夫人不摆架子，农妇合乎礼节，男人爱开玩笑而不粗野。进行名副其实的比赛：有人唱最优美的歌曲，有人讲最动听的故事，有人说最机智的俏皮话。团结甚至还产生轻松的争吵，但人们彼此感到不痛快只是为了表示相互间是何等的相知。人们并不回家做他的老爷；他们整天待在葡萄园里：于丽在那儿叫人搭起棚子，感到冷时可以到棚里去取暖，遇到下雨可以到那里躲避。大家照农民的时间跟他们一块儿吃饭，也和他们一块儿工作。大家胃口很好，喝稍微粗粝但伴着好吃、有益健康和味道鲜美的蔬菜的浓菜汤。大家毫不骄傲地取笑他们笨拙的举止和粗野的问候：为了使他们自由自在，人们对他们不加拘束。这种好意并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他们在这方面非常敏感；他们看到人家为了他们而忘了自己的称号，便更加自觉地保持他们的地位。在晚餐时人家带来了孩子们，他们便把白天剩下的时间留在葡萄园里。那些村民看到他们来时多么的高兴！“啊，非常幸福的孩子！”把孩子紧抱在他们强壮的手臂里时说，“愿慈悲的上帝折减我们的寿命来增加你们的岁月！愿你们长得像你们的父母一样，愿你们像他们一样为国家增加福祉！”我时常想起这些人的大部分曾带着武器，并知道使用刀剑和火枪就像使用截树枝刀和锄头一样纯熟，又看到于丽在他们中间如此令人喜悦和受人尊敬，她和她的孩子受到他们感人的欢呼，我便回想起向日葵曼尼古斯的战士们指着她儿子的那个著名的和有德的阿格

利比娜*的情况。于丽！无可比拟的女性！您在私人生活的纯朴里享有着智慧和善行的绝对权威；您对于整个国家是珍贵的和神圣的宝藏，大家都愿用自己的鲜血来防卫和保全您，您在敬爱您的整个人民中间可以比由他们所有的军队保卫的国王们生活得更安全和更光荣。

晚上大家又快乐地碰头。在整个葡萄收获季节给工人们提供食宿；即使是星期天，在晚祷以后，同他们一起跳舞跳到吃晚饭。在其他日子，我们在回家时也不分散，除了男爵从来不吃晚饭，而且很早就上床，还有于丽，她带着她的孩子一块儿上到他房间里一直等到他睡觉。此外，大家从收葡萄这工作开始直到离开时，城市生活的习惯不再同乡村生活混合在一起。这种农神节的狂欢要比罗马的农神节**更为愉快和聪明。它们表现的生活颠倒对于教育主人和奴隶显得太空虚；可是这儿显示的温和的平等对前者是一种教育，对后

* 向日尔曼尼古斯的战士们指着她儿子的那个著名的和有德的阿格利比娜：据塔西陀的叙述，当日尔曼尼古斯（见本卷40页注）的战士们想起来叛变他时，日尔曼尼古斯的妻子阿格利比娜手里抱着儿子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一景象使严峻的战士们感动和感到羞惭。显然，卢梭指的是另一个阿格利比娜即尼禄的母亲，她自愿带领自己的儿子到战士们那里去，使他们知道皇帝克劳特的死讯，他们便马上宣布尼禄为皇帝。——俄译注

** 罗马的农神节（Saturnales）：古罗马用这节日以纪念已过去的黄金世纪，它和农神（Saturne）有关，并显示那时的平等，主人把自己的奴隶穿上托加（古罗马的男上衣，以一块布搭过左肩缠在身上）并服侍他们。——俄译注

者是一种安慰，对于二者都是友谊的联系*。

集会的地方是一间有古代风格的房间，有个大壁炉生着暖融融的火。房间里点着三盏灯，德·伏尔玛尔先生只叫人加上白铁的灯罩以便挡住煤烟和反射光亮。为了预防嫉妒和懊恼起见，主人在房里尽量不用这些善良的农民在自己家里看不到的东西作摆饰，因此这儿的丰饶只表现在最普通的物品的好的收获质量和它们分配的较为慷慨。晚饭是在两张长餐桌上吃的。这儿看不到奢侈和豪华的餐具，所看到的是丰收和欢乐。全体人马都就桌而坐：主人、日工、仆役；每人同样站起来端饭菜，没有特殊，没有优先，而进食总进行得很痛快、很高兴。大家可以随便喝酒；自由除了诚实没有别的界限。共同尊敬的主人们的在场可以约束大家而并不妨碍大家的兴致和快乐。如果有人忘乎所以，不采取惩罚使影响节日的气氛，但第二天就毫不容情地将他辞退。

我也享受了本地方的和季节的快乐。我又能像瓦莱人一样自由地生活和相当频繁地喝纯粹的葡萄酒；但我只喝两位

* 如果由此产生一种共同的节日气氛，对那些下降的人和对那些上升的人都同样愉快，那么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即社会中的一切阶层本身都几乎没有区别，只要有人能够和有人愿意有时从其中脱出来？穷人的不幸是因为他们始终是穷人；国王的不幸是因为他们始终是国王。中间的阶层可以较容易地跳出来，使自己上面和自己下面的人扩大他们的视野，因为给他们以比较的机会。我认为这便是为什么在中等阶层里人们一般可以找到更幸福和思想更健全的人的道理。——卢梭原注

表姐妹手里为我斟的酒。她们俩负责察看我的酒量和想喝酒的欲望，并调节我的清醒程度。谁还能比她们俩更清楚地知道掌握它和把它取消或交还给我的艺术呢？如果白天的工作、吃饭持续的时间和快乐能给予这两双可爱的手所斟的酒以更多的力量时，我便让我散发的热情不受限制；它们也就没有需要叫我沉默，也没有在聪明的伏尔玛尔面前感到拘束。我完全不怕他明智的眼睛能读出我内心的东西，而当一缕甜蜜的回忆想重新出现时，格兰尔的一瞥目光会瞒过他，于丽的目光会使我因此脸红。

吃过晚饭，大家还在晚上消磨一两个小时从事打麻；每人还轮流唱歌。收获葡萄的女工有时同声合唱，或者轮流着单独唱和唱副歌。这些歌大部分是旧的抒情歌，它们的曲调没有刺激性，但有一种我说说不出的古典的和长时间感人的东西。它们的语言简朴、率真，常常是悲哀的；可是叫人喜爱。我们这几个人在这些歌里当重新发现有些我们过去曾应用过的措辞和表达方式时，不能阻止格兰尔要发笑，于丽要脸红，我要叹息。于是我把目光投向她们俩，回想到遥远的过去时，一阵战栗攫住了我，一个受不住的重压突然落到我的心上，留下一一种痛苦的印象，要费大劲才能消除它。然而我觉得这种晚上小集会有我说不清楚的魅力，而它对于我却是十分敏感的。这种不同阶层的集会，做的工作很单纯，可以消除疲劳，既协同一致又安稳平静，给精神带来和平的感情，它使那些有趣的歌曲变得更为感动人。妇女们歌声的一致同样并非没有和谐。对我来说，我认为一切和声没有比同唱的歌更好听，

而如果需要调音，那是因为我们有了反常的趣味。事实上，一切的和声，不是在任何一种声音里都有吗*？我们还能在自然安排好的悦耳的声音的相对力量里添加什么东西而不破坏它的比例呢？我们如果对这一部分加倍而不对另一部分加倍，不按同样的比例加强它们，岂不是马上取消这种比例？自然尽可能好地完成一切；但我们却还要求更好些，于是我们破坏了一切。

对这项晚上的工作，也像对白天的工作一样有一次大比赛，我昨天想在比赛里作弊，招致了一次小小的丢脸。由于我打麻并不是最心灵手巧而且还常常不专心，所以总是被记录为工作最少的人，使用脚偷偷地把我旁边人的剥掉麻丝的麻梗拨过来增加我的所剥掉的麻梗的数量；但不顾情面的陶尔勃夫人看到了后对于丽打了一个暗号，后者当面发现后严厉地斥责了我。“骗子手先生”，她高声喊道，“即使在开玩笑时也不可以作弊；否则习惯了便真的会成为坏人，更糟的是

* 卢梭指的是上方泛音（附加音），它们伴随着基本音的音响，并含有它和声的基本要素（第五音阶、三度音、第八音阶）。卢梭认为用和音伴奏旋律，从而加强这些辅助音，我们就会破坏它们的自然音响和基本音的对比。——俄译注

还要捉弄人家”。*

请看，晚会便是这样度过的。当分离的时刻快到时，德·伏尔玛尔夫人说道：“我们来放烟火。”每人便立刻拿了自己的麻杆捆——他劳动的光荣标志；大家把它们胜利地拿到院子中央；把它们堆成一大堆；把它作成战利品，点起火来。

* 软心肠的人，我觉得这意见对您是相当合适的②。——卢梭原注

② 如果不从卢梭于 1754 年 12 月 20 日写给德·拉斯蒂克伯爵先生下面的信里找到说明，这个注释是不易理解的。

“先生，我没有认识您的荣幸，我希望在向您奉上道歉和金钱之后，我的信将被顺利接受。

“我获悉德·格莱黎小姐曾从勃劳阿寄了一只篮子给一位叫勒·瓦绥尔的正直的老太太，这位太太穷苦无依而居住在我家；篮子里在其他东西外装有二十斤奶油；我不知该篮子怎么会送到了您家的厨房里；该老太太知道此事后，不拘礼节地叫她的女儿带了通知信到您家要求取回奶油或它的代价，但在您嘲笑她之后，按照惯例，您和尊夫人没有任何答复就吩咐您的仆役把她赶走了。

“我曾竭力安慰那位生气的正直的太太，向她解释上流社会的规矩和高贵的教育；我向她证明，当穷人来索取他自己的财物时，如不用仆役来驱逐，那就用不着雇仆役了；还向她指出，‘正义’和‘人性’为什么是平民的用词，最后我使她理解，一个伯爵能吃她的奶油，她真是太荣幸了。因此，先生，她叫我向您表示您对她施加的荣誉的感激，她对您引起的强求表示抱歉，以及希望她的奶油能使您觉得可口。

“假如侥幸对于寄给她的包有些价值的话，她理所当然地要把它寄还给您。我在这方面恭候您的吩咐来执行她的意图，并请您接受我衷心的敬礼。”——原书编者注

但并非每人都有这种荣誉：于丽把火炬判给这晚上劳动最出色的他或她；如果是她自己，她便不客气地判给自己。庄严的仪式伴随着欢呼和鼓掌声。剥掉了麻的大麻茎燃烧得又明亮又光辉，火焰直升到高空，真是一片欢乐的烈火，人们围着它跳跃、欢笑。然后全体人员开怀畅饮：大家为胜利者祝酒。到后来，大家都对在工作、快乐、天真里过去的这一天感到高兴而回去睡觉，也不会为明天、后天和整个一生重新开始而感到烦恼。

第八封信

圣·普乐致德·伏尔玛尔先生

亲爱的伏尔玛尔，享受您辛勤劳动的果实吧。请接受您曾大力使之值得奉献给您的、一颗净化了的心灵的敬意。从来没有人从事过像您所从事的事；从来没有人试图实行像您所实行的事；从来没有感激的和敏感的心灵能像您启示我的那样感受过。我的心曾丧失掉它的动力、它的活泼、它的存在：您把这一切都归还我了。我在德行和幸福方面都已死去了：我感到重新活过来的这道德的生命是您给的。啊，我的恩人！啊，我的父亲！我把自己整个献给您时，我只能像给上帝一样把您从您所接受的一切献给您。

应当向您承认我的弱点和恐惧吗？我至今始终怀疑自己。一星期前，我为我的心感到害臊，相信您的一切好意都是白费的。这时刻对于德行是严峻的和令人伤心的：多亏老天爷，多亏了您，它已一去不复返了。我觉得自己已经痊愈，不但因为您这样对我说，而且我自己也这样感到。现在我已不再需要您为我保证：您已使我能为自己保证。我应当跟您和跟她分离，以便知道我不需要你们的支持就能成为怎样的人。远离开她住的地方，我才能确信我不需要害怕走近她。

我把我们这次旅行的详情写信告诉了陶尔勃夫人。我在这里不再向您重复。我很想让您知道我的全部弱点，但我没

有力量对您说出来。亲爱的伏尔玛尔，这是我最后的错误：我觉得它距我已如此远，所以我想它时不无骄傲；然而它的时机还很近，因此我向您承认时还感到有困难。您知道原谅我的迷误，为什么会不原谅它们的后悔所产生的羞耻呢？

我的幸福不再缺少什么；爱多阿尔阁下把一切都对我讲了。亲爱的朋友，这样我就要成为你们家的成员，这样我就要教育你们的孩子了。三个孩子中的大的将教两个小的。我多么热烈地这样盼望着！获得一个如此珍贵的职务的希望使我为报答你们的关心而倍增了我的热诚！对这一点我有多少次敢于迫切地向于丽表示我的渴望！我常常愉快地从对我有利的方面来体会您的讲话以及她的讲话！可是虽然她对我的热诚很敏感，而且也好像赞成我的想法，我却看不出她想相当明确地讨论我的看法，便不敢更坦率地谈论它。我感到应当配得上这项荣誉而不应当要求它。我等待着您和她的信任，以及这个尊敬的保证。我的期望完全没有被欺骗；我的朋友们，请相信我，你们的期望是不会落空的。

您知道在我们关于你们孩子的教育的谈话后，我把谈话提示我的一些想法写在纸上，并已获得您的同意。自从我出发后，我对同一题目又有了些新的想法，我把整个东西归纳为一种计划，等我把它好好消化之后告诉您，那时再请您考虑。这只有我们到达罗马后希望能把计划向您提出来。这计划是接着于丽的计划结束后开始的，或不如说它是于丽计划的继续和发展，因为整个计划在适应社会时不致损害人的天性。

我由于您的关心而重新恢复了理性；重新变得自由，心

灵也健康了，我感到自己被周围所珍视的一切所喜爱，最迷人的未来显现在我面前：我的处境应该说是美妙的；但显然我是始终不会有安宁的灵魂的。在我和爱多阿尔阁下的旅行接近完成时，我看到我珍贵的朋友到了决定命运的时刻；可以说是我应为他作决定。我到底能不能至少有一次为他做他如此频繁地为我所做之事？我能不能不负所望地完成我平生最重大、最紧要的义务？亲爱的伏尔玛尔，我内心深处带着您的全部教训，可是为了使那些教训能应用好，我怎么不能同时携带您的智慧呀！啊！如果有一天我能看到爱多阿尔幸福，如果能按他的设想和您的设想，我们大家都聚会在一起而不再分离，我还有什么别的愿望要实现呢？唯一的愿望，它的实现既不依靠您，也不依靠我，也不依靠世上的任何人，而是依靠那奖赏尊夫人的德行和秘密计算您的善行的人。

第九封信

圣·普乐致陶尔勃夫人

您在哪儿，亲切的表姐？您在哪儿，以种种名义分担和那么多次安慰过那脆弱的心灵的可爱的知心朋友？来吧；让他今天向您倾泄他最近的错误的招供。他岂不是始终向您洗涤心灵上的罪恶的吗？他对于已向您忏悔的过错还知道责备自己吗？不，我已不再是原来的我，而这一改变是您的功劳：您给我造成了一颗新的心，我要向您奉献自己的最初产品；但我在把它安放到您手中以前，我是不相信它已从我脱离的东西里解脱出来的。您看到了它的产生，现在请接受他最后的叹息！

您可曾想到过？我一生中感到最愉快的时刻竟是跟您分手的那时刻。我从长期迷误中回来时，把这时刻看作是我迟迟回来尽我义务的时刻；我割弃了对我是非常亲切的住家，以便跟随一位恩人、一个智者去开始最后偿付友谊的巨大的欠债，他装作需要我的帮助，把他自己照顾的成绩作为考验。这次出发对我越感到痛苦，我对这样的牺牲就越感到光荣。因培养一种不幸的激情而丧失了我一半的生命之后，我现在牺牲另一半来为她作辩护，用我的德行向长时期接受我衷心的一切敬意的她表达更相称的崇敬。我最初几天表现得很高尚，我既不使您、也不使她、也不使所有亲切的人为我感到脸红。

爱多阿尔阁下担心分别时的激动，因此希望出发时不被人觉察；但虽然全家还在睡觉，我们却不能蒙蔽您友谊的警惕性。我看见您的房间半掩着，您的贴身女仆在门旁看守着，后来又看见您迎着我们走过来，在餐室里有准备我们喝茶的餐桌，这一切使我想起另一相似时刻的情况，这次的出走跟我那次的回忆作比较，我感到自己完全成了另一个人，爱多阿尔将是我这变化的证人而感到高兴，并引起了到米兰我可以使他忘记在贝藏松时发生的不体面的一幕的希望。我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勇气，而且非常希望在您面前表现它；我希望夸耀自己的坚强，它在我身上您也前所未见；我同您分别后，一下子在您眼里成为今后永远如此坚强的模样而感到骄傲。由于这种思想的作用，我的勇气大增，得到您尊敬的希望给了我以力量，因此在跟您告别时我的眼睛可能是干的，但当您的眼泪在我面颊上流下时，我就受不住而同您一起哭了。

我出发时心头充满了全部责任感，尤其是您的友谊交给我的责任，我决心应用我留下的岁月来符合它的要求。爱多阿尔检查了我全部过错，他非常严厉地申斥我有那么多的弱点，我知道他并不害怕会仿效它们。然而他装出有这种害怕；他忧虑地向我谈起他这次罗马之行和招呼他身不由己前来的、不太光彩的恋情；但我容易地看出他所以夸大他自己的危险，是为了叫我更好地注意自己并更要远离我接触过的一些人。

当我们快到维尔纳夫时，一个骑劣马的仆役跌了一交，头上受了点轻微的挫伤。他的主子让他放了血，并想那天就在

那里过夜。我们很早吃过午饭后骑马到贝克斯去参观盐场，爱多阿尔有他特别的原因使他作这有兴趣的考察，我作了测量和画了精盐场房屋的图样；我们到夜里才回到维尔纳夫。吃过晚饭后，我们边闲谈边喝潘趣酒一直熬到深夜。这时他才告诉我要托我办的事，并且已安排好我怎样办。您可以想象到这消息对我的影响；这番谈话使我睡不着觉。但最后还得睡觉。

在走进安排给我的房间时，我发现原来就是上次去锡翁时住过的那间房间。这一发现使我感到一种无法向您说明的印象。我被这印象如此生动地刺激，以致觉得立刻又完全变为那时的我；我生活中的十年被抹掉了，我的一切不幸被忘却了。唉！这个迷误是短暂的，而我过去所有苦难的重担在其后的时间中使我感到更难受。接着这最初的喜悦而来的是怎样悲哀的回忆！我心灵里表现的是何等痛苦的比较！少年时期的温馨，初恋那时的狂喜，你们为什么还要在受烦恼压迫和本身负担过重的这颗心里重新显现？啊，时间，幸福的时间，你不再有了！我爱过，我被爱过。在天真无邪的和平里，我纵情于恋爱的激情；我尽情享受使我生活活跃的美妙的感情。希望的甜蜜的蒸气使我的心灵沉醉；狂喜、陶醉、热爱充满了我全部的官能。啊！在梅耶利的峭壁上，在隆冬和冰雪里，眼睛前面是骇人的深渊，世上有什么人领略过能与我相比的命运？……而我哭泣过，而我觉得自己值得同情！悲哀敢于接近我！……那么在我整个占有、整个丧失后今天怎么办？……我的不幸是很应该的，因为我很少体会到我的幸福……我那时哭泣过……你哭泣过吗？……不幸的人，你如

今不再哭了……你甚至没有权利哭……“她怎么没有死！”我在疯狂的激动中敢于嚷道“是的，我将较少不幸；我将敢于沉湎在痛苦中；我将毫无内疚地拥抱她寒冷的坟墓；我的哀悼将对得起她；我将说道：‘她听见我的呼喊，她看见我的哭泣，我的呻吟感动她，她赞赏和接受我的纯洁的敬悼……’。我至少有希望追随她……可是她活着，她是幸福的……她活着，而她的活着却是我的死亡，她的幸福是我的痛苦；老天爷在从我这里夺去她后，还直接夺去我悼念她的心意！……她活着，但不是为了我；她活着是为了我的绝望。我离开她比她不再存在还要远百倍。”

我怀着这种悲惨的思想躺上床；在我入睡后它们跟着我而且使睡眠充满了悲伤的形象。苦楚的悲哀、悔恨、死亡都在我的睡梦中显现，而我遭受的一切苦恼在我眼里表现出千百种新的形态来再一次折磨我。一个比其他一切更凄惨的噩梦硬是追逐着我；幻影一个接一个纷纷出现，最终都归结到这幻梦。

我相信看见了您女友的可敬的母亲垂死地躺在她的床上，她的女儿跪在她面前，流着眼泪，吻着她的双手接受她最后的叹息。我又看到了您从前给我描写过和我永远不会从我记忆里消失的那个场面。“我的母亲呀，”于丽用揪我心的声音说，“您给予了我生命，我却要夺去您的生命！啊！把您的恩惠收回去；没有您，它对我不过是悲惨的恩惠。”“我的孩子，”她温柔的母亲回答……“应该执行它的吩咐……上帝是公正的……你也要做母亲……”她无力把话说完。我想抬眼望她，我不曾再看见她。在她的位置上我看到于丽；我看

见她，我认出了她，虽然她的脸遮着头巾。我叫喊了一声；我向她冲过去想拉开头巾，我达不到她；我伸出了两臂，我感到苦恼，什么都碰不到。“朋友，你要冷静，”她用微弱的声音说；“可怕的面巾把我遮住了，任何手都拉不开它。”听了这话我激动起来，作了新的努力；这努力使我清醒了；我发现自己睡在床上，疲惫不堪，浑身是汗，泪流满面。

我的恐怖消散了，疲劳使我重新睡着；同样的梦使我同样激动；我醒了过来，我又第三次睡着。总是这悲惨的情景，总是这同样的死亡的场面，总是这不能穿透的面巾从我手中滑脱和它遮盖着不让我看到的奄奄一息的物体。

这最后一次觉醒后我的恐怖如此强烈，使我清醒后仍无法克服。我从床上站起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开始在房间里漫步，心里像小孩子一般害怕黑夜的影子，认为自己为幽灵所包围，耳朵还听到那种哀怨的声音，我一向只要一听到它心头就要激动。正在开始照亮物体的晨曦随着我混乱的想象而幻变它们的形态。我的恐怖因而增加了一倍，剥夺了我的判断力；我困难地找到了我的房门，从房里逃出来，突然闯进爱多阿尔的房间；我撩起他的床帏倒到他床上，气喘吁吁地喊道：“完蛋了，我再也看不到她了！”他一下子惊醒，跳起来想拿枪，以为碰到了盗贼。他马上认出了我，我自己也清醒了；于是我生平第二次看到自己在他面前的狼狈相，那是您可以想象到的。

他让我坐下，使我恢复了平静并开始说话。当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想把它转化为一场开玩笑；然而看到我那样惊慌，而这种印象不会很快消失，他便改变了口气。“您既不配

我的友谊，也不配我的尊敬，”他相当冷酷无情地说：“如果我用对您关心的四分之一对待我的仆役，我就会使他变成人；而您太不成材了。”“啊！”我对他说，“这太对了。我过去的优点都来源于她；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我再也不足道了。”他笑了，拥抱了我。“今天您先安静下来，”他对我说；“明天您会通情达理：一切由我负责。”这以后我们改变了话题，他向我建议出发。我表示同意。他吩咐驾马；我们穿好衣服。在坐上马车时爱多阿尔对马车夫悄悄地说了几个字，我们便出发了。

我们一路没有说话。我是那么专心于那凄惨的幻梦，所以什么也没有听，什么也没有看；我甚至也没有注意那个湖昨天在我的右边，现在到了我的左边。只有铺路石响了一声把我从麻木状态中惊醒，以容易理解的惊讶，我才看到我们已回到了克拉朗。爱多阿尔在离栅栏门三百步远的地方吩咐停车，把我拉到一边：“您瞧，”他对我说，“我的打算，不需要解释。去吧，幻想家，”他握了我的手补充说，“去再见她。幸运的是您只对爱您的人表示出您的疯狂！您抓紧些，我等着您；不过主要的是在您撕破了您脑子里织成的那致命的面巾之后再回来。”

我还能说什么。我没有回答就走。我步子走得很急促，在走近房子时，回想使我减低了速度。我将演什么角色？我怎么敢露面？用什么措辞来掩饰这出人意料的回来？我有什么脸面提出我那可笑的担心和承受慷慨的伏尔玛尔蔑视的目光？我越走近去，便越觉得我的恐惧是幼稚的，我的荒谬的行动越觉得可怜。然而不祥的预感还在扰乱我，因此我还不

能放心。我仍继续向前走，虽然走得很慢，我已经走近院子，我听见福地的门的开关声。我看不到有人出来，便在外边转了一圈，尽可能沿着鸟栏的小溪边走。我立刻断定会有人走过来。于是我倾听着，听到你们俩在说话；我一个词也不可能听清楚，只觉得您说话的声音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哀怨和温婉的调子使我感动，而在她的声音里却像平时一样亲热和平静，而且安祥而明朗，它立刻使我安定下来，让我的梦幻真的清醒了。

我顿时感到自己发生了完全的改变，便嘲笑着自己和我没来由的惊惶不安。想到我只须跨过一条树篱和几堆灌木丛就可看见我本来认为再也永远见不到的完全健康的她时，我决心从此不再担心、恐惧、起怪念头，我便毫无困难地决定即使不见她也立即出发。格兰尔，我向您赌咒，我不仅完全没看到她，而且在回转去的路上我充满了骄傲：因为我不允许自己即使只看见她一眼，我没有懦弱和迷信到底，而且至少能表示自己克服了幻梦而对得起爱多阿尔的友谊。

亲爱的表姐，这便是我要对您说的话和要对您作的最后的招供。我们这次旅行所剩下的其他细节毫无有趣可讲：我只须对您说明，从这时起不但爱多阿尔对我满意，而且我对自己更为满意，我感到自己完全痊愈，比他希望看到的我更好。为了不给他留下不必要的怀疑，我对他隐瞒了我不曾看见您。当他问起面巾是否已经撩起时，我给了他毫不动摇的肯定的回答，我们便不再谈论它。是的，表姐，它是永远撩起了，这面巾曾长期遮蔽了我的理智。我的一切忧愁的激情都已熄灭：我看到我的一切责任，我喜爱它们。你们俩对于

我比任何时候更亲切，但我的心已不能再区分这个和那个，你们始终是形影不离的。

我们前天到达米兰；后天从这里出发。一星期后我们估计可以到罗马，我希望到达时能在那里有你们的消息。我急于想见到那两个奇特的女人，她们长久以来扰乱着一个最伟大人物的安宁！于丽呀！格兰尔呀！应当是和你们匹敌的人才够得上使他幸福。

第十封信

陶尔勃夫人致圣·普乐

我们大家曾很焦急地等待您的信息，所以我用不着告诉您，您的那些信对于小团体带来多大的高兴；可是您同样不能猜想到全家中我也许是较少高兴的人。他们大家都知道您已经平安越过阿尔卑斯山脉；我么，我想您已在山的那边了。

关于您对我讲的细节我们都没有对男爵讲，那些完全没有用的自言自语我对大家都不说。德·伏尔玛尔先生很规矩，只是嘲笑您；但于丽一想到她母亲临终时刻就要有新的怀念和流泪水。她只说您的梦勾起了她的痛苦。

至于我么，我告诉您，我亲爱的老师，我看到您一贯赞赏自己，现在已不再感到惊奇，您总是以什么疯狂结束和以聪明听话开始，因为很久以来您在生活中白天自我谴责昨天，对明天则作自我赞扬。

我也向您坦白说，您勇敢地作了巨大努力，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您就像来时那样回去，我认为这并不像您说的那样了不起。我对这一点认为与其说明智，还不如说是白费劲。我觉得总的说来，可以少一些用力量而多用些理智。您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请问您来是为了什么？您觉得露面难为情，但要感到羞耻的是不敢同我们见面；仿佛看到他的朋友们的愉快抵不过一百次受他们嘲笑的小小的难受！您因叫我们取笑

而带着恐惧的脸色前来，这对您不是太幸福吗？那么得了！那么我不来嘲笑您好了，但是我今天更要嘲笑您，我虽然没有让您发怒的愉快心情，我却不能不要尽情欢笑。

遗憾的是事情还要更糟：我传染上了您全部的恐惧，却没有像您那样安心。那梦有某种吓人和骚扰的东西，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悲伤。在读您的来信时我指责您的激动；在读完它后又指责您的安心。我不能看出您为什么如此感动而后又变得如此平静。出于什么怪脾气您保持着最凄惨的预感一直到您能够不是自愿地加以戒除掉？一个步子、一个动作、一个词，一切都完结了。您没有理由地惊慌，您同样没有理由地安了心；可是您把自己已不存在的恐惧传给了我，您一生中仅有过一次力量，您这力量是靠牺牲我而得到的。自从收到您这致命的信后，揪心的痛苦没有离开过我；我走近于丽时就担心失去她而打哆嗦；我随时觉得看到她脸上像死人般的苍白；今天早上我拥抱她时，我不知为什么觉得要哭出来。这面巾！这面巾！……我每次想起它时，有种哪儿来的不祥之兆使我恐慌。不，我不能原谅您自己没有做成它，却把它除掉，我非常担心今后不看到您重新在她身旁，我将不会有片刻的安宁。也请注意，在那么长时期谈论哲学后，您显示出您这个哲学家毕竟很不怎么样。啊！幻想和梦见您的朋友们吧，这比逃避他们和做智者要好得多。

从爱多阿尔给德·伏尔玛尔先生的信看来，他当真想来同我们一块儿住了。他在那里一决定和他的心明确后，希望你们俩幸福地和固定地回来；这是小团体的愿望，尤其是您的女友的愿望。

格兰尔·陶尔勃。

附言：此外，如果您真的不曾听见我们在福地里的谈话，那也许对您更好些，因为您知道我相当机警，可以看见一些没有看见我的人，而且还会相当狡猾地挖苦那些偷听者。

第十一封信

德·伏尔玛尔先生致圣·普乐

我写信给爱多阿尔阁下，我跟他谈了关于您的很长的话，现在给您写信时没有留下什么要谈的，您只要参看给他的信。您的信也许需要我这方作礼仪上的回报；然而请您到我家来，把您作为我的兄弟、朋友对待，把您从前的情人成为您的姐妹，把对我孩子们的父亲的权威交托给您，在夺去您的权利后把我的权利交给您，这些我相信是对您值得的尊重之举。在您这方面，如果您不负我的信任和关心，那我便对您相当满意。我竭力用我的恭敬来表示对您的尊重，您要用您的德行来尊重我。其他的赞扬在我们之间都应当排除。

看到您为一个梦所惊扰，我却完全不觉得奇怪，我看不出您为什么责备做这样的梦。对于一个有条理的人，多做个把梦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然而我愿意指摘您的，不是您的梦的作用而是它的性质，这一点又和您能想到的很不同。从前有个暴君命令杀掉*一

* 孟德斯鸠根据普鲁塔克（《德尼斯的一生》）讲了这件事：“玛尔西亚斯想他割断德尼斯的喉咙。德尼斯命令杀死了他，说他如果白天不这样想，夜里便不会想。”（《法的精神》，Ⅻ，39）。——原书编者注

个在梦中刺死他的人。请您记住他对这个刺客说的理由并拿它来运用。什么！您想决定您朋友的命运，并且想到您从前的爱情！如果没有前一夜的谈话，我永远不会原谅您这个梦。想想您白天在罗马将要做的事，夜里您就会少想在魏韦做过的事了。

方勋病了；这就使我的妻子忙碌起来并没有时间给您写信。这里有个人很愿意代替这项工作。幸福的年轻人！一切都在促使您幸福；道德的一切价值在寻求您，以便迫使您对得起它。至于对我恩惠的报答，那只有您自己而不要推给旁人，我所期待的只有您个人。

第十二封信

圣·普乐致德·伏尔玛尔先生

这封信要始终保留在您和我的手；一个深刻的秘密要永远隐藏着一个最有道德的人的错误。我发觉自己跨上了多么危险的一步！我明智和好心的朋友呀，我在记忆里怎么没有您整个的教导，正像我心头有您的仁慈一样呢！我从来没有如此需要过审慎，也从来没有让恐惧——我本来就不够，——如此妨碍过我利用它一丁点儿。啊！您那父亲般的关心在哪儿？您的教导、您的智慧在哪儿？没有您，我怎么办？在这危机的时刻，您如能在这儿待上一星期，我愿把我生命的全部希望贡献出来。

我的所有预测全都错了；到现在为止我总是犯错误。我只惧怕侯爵夫人：在见到她后，我吃惊于她的美艳和机智，便努力使她原来情人的高贵的心灵完全摆脱她。我用心把他引向我认为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方面来，我对他谈论劳娅，就用劳娅对我引起的尊敬和赞赏的口吻谈她；把他最强的恋情转向这一边，希望最后使两者的关系都割断。

他起先赞成我的设想，甚至过分相信我的话；他也许想对我的纠缠稍微惩罚一下，便对劳娅表示超乎他已有的热情。今天我对您说什么呢？他的热情始终一样，但他不再装假。他的心经过这么多的战斗而疲乏得无力振作，她就利用了这点。

所有别的人很难长久地假装出对她的爱情；请您看她那烈火般的激情的对象会有怎么样的感觉。的确，谁看到这不幸的女人的态度和脸色都会感动；忧郁和颓丧的印象不离开她迷人的脸，既使表情的活泼为之减色，又使它更引人注目；就像透过云层射出来的阳光，她那因痛苦而暗淡的眼睛发射出更诱人的光芒。甚至她的满迹也有她羞怯的全部优美：人们看到她时会她表示同情，听到她说话会对她表示尊敬；最后我应当说，作为替我的朋友辩护，在上流社会里我只知道有两个人在她身旁可以没有危险。

他迷误了，伏尔玛尔呀！我看到了这个，我感到这个；我满心苦楚地向您承认这一点。在想到他的迷误可使他忘记自己是什么人和应当成为什么人时，我感到战栗。那种使他蔑视公共舆论的、对德行的大无畏的喜爱不要把他带到另一极端，不要再促使他触犯礼仪和正直的神圣的准则，我这样想时不免浑身颤抖。爱多阿尔·蓬斯冬要订立这样的婚约！……您能想象得到！……在他朋友的眼皮底下！……谁准许这样！……谁能忍受这个！……又是谁准许他一切！……必须叫他亲手把我的心拉掉，再去进行这样的亵渎。

可是怎么办？我怎么行动？您是知道他的性情强暴的；用谈话从他那里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近来他的话不能使我放心。我起初装作不听他的话；我让理性用一般的格言作间接的说话；他也完全不听我的。我试着触及要害之处，他回答一些警句，自认为驳倒了我；如果我坚持，他便发火，采用朋友之间不应当使用的和友谊不能答复的声调。您知道我在这种场合下既不畏惧也不胆怯；当人在尽自己的责任时，总感到

自己可以骄傲；但这里谈不到骄傲的问题，而是需要成功，但错误的企图会损害最好的方法。我几乎不敢同他作任何的争论，因为我时刻知道您给我的警告的真理，它的道理要比我更为有力，所以不能通过争论来激发起他的激情。

而且我感到他对我变得有点儿冷淡；看来仿佛我在妨碍他似的。一个在一切方面有那么多优越性的人因一时的软弱而变得不如人了！伟大、崇高的爱多阿尔对他的朋友、他的创造物、他的学生害怕了！从他假如婚事不成而要选择住处时透露的几个词来看，他甚至仿佛想试探我为自己利益而对他是否忠心。他很清楚我不应也不想离开他。伏尔玛尔啊！我要尽我的责任，要到处追随我的恩人。如果我胆怯和卑鄙，我背信弃义有什么好处？于丽和她可敬的丈夫能把他们的孩子交托给一个叛徒吗？

你常常对我说，小的激情从来不会受蒙蔽并会直奔它们的目标，但人们可以武装大的激情来对付它们本身。我相信这里可以应用这句格言。事实上，同情、对偏见的蔑视和习惯，在这方面确定爱多阿尔的行动，实际通向小的激情，对他几乎是不可接近的；至于真正的爱情同宽宏大量分不开，这种感情对所爱者总有一定影响。我企图用这种间接的办法，它有把握可以成功。这方法显得残忍：我采取它感到厌恶。然而经过全面考虑后，我觉得对劳拉自己也有好处。假如她突然升到高位时会怎么样？她过去耻辱的情况就会暴露！但如果留在原来的地位时，她可以达到怎样一种精神上的伟大！如果我对这个奇特的女人了解得很清楚，她的天性是愿意承受她的牺牲而不愿接受她本应拒绝的地位的。

如果这办法不成功，我只好要求政府，理由是宗教信仰的不同；但这方法只有到不得已时和其他方法都使用后才采用：虽然如此，我总要设法防止不相称和不道德的联姻。可敬的伏尔玛尔啊！我此生的全部时间都珍惜您的器重。不管爱多阿尔怎么给您写信*，不管您听到什么话，请您记住，无论如何，只要我的心还在我胸中跳动，比萨的劳列塔决不能成为蓬斯冬阁下的夫人。

如果您赞成我的办法，这封信就不必复。如果我错了，请您指教；但要请您赶快，因为没有片刻可耽误。我用别人的手写的地址。回信请照同样的办法。在想好该怎样做以后，请烧掉我的信并忘掉它的内容。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和唯一将要两位表姐妹隐藏的秘密：假如我敢于进一步相信我的智慧时，您自己对此事也决不会知道了。

* 为了很好地了解这封信和第六卷第三封信，必须知道爱多阿尔阁下的恋爱史，②我起先曾决定把它们纳入这本集子里来。经过再考虑后，我不能决定用他的浪漫史来损坏两个情人单纯的历史。还是给读者留下一些可供他们猜想的东西比较好些。——卢梭原注

② 参见附录《爱多阿尔阁下的恋爱史》。——译注

第十三封信

德·伏尔玛尔夫人致陶尔勃夫人

意大利的邮差仿佛只等待你出发后才到达，好像为了因他而没有推迟才处罚你。这并不是我才得出这漂亮的发现的，这是我丈夫，他注意到在 8 点钟准备好了马，你却延迟到 11 点，并非因为舍不得我们，而是在问了 20 次是不是 10 点钟，因为这是平时邮车经过的时间。

你给逮住了，可怜的表姐；你再也抵赖不了了。虽然夏依奥预言说，这个格兰尔如此顽皮，或者不如说，如此聪明，但不能始终这样：看你如今处在跟我那时同样的困境*，你曾费了多大的劲才使我摆脱它，而你却不能为自己保持你使我获得的自由。所以该轮到我来取笑了？亲爱的朋友，必须有你的妩媚和优雅才能像你那样开玩笑，并使玩笑本身带有温馨的声调和抚慰的迷人。而且我们俩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我怎么能脸对自己所引起而你只是为我才解除的不幸开玩笑呢？你心头没有一种感情不给我以感激之情的；而一切连同你的弱点，在你身上都是你的德行的成果。正是这一点使我

* 我不愿保留 Lacs（困境，这里原文用 Las. ——译注），是由于陶尔勃夫人在第六卷第五封信中指出的日内瓦人的发音。——卢梭原注

感到安慰和高兴。对我的错误应当表示怜悯和哭泣；但人们可以嘲笑那不大好的羞耻心，那是像你这样纯洁的依恋才感到脸红所引起的。

把道德问题暂时先放在一边，回过头来再谈一谈意大利的邮差问题。这是太滥用了我原来的权利，因为可以叫听众入睡，但不可叫他们焦急。那么怎样呢！这个我叫他如此缓慢到来的邮差，他带来了什么？只有我们朋友们身体安好，除此之外，给你的一封长信。啊！好！我已看到你在笑并叹了口气：送来的信使你更不耐烦等待知道它的内容。

然而它还有它的价值，即使在让人等待以后，因为它表现得如此……可是我想对你只讲新闻，而我将对你讲的肯定不是新闻。

同这封信一起来的还有一封爱多阿尔阁下给我丈夫的信和对我们的热情问候。这一封信肯定有新闻，尤其因为前一封信什么也没有谈而更显得出乎意外。他们第二天要去那不勒斯，爱多阿尔在那里有些事情，他们再从那里去参观维苏威……我的亲爱的，你想想看，这样参观会如此吸引人吗？回到罗马后，格兰尔，你想，你猜猜看……爱多阿尔已准备娶……不，上帝保佑，这不是不匹配的侯爵夫人：相反地，他表示她现在表现很不好。那么是谁？……劳妲，可爱的劳妲，她……然而……什么样的婚姻！……我们的朋友对这件事一字不吐。这以后他们三人立即出发，来到这里进行他们最后的安排。什么措施我丈夫没有对我说过；可是他总是打算圣·普乐会和我们在一起。

我向你承认，他的沉默使我感到有些不安。这一切我难

于看清楚；我觉得一些情况很奇怪，人心这个玩意儿很难理解。怎么一个如此有德行的男子汉能够对于一个像这位如此品质恶劣的侯爵夫人怀有如此长久的激情？而她自己，以她凶暴和残酷的性格，怎么能对一个跟她很不相似的男人会产生和怀有如此深厚的爱情（如果那种能够引起罪恶的疯狂可以称之为爱情的话）？一个像劳婊这样如此慷慨、如此温柔、如此公正无私的年轻的心灵能忍受她最初的放荡生活？她怎么能从迷惑她的那种欺骗女性的倾向里脱身呢？还有曾经使那么多正经的女人堕落的爱情，劳婊怎么能战胜它而保持贞洁呢？我的格兰尔，请告诉我，拆开两颗相爱而没有相互接近的心；连结彼此适应而不相理解的心；用爱本身使爱胜利；从罪恶和耻辱中汲取幸福和德行；从恶魔手中解放他的朋友并给他创造一个可以说是女友……当然是不幸的、但是可爱的，甚至是正直的，至少如我所敢于相信的，人们可以把她改造成为这样的：你说，那些能够做出这一切的人是有罪的吗？那为此而受罪的人该受到谴责吗？

这么说，蓬斯冬夫人要来这儿了！来这儿，我的天使！你对此有什么想法？总之，这个奇特的姑娘，她的教育使她堕落，她的心灵得到了拯救爱情对她成了踏上道德的道路，这难道不是奇迹吗！我做的完全相反，当一切都引导我向好的方面发展，只有心灵的倾向迷惑了我，谁比我更应当赞扬她？的确，我堕落的程度较差一点，但我升得像她那样高吗？我有没有避免那么多的陷阱和做过那么多的牺牲？她能从耻辱的最下级重升到光荣的第一级；如果她过去不曾有罪，她便不会有现在一百倍的可敬。她是多情善感和有德行的；跟我

们相比，她还再需要什么？如果我没有从年轻时的错误回头，现在有什么权利要求更多的宽恕？我能希望在谁的面前寻求恩惠？如果我拒绝尊敬她，我还能希望自己得到什么尊敬呢？

好吧！表姐，我的理智对我这样说，我的心却在唠叨，而且我不能解释为什么，我对爱多阿尔决定这个婚姻和他的朋友也参与其间难于认为是件好事。舆论呀，舆论！人们想动摇它的枷锁有困难！它总是把我们带到不公正的地方去：过去的善被现在的恶所湮没；过去的恶它就不会湮没任何善事吗？

我把我对圣·普乐在这件事情上的行为的忧虑告诉了我的丈夫。“他好像，”我对他说，“把这事告诉我表姐感到难为情。他不会做卑鄙的事，但他软弱……对于朋友的错误太宽容……”“不，”他对我说：“他做了他的工作；他会完成它，我知道这一点；我不能再对您多说什么，但圣·普乐是正直的孩子，我能担保他；我对此会满意的……”格兰尔，伏尔玛尔不可能欺骗我和自己被人欺骗。一次这样肯定的谈话使我明白过来：我懂得了我的怀疑来自虚假的敏感，如果我比较不空虚和比较实在，我就会觉得蓬斯冬夫人比她的地位更为适当。

可是我们现在稍稍放过蓬斯冬夫人，再回头来谈谈我们自己。你在读这封信时不觉得我们的两个朋友要比我们期待他们归来得更早些吗？你的心没有对你说些什么？这颗太温柔和太像我的心现在跳得比平时更强烈些吗？它完全没有想到一双心爱的对象亲热地住在同一个屋顶下每天见面的危险吗？如果我的错误完全没有失去你的尊敬，我的例子完全没

有使你为自己感到害怕吗？在我们年轻的时期，理智、友谊、荣誉曾引起你为我担了多少心，而盲目的爱情又使我蔑视它们！现在该轮到我了，我可爱的女友；为了让你听我，我有着悲惨经验的权威。那么听我的话，现在是时候了，只怕你用已过去的一半生命哀叹我的过错后，会用另一半生命来哀叹你自己的过错。你尤其不可相信那顽皮的快乐，它保护那些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但加害那些处在危险中的人。格兰尔！格兰尔！你那时嘲笑爱情，但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它；由于没有接触到它的箭，你就自认为它射不到你。它要进行报复并轮到它笑了。要知道提防它那阴险的快乐，或者要畏惧它使你有一天苦楚地伤心落泪。亲爱的朋友，是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了，因为至今你對自己还没有看清楚，你對自己的性格还看得不正确，也不知道重视自己的价值。你还固定在夏依奥的说法上；她把你玩皮的活泼的判断很少理解为敏感，但像你那样的心灵不是她所能了解的。夏依奥生来不是为了解你的；除了我一个人之外，世界上没有人能真正懂得你。就是我们的那位朋友，他也最多能感到而不见得看到你全部的价值。我对你的错误只要对你还有用处时就让它摆着，而现在它会对你有害时，那就要把它除掉了。

你很活泼而相信自己缺乏敏感。可怜的孩子，你真是错了！你的活泼恰恰证明了相反：它岂不总是在感情的问题上起作用吗？你的快乐的表现岂不来自你的心灵吗？你的嘲笑要比一般人的赞扬更是感人的关切的表示；你开玩笑是在抚慰；你笑，而你的笑深入人家灵魂；你笑，但你使人欣慰地流泪，而对于不动感情的人我看你几乎总是严肃的。

如果你只想做你自己准备做的人，那么请你告诉我，把我们彼此连结在一起的是什么；那种没有先例的友爱的纽带在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一种如此依恋之情由于什么奇迹会来优先寻求一颗很难眷恋的心？什么！那个只为了自己的女友而活着的姑娘，她不知道爱吗？那个愿意离开父亲、丈夫、亲朋和自己的故乡以便追随她的那个姑娘，她不知道比任何东西更要优先选择友爱吗？表姐，我胸腔里跳跃着一颗敏感的心，我怎么办？我只是热爱你，以我全部的敏感来报答你同等的友爱。

这种矛盾给了你以像你一样疯狂性格的人所能设想的最奇特的思想：那便是相信自己同时是热情的女友和冷漠的情人。在不能否认你自己已充满的温馨的依恋之情时，认为不能有任何爱情。你以为除了你的于丽的命运以外，世上不能有别的东西使你激动；好像一颗被自然的感情控制的心只能向一个对象前进，仿佛习惯于爱我一个人，你就只限于这种爱！你玩笑地问过，心灵有没有性别。不，我的孩子，心灵没有性别，但它的爱是有区别的，而你已在开始敏锐地感觉到它了。因为爱着你的第一个情人没有使你激动，你就认为不会有爱情的激动；因为你对你的求爱者没有爱情，你就认为对任何人不会有爱情。当他成了你的丈夫，你毕竟是爱他的，而且爱得那么强烈，连我们间的亲密关系也受到损害；这个如此不敏感的心灵知道在爱情里寻找一种相当甜蜜的补充以满足一个正直的人。

可怜的表姐，今后你自己来解决你自己的怀疑；如果它是正确的

Ch' un * freddo amante è mal sicuro amico** ***，

因此，现在我很怕又多了一条理由要依靠你了。可是我应当对你说完这方面我所想的。

我怀疑在你自己也不知道的时候，比你所想的还早得多的时候就坠入情网了，——无论如何，那种使我陷于错误的爱情，如果我不赶在你之前，将会使你也受到诱惑。你抱有一种如此自然而甜蜜的感情能那么长时间后才迟迟出现吗？你能认为我们那时的年龄，人们能允许同一个可爱的年轻男子不受惩罚地亲热来往，或者在我们的一切趣味上有那么多的情投意合，唯独他一人就和我们没有共同点吗？不，我的天使，我对此明确地知道，如果不是我第一个爱他，你一定会爱他的。假如你比我较不脆弱而不比我较不敏感，你就会比我更聪明，但并不比我更幸福。可是在你正直的心灵里，是什么倾向使你得以战胜对背叛和不忠的恐怖呢？友爱拯救了你的爱情的陷阱；你在你的女友的情人的身上只见到了一个男朋友，你这样以牺牲我的心灵为代价而赎回了你的心灵。

这种猜测并不像你所认为的那样猜测，所以如果我要回想那应当忘却的时光时，我会容易发现你认为只为了我一人

* “一个冷漠的情人是个不太可靠的朋友，”——梅塔斯塔塞。（意大利语）

** 这句诗是原文的反意：“但愿漂亮的太太们不要不愉快”，作者的意思是更正确和更优美。——卢梭原注

*** 此诗句摘自梅塔斯塔塞的剧本《中国的英雄》（Ⅲ，5），其中说在情人劝告他不要为搭救朋友而冒自己生命于危险时，他回答说：“冷漠的朋友是靠不住的情人。”——俄译注

的利益而做时，却存在着对我亲近的人并非较少强烈的利益。因为你不敢爱他，你便希望我爱他；你判定我们俩人是对另一个人幸福所必需的，这颗心是世上无可匹敌的，使我们俩彼此更加相亲相爱。你必须相信，没有你自己的弱点，你对我会较少宽容些，但你会用嫉妒的名义责备自己正确的严厉。你自己觉得没有权为我对应该战胜的爱情作斗争，害怕成为不守信义而不愿成为明智的人，你为我们的幸福而扼杀了自己的幸福，你相信为了德行已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我的格兰尔，这就是你的故事；这就是你的专制的友爱怎样迫使我为我的耻辱向你道谢和为我的错误向你感激的原因。然而你不要以为我为此要仿效你；我并不比你更想学你的例子，也像你想学我的例子一样，而且由于你不用害怕我的错误，我感谢老天爷，也没有对你宽恕的理由。你把德行还给了我，我要帮助你保持德行，我还有比这更值得去做的事吗？

因此，我还要就你现在的状况说说我对你的看法。我们老师长时期的不在并没有改变你对他的好感：你重新获得的自由和他的回来产生了一个新时期，爱情会知道加以利用的。新的感情没有从他心中产生；那如此长久地隐藏在那里的感情只显得更自在罢了。敢于骄傲地向你自己承认它，你就赶紧把它对我讲了。这个承认对于你好像使它成为完全纯洁的：在对于你的女友成为罪行时，它对于你却不再成为罪行；也许你已克服了这个毛病，你对这个毛病斗争了那么多年只是为了最终为我治愈了它。

我感觉到了这一切，我的亲爱的；我对于作为我的维护

者和你并没有进行自责的倾向稍微感到不安。我们大家一块儿在和平和友谊的怀抱里度过的这个冬季，在看到你远没有丧失你的任何快乐，而且仿佛更增加了快乐，这给了我更大的信心。我看到你对他温柔、殷勤、关心，但在你的抚爱里是坦率的，在你的眼睛里是天真的，对一切事情没有神秘、没有狡猾；在你最生动的媚态里无邪的快乐胜过了一切。

自从我们在福地的谈话后，我不再对你那么满意了；我发现你忧愁和沉思；你仿佛独自一人比同你的女友在一起时更愉快；你没有改变语言，但改变了声调；你开的玩笑比较胆怯了；你不再敢那么常常谈到他，人家会说你总在怕被他听见，人家看到你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消息，却不好意思去打听。

亲爱的表姐，我担心你没有完全感到你的毛病，而那支箭射进您的心里恐怕比你害怕的还要深。请相信我，好好地探测一下你有病的心灵；我要重复说，要好好告诉你自己，一个女人不管她怎样谨慎小心，是否可以没有危险地同她所爱的男人长期居住在一起，还有假如我曾失足的危险对于你是否没有危险？你们俩都是自由的，这的确更增加了诱惑性。在有德行的心灵里不可能有引起良心谴责的那种弱点，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俩总有足够的力量反对罪行。然而，唉，谁能保证圣·普乐永远不会软弱？可是请看看，怎样的后果，想想耻辱的苦痛。要自尊才能受人尊重。如果对自己没有尊敬之心，怎能值得别人尊敬你？那个在罪恶的道路上毫不畏惧地跨出第一步的女人，她能在哪里止住脚步呢？这是我对那些上流社会的妇女所说的，对她们来说，道德和宗教算不

了什么，对她们来说，只有人们的意见才是法则。可是你，你是有德行的和基督教徒，你知道你的责任并且喜爱它，你懂得和遵循公共判断以外的其他规则，你最重要的是你的良心的审判；你应当保持对自己的尊敬。

你想知道在全部这件事情中什么是你的错误吗？我再一次告诉你，那便是你对一种正当的感情——你只要公开宣布，它便是纯洁的，——感到脸红*。但你虽然有喜欢闹着玩的脾气，却没有比你更胆小的人：你用玩笑充作勇敢，我看出你可怜的心在哆嗦；你跟爱情开玩笑，装做在玩耍，就好像孩子们夜里害怕时唱歌壮胆似的。亲爱的女友啊！你可记得，关于爱情曾千百次说过，虚伪的羞耻心会引来真正的羞耻，美德只知道为罪恶的事羞惭。爱情本身是件罪行吗？它岂不是自然的和最纯洁的，同样也是最甜蜜的习性吗？它岂不是有一个美好的和值得赞扬的目的吗？它岂不是蔑视卑劣和低下的灵魂吗？它岂不是鼓舞伟大和坚强的灵魂吗？它不使所有他们的感情崇高吗？不使他们的存在加倍增长吗？不使他们自身培养得更高大吗？啊！如果它的箭达不到的人的心里，那才是诚实和聪明的人，请问地上的德行还能留存什么？只留存一些自然的渣滓和人类中最卑鄙的人。

你到底做了什么而受人指责呢？你不是选择了一个正直的男子吗？他不是自由的吗？你不是自由的吗？他不是完全

* 为什么编者在这信和其他许多地方让它不断地重复？是由于这个十分简单的原因：那是他毫不考虑这些信对于提这问题的人们是否喜欢。——卢梭原注

值得你尊敬的吗？你不是完全有值得他的尊敬吗？使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朋友获得幸福，用你的身心来偿还你女友的旧债，并使受命运拨弄的他因提高到你的地位而受到尊重，你这样做不是太幸福吗？

我看到一些小小的顾虑使你却步：背弃已经决定和宣布的事，给前夫一个继承者，公开显示自己的弱点，嫁给一个冒险家（因为卑劣的心灵总是不吝惜败坏名誉的称号，他们很懂得寻求这种人），这些就是你更喜欢责备自己的倾向而不愿予以辩护，把自己的爱情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心底而不愿使之合法的理由！可是我要请问，羞耻是在嫁给自己心爱的人，还是爱他而不嫁给他？这便是留下给你的选择。你对死者的荣誉是要足够尊敬他的寡妇，给她一个丈夫胜于给她一个情人；如果你的青春迫使你填补他的位置时，那么选择一个对他亲切的男子不也是对他的记忆的敬意吗？

至于说到不平等，我觉得在批评一种浅薄的关于智慧和美德的反对意见时，也许会冒犯你。我只知道不体面的不平等只来自性格和教育的不平等。一个浸透了低下的信念的人，不管他是怎样的出身，同他结合总是耻辱的；可是一个在荣誉的感情里教育出来的人是同大家平等的：他在任何等级上都可以悠然自得。那次关于我对于我们的朋友的问题时，你知道你父亲本人抱着怎样的看法。他的家庭虽然默默无闻，却是正直的；他受到大家的尊敬，他的确受之无愧。根据这一点，他即使是最低等级的人也不应有所动摇：因为降低贵族的身分要比降低德行好，而烧炭工的妻子要比王子的情妇更

可尊敬*。

我还感到要你首先宣布，这是另一种麻烦之处：因为像你应当感到的那样，为了使他敢于向你求婚，需要你对他答应这件事；不平等的负方常常需要正方对之作出第一步，那是完全公正的。说到这个困难，我可以原谅你；而且我甚至承认如果我不采取措施消除它，这困难将可能是很大的。我希望你能充分相信你的女友，相信她不会使你受挫折；在我这方面，我很希望您成功，并且信心十足地负起责任，因为虽然你们俩过去都对我说过把女友变为情人的困难，如果我很能理解我看得十分清楚的心灵，我不认为在这机缘下我将需要很大的巧妙来完成它。因此我向你建议让我负责这项交谈，以便你能放心享受你将回报他的快乐，没有秘密，没有后悔，没有危险，没有耻辱。啊！表姐，永久地联结彼此这么完善地组合和如此长久地混合在我心中的两颗心，对于我该是多么迷人的魔力！愿它们尽可能还更好地混合起来！愿它们对于你们和对于我只成为一颗心。是的，我的格兰尔，你的爱情获得胜利时你更能为你的女友服务；当它们不再能区分你们间的差别时，我自己的感情将更有把握了。

如果出乎我的预料，这个计划不适合的话，那么我的意见是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使这个危险人物离开我们，他对于我们俩永远是可怕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孩子的教育比之他们母亲的德行毕竟是次要的。我为你留下时间在你

* 此事卢梭在他的《忏悔录》第二部第十章里说到过，并为此曾引蓬巴杜尔夫人和其他贵妇人的忿怒。——译注

旅行期间来考虑这整个问题：等到你回来后我们再来谈论它。

我决定把这封给你的信直接寄到日内瓦，因为你在洛桑只能住一夜，信到达时会找不到你。请把这小共和国的详细情况好好讲给我听。由于人们对这可爱的城市说得那么好，我认为你能去看看它是幸福的，只要我能羡慕用朋友的苦恼为代价而买来的快乐的话。我从来不喜欢奢侈，我现在因为奢侈把你从我这里夺去了不知多少年而憎恨它。我的孩子，我们俩谁都不在日内瓦购买新娘用的服饰；可是你的弟弟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我怀疑你的弟媳妇对于佛兰德尔的花边和印度织物比之我们朴素的衣着更觉得满意。虽然我很生气，但我仍然责成你叫他到克拉朗来结婚。我的父亲写信给你父亲，我的丈夫写信给新娘的母亲，对他们提出这个请求。附去他们的信；请转交他们并以你在增长的信誉支持这一邀请：使这节日的庆祝不致没有我参加，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因为我要向你声明，无论如何我是不愿离开我的老家的。再见了，我的表姐；写几个字向我报告你的消息，这样我至少可以知道我在什么时候等你回来。现在是你出发后的第二天，我不知会如此长久地没有你而生活了。

附言：当我在结束这封中断的信时，昂利爱特小姐也在一本正经地在旁边写信。我愿意孩子们始终写他们所想的而不是人家叫他们讲的，所以我让这小好奇者写她想写的一切而不改一个字。这是第三封附信，我怀疑这还不是你偷眼查找这信包所想得到的信件。至于那封信，你还是免于再从这

包里寻找它为好，因为你是找不到的。它寄到克拉朗，您应当在克拉朗读它；特此通知你。

第十四封信

昂利爱特致她的母亲

妈妈，您到底在哪里？人家说您在日内瓦，它是那么远，那么远，要整整走上两天才能到您那儿：那么您是否也想周游世界？我的小爸爸今天早晨到岱当惹去了；我的小爷爷在打猎；我的小妈妈正关在房间里写信；只剩下我的阿姨彼奈特和我的阿姨方勋。我的上帝！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但自从我们的好朋友走后，大家都分散了。妈妈，是您第一个开的头。当您没有人能惹他生气时，大家已经感到很厌倦了。啊！当您走了后，事情还要糟，因为小妈妈没有比您在这里时那么好脾气。妈妈，我的小姑爷身体很好；但他不再爱您了，因为您昨天没有像平常一样抱他跳。我么，我相信我还有点儿爱您，如果您能很快回来，使大家不致那么无聊。如果您想完全安慰我，就给我的小姑爷买件使他高兴的东西来。为了安慰他自己，您一定也会想到怎么办的。啊！我的上帝！假如我们的好朋友在这里的话，他一定已经想到办法了！我那把好扇子已完全破了；我的蓝色连衣裙成了块碎布；我那套黄色的服装已成了破片，我的花边的露指手套完全不能用了。您好，妈妈。我的信该结束了，因为小妈妈已写好她的信并从房里走出来。我觉得她眼睛红了，但我不敢对她讲；可是看这封信时她会明白我看出来了。我的好妈妈，如果您惹哭

了我的小妈妈，您真够凶了！

附言：我拥抱我的爷爷，我拥抱我的叔叔们，我拥抱我的新婶婶和她的妈妈，我拥抱大家，除了您。妈妈，您要知道，我拥抱您没有那么长的手臂。

第五卷终